

吳書一

元朝每半葉十行行六十九字以世三子中有志竹海及今于此本約見為吳書者皆世文其異義而可考有注

三國志四十六

孫破虜討逆傳第一

吳書一

國志四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吳書曰堅世仕吳家于富春葬於城東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

屬於天曼延數里眾皆往觀視父老相謂曰是非凡氣孫氏其興矣及母懷妊堅夢腸出少為

縣吏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唐會海賊胡玉等從匏里上掠取

賈人財物方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

擊請討之父曰非爾所圖也堅行操刀上岸以手東西指麾若分

部人兵以羅遮賊狀賊望見以為官兵捕之即委財物散走堅追

斬得一級以還父大驚由是顯聞府召署假尉會稽妖賊許昌起

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靈帝紀曰昌以其父為越王也與其子韶扇動諸縣眾以萬數

堅以郡司馬募召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討破之是歲熹平元

年也刺史臧旻列上功狀詔書除堅鹽漬丞數歲徙盱眙丞又

漢書

孫堅

孫武

孫武

孫武

孫武

孫武

孫武

孫武

孫武

孫武

潘三六萬

會政著作

方振龍七

南宮付日

思立三

李松注

潘佐軍

潘佐

潘佐注

潘佐

潘佐

下邳丞表傳曰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里知舊中平元年黃巾賊帥

張角起於魏郡託有**神靈**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而潛相連結

自稱黃天泰平三月甲子三十六萬一日俱發天下響應燔燒郡

縣殺害長吏獻帝春秋曰角稱天公將軍弟寶漢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郎

將朱儁將兵討擊之儁表請堅為左軍司馬鄉里少年隨在下邳

者皆願從堅又募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許人與儁并力奮擊

所向無前吳書曰堅乘勝深入於西華失利堅被創墮馬卧草中軍眾分散不知堅所在堅

出汝潁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身當一面登城先入眾乃蟻附遂大

破之儁具以狀聞上拜堅別部司馬續漢書曰儁字公偉會稽人少好學為郡

車騎將軍案遷河南尹卓卓見儁外甚親納而心忌之儁亦陰備焉關東兵起卓議移都儁輒止

卓卓雖憚儁然貪其各卓乃表拜太僕以自副儁被召不肯受拜因進口國不宜遷必孤天下望

成山東之結臣不見其可也亦有司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從事而君陳之何也儁曰副相

國非臣所堪也遷都非計臣之所急也辭所不堪進臣所急臣之所宜也有司曰遷都之事初無

此計也就有未慮何所交聞儁曰相國董卓為臣說之臣聞之於相國有司不能

屈朝廷稱服焉後為太尉李傕郭汜相攻劫質天子公卿儁性剛即發病而卒

邊章韓遂

二帝送

作亂涼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張溫行車騎

將軍西討章等溫表請堅與參軍事屯長安溫以詔書召卓卓良

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對應不順堅時在坐前耳語謂溫曰卓不

怖罪而賜張大誥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

於隴蜀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

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

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眾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

-5 105 35 930" data-label="Text">

畱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眾未有不斬以示威

向疑

作失位

十三吳

字生利

者也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

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舉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起

出章遂聞大兵回至黨眾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

斷功賞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溫斬之無不歎息拜堅議郎時長沙

賊區星自稱將軍眾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堅為長沙太守到郡

親率將士施設方略旬月之間克破星等魏書曰堅到郡郡中震服任用良吏勅吏曰謹遇良善治官曹文書

必循治以盜賊付太守周朝郭石亦帥徒眾起於零桂與星相應遂越境尋討三

郡肅然漢朝錄前後功封堅烏程侯吳錄曰是時廬江太守陸康從子作宜春長為賊所攻遣使求救於堅堅整嚴救之

城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靈帝崩卓擅朝政橫恣京

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案王氏譜叡字通耀晉太保祥伯父也

言頗輕之及叡舉兵欲討卓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揚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案行使者光祿大夫溫毅檄移堅說叡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堅即承檄勒兵襲叡聞兵至登樓望之遣

問欲何為堅前部答曰兵久戰勞苦所得賞不足以為衣服請使君更乞資直耳叡曰刺史豈有所各使開庫藏使自入視之知有所遺不兵進及樓下叡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使君何以在其

中堅曰被使者檄誅君叡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敝窮迫劫金飲之而死比至南陽眾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聞

軍至晏然自若英雄記曰咨字子儀潁川人亦知名獻帝春秋曰袁術表堅假中郎將

堅以牛酒禮咨咨明日亦答詣堅酒酣長沙主簿入白堅前

移南陽而道路不治軍資不具請收主簿推問意故咨大懼欲

兵陳四周不得出有頃主簿復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賊

不時請收出案軍法從事便牽咨於軍門斬之郡中震慄無求

不獲吳歷曰初堅至南陽咨既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堅欲進兵恐有後患乃詐得急疾舉軍

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城當進軍討卓遣長史公

仇稱將兵從事還州督促軍糧施帳幔於城東門外祖道送稱官

屬並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勅

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

右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

士眾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英雄記曰初堅討董卓到梁縣之陽人卓亦遣兵步騎

步騎將校都督者甚眾軫字文才性急預宣言曰今此行也要當斬一青綬乃整齊耳諸將聞而惡之軍到廣成去陽人城數十里日暮士馬疲極當止宿又本受卓節度宿廣成秣馬飲食以夜

沛云皆富
不尉華富
沛云皆富
沛云皆富
沛云皆富
沛云皆富
沛云皆富
沛云皆富
沛云皆富
沛云皆富

進兵投曉攻城諸將惡憚軫欲賊敗其事布等宣言陽人城中賊已走當追尋之不然失之矣便
夜進軍城中守備甚設不可掩襲於是吏士飢渴人馬甚疲且夜至又無壘釋甲休息而布又
宣言相驚云城中賊出來軍眾擾亂奔走皆棄甲失鞍馬行十餘里定無賊
會天明便還拾取兵器欲進攻城守已固穿壘已深軫等不能攻而還
為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罽幘乃脫幘令親
近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間道得免茂困迫下馬以幘
冠冢間燒柱因伏草中卓騎望見圍繞數重定近覺是柱乃去堅
復相收兵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梟其都督華雄等是時或問堅
於術術懷疑不運軍糧江表傳曰或謂術曰堅若得洛不可人去魯陽百餘
里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上為國家討賊下慰
將軍家門之私讎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譖潤之言
還相嫌疑江表傳載堅語曰大勳垂捷而軍糧不繼此吳起所以術踧踖即調發軍
糧堅還屯卓憚堅猛壯乃遣將軍李傕等來求和親令堅列疏子
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今不夷

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大谷

拒維九十里山陽公載記曰韋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軍敗數矣皆謂孤無能為也惟孫堅小

濫求引所將兵為慎作後駐溫不聽孤時上言其形勢知慎必不克臺今有本末事未報溫又使
孤討先零叛羌以為西方可一時蕩定孤皆知其不然而不得止遂行謂列部司馬劉靖將步騎
四千屯安定以為聲勢叛羌更還欲截歸道孤小擊輒開畏安定有兵故也虞謂安定當數萬人
不知但靖也時又上章言狀而孫堅隨周慎行謂慎求將萬兵造金城使慎以二萬作後駐邊韓
城中無宿穀當於外運畏慎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兒曹用必還羌谷中涼
州或能定也溫既不能用孤慎又不用堅自攻金城壞其外垣馳使語溫自以克在旦夕溫時亦
自以計中也而渡遠見果斷棄輜重走果如孤策臺以此封孤都鄉侯堅以佐軍司馬所
見與人同自為可耳艾曰堅雖時見計故自不如李傕郭汜聞在美陽亭北將千騎步與虜合殆
死凶失印綬此不為能也卓曰堅時烏合義從兵不如虜精且戰有利鈍但當論山東大勢終無
所至耳艾曰山東兒輩略百姓以作寇逆其鋒不如人堅甲利兵強弩之用又不如人亦安得久
卓曰然但殺二袁劉表
孫堅天下自服從孤耳
卓尋徙都西入關焚燒維邑堅乃前入至維修諸
陵平塞卓所發掘江表傳曰舊京空虛數百里中無煙火堅前入城惆悵流涕吳書曰堅
怪莫有敢汲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圍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
角缺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者以投井中
山陽公載記曰袁術將將
號聞堅得傳國璽乃拘堅夫人而奪之
江表傳曰案漢獻帝起居注云天子從河上還得六璽於
閣上又太康之初孫皓送金璽六枚無有玉明其偽也
虞喜志林曰天子六璽者文曰皇帝之璽
皇帝行璽皇帝信璽天子之璽天子行璽天子信璽此六璽所封事異故文字不同
獻帝起居
注云從河上還得六玉璽於閣上此之謂也傳國璽者乃漢高祖所佩秦皇帝璽世傳受號曰

老唐注
善志林
女子等只

保節
其言而
國亦
狹

荆俱官
三都

臣宗

荆平四年
表信注
心作三介

范子劉
表信注
心作三介

荆平四年
表信注
心作三介

居愛以去
荆平九年
乃公江術
浩波耳

傷

荆平四年
表信注
心作三介

傳國聖案傳國聖不在六聖之數安得總其說乎應氏漢官皇南世紀其論六聖文義皆符漢官
傳國聖文曰受命于天既壽且康且康永昌二字為錯未知兩家何者為得金玉之精華有光氣
加以神氣祕寶輝耀益益一代之奇觀將來之異聞而以不解之故強謂之偽不亦誣乎陳壽
為破虜傳亦除此說俱感起居注不知六聖殊名與傳國為七者也吳時無能刻玉故天子以金
為聖聖雖以金於文不異吳降而送聖者送天子六聖曩所得玉聖乃古人遺印不可施用天子
之聖今以無有為難不通其義者耳臣松之以為孫堅於興義之中最有忠烈之稱若得漢神
器而潛匿不言此為陰懷異志豈所謂忠者乎吳史欲以為國華而不以損堅之令德如其果
然以傳子孫縱非六聖之數要非常人所蓄孫皓之降亦不得但送六聖而寶藏傳國也受命于
天奚暇於歸命之堂若如喜言則此聖今尚
在孫門匹夫懷璧猶曰有罪而況斯物哉
會稽周鼎為豫州刺史來襲取州堅慨然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
與勦力乎言發涕下賜字仁明周鼎之弟也
會稽典錄曰初曹公與義兵遣人要購即收合
兵架得二千人從公征伐以為軍師後與堅爭豫州屢戰失利會次
兄九江太守昂為袁術所攻賜往助之軍敗還鄉里為許貢所害
初平三年術使堅征
荊州擊劉表表遣黃祖逆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
襄陽單馬行峴山為祖軍士所射殺
典略曰堅悉其眾攻表表閉門夜遣將黃
走窺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部兵從竹木間暗射堅殺之
吳錄曰堅時年三十七
英雄記
曰堅以初平四年正月七日死
又云劉表將呂公將兵緣山向堅堅輕騎尋山討公公兵下石
中堅頭應時腦出物
故其不同如此也
兄子賁帥將士眾就術術復表賁為豫州刺史堅四
子策權翊匡權既稱尊號諡堅曰武烈皇帝
吳錄曰尊堅廟曰始祖墓曰高
陵
志林曰堅有五子策權翊

匡吳氏所生少子
期庶生也一名仁

策字伯符堅初與義兵策將母徙居舒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

江淮間人咸向之

江表傳曰堅為朱雋所表為佐軍雷家著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
名聲譽發聞有周瑜者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聞自舒來造焉

便推結分好義同斷金
勸策徙居舒策從之

堅薨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
魏書曰策當嗣
徐州

牧陶謙深忌策策舅吳景時為丹陽太守策乃載母徙曲阿與呂

範孫河俱就景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興平元年從袁術術甚奇之

以堅部曲還策

吳歷曰初策在江都時張紘有母喪策數詣紘咨以此務曰方今漢祚中
微天下擾攘英雄俊傑各擁眾營私未有能扶危濟亂者也先君與袁氏

共破董卓功業未遂卒為黃祖所害策雖暗稚竊有微志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餘兵就舅氏於丹
陽收合流散東據吳會報讎雪恥為朝廷外藩君以為何如紘答曰既素空劣方居衰絰之中無
以奉贊盛略策曰君高名播越遠近懷歸今日事計決之於君何得不紆慮啓告副其高山之望
若微志得展血讎得報此乃君之勲也策心所望也因涕泣橫流顏色不變紘見策忠壯內發辭
令慷慨感其志言乃答曰昔周道陵遲齊晉並興王室已寧諸侯貢職今君紹先侯之軌有驍武
之名若投丹陽收兵吳會則荆揚可一讎敵可報據長江奮威德誅除羣穢匡輔漢室功業俾於
桓文豈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亂多難若功成事立當與同好俱南濟也策曰一與君同符合契
同有承固之分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委付於君策無復回頭之憂
江表傳曰策徑到壽春見
袁術涕泣而言曰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勳業不終
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貴異然未肯還其父兵術謂策曰孤始

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貴異然未肯還其父兵術謂策曰孤始

伯陽好
賁字也

用貴勇為丹陽太守賢從伯陽為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信召募策遂詣丹陽依勇得
數百人而為涇縣大帥相即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
日礮杖節安集關東在壽春以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大將喬
麴張勳皆傾心敬焉術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策騎
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廩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
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為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策為九
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
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策昔曾詣康康不見使主簿接之策常
銜恨術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
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為太守策益失望
先是劉繇為揚州刺史州舊治壽春春術已據之繇乃渡江治
曲阿時吳景尚在丹陽策從兄賁又為丹陽都尉繇至皆追逐之
景賁退舍歷陽繇遣樊能于麋陳橫屯江津張英屯當利口以距

術術自用故吏琅邪惠衢為揚州刺史更以景為督軍中郎將與

賁共將兵擊英等連年不克策乃說術乞助景等平定江東江表傳曰策說

折衝校尉行殄寇將軍兵財千餘騎數十匹賓客願從者數百人術云家有舊恩在東願助勇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

比至歷陽眾五六千策母先自曲阿徙於歷陽策又徙母阜陵渡

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而軍令整肅百姓懷之江表傳曰策渡

盡得邸閣糧穀戰具是歲興平二年也時彭城相韓禮下邳相策融依繇為盟主禮據秣陵城融

乘馬因自輿還牛渚營或叛告融曰孫郎被箭已死融大喜即遣將子慈鄉策遣步騎數百挑戰

設伏于後賊出擊之鋒刃未接而偽走賊追入伏中乃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策因往到融營下令

勢險固乃舍去攻破繇別將於策為人美姿顏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

捐城郭奔走江表傳曰策時年少雖有位號而士民皆呼為孫郎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

長史委城郭竄伏山草及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

術術自用故吏琅邪惠衢為揚州刺史更以景為督軍中郎將與
賁共將兵擊英等連年不克策乃說術乞助景等平定江東
折衝校尉行殄寇將軍兵財千餘騎數十匹賓客願從者數百人
比至歷陽眾五六千策母先自曲阿徙於歷陽策又徙母阜陵渡
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而軍令整肅百姓懷之
盡得邸閣糧穀戰具是歲興平二年也時彭城相韓禮下邳相策融依繇為盟主禮據秣陵城融
乘馬因自輿還牛渚營或叛告融曰孫郎被箭已死融大喜即遣將子慈鄉策遣步騎數百挑戰
設伏于後賊出擊之鋒刃未接而偽走賊追入伏中乃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策因往到融營下令
勢險固乃舍去攻破繇別將於策為人美姿顏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
捐城郭奔走
長史委城郭竄伏山草及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

鄉武

母都

房

家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悅競以牛酒詣軍劉繇既走策入曲阿勞賜將士遣將陳寶詣阜陵迎母及弟發恩布令告諸縣其劉繇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勿強也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形勢轉盛

吳人嚴白虎等眾各萬餘人處處屯聚吳景等欲先擊破虎等乃至會稽策曰虎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據會稽屠東治乃攻破虎等

吳景曰時有烏程縣他錢錕及前合浦太守嘉興王子兄弟皆已梟夷獨餘一老翁何足復憚乎乃舍之餘威族誅自討虎高舉守使其弟與請和許之與請獨與策會面約既會策引白刃斫席與體動策笑曰聞君能坐聽勸捷不常聊戲卿耳與曰我見刃乃然策知其無能也乃以手戟投之立死與有勇力處眾以其死也甚懼進攻破之虎奔餘杭投許昭於處中程普請擊昭策曰許昭有美我於舊君有誠於故友此丈夫之志也乃舍之臣松之案許昭有義於舊君謂濟盛憲也事見後注有誠於故友則必死於白虎也盡

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吳景為丹陽太守以孫賁為豫章太守分豫章為廬陵郡以賁弟輔為廬陵太守丹陽朱治為吳郡太守彭城張昭廣陵張紘秦松陳端等為謀主

江表傳曰策遣奉正都尉劉由五官掾高承奉章詣許拜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絕之

吳景載策使張紘為書曰蓋上天垂司過之宜聖王建戰諫之鼓設非謬之備急箴闕之言何哉凡自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大計無不惟謹旋知俱備獻萬夫解惑頃聞建議復欲追遵前圖即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無然想是流安設其必爾民何望乎曩日之舉

義兵也天下之士所以響應者董卓擅廢置害太后弘農王略蒸宮人發掘園陵暴逆至此故諸州郡雄豪聞聲慕義神武外振卓遂內職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伸保傳宣命欲令諸軍振旅於河北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齊劉表稱亂南荆公孫權包然北幽劉繇決力江游劉備爭盟淮隅昇以未獲承命憂鬱可戰也今備繇既破操等飢餒謂當與天下合謀以誅醜類捨而不圖有自取之志非海內所望一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二者雖有聖德宜當君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繇與矣幼主非有惡於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脅於強臣若無過而奪之懼未合於湯武之事二也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興亦猶未也而天下聞其桀虐攘臂同心而疾之以中土希戰之兵當邊地勁悍之虜所以斯須游魂也今四方之人皆玩敵而使戰鬪矣可得而勝者以彼亂而我治彼逆而我順也見當世之紛若欲大舉以臨之適足趣禍三也天下神器不可虛下必須天贊與人力也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鳥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皆因民困悴於桀紂之政毒苦於秦莽之役故能芟去無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患於幼主未見受命之應驗而欲一旦卒然登即尊號未之或有四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誰不欲焉義不可勢不得耳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帝王之位不可橫冀五也切主政豈若除其富去其饒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於周成之盛自受且顛之美此誠所望於聰明也縱使幼主有他改與猶望推宗室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劉統以固漢宗皆所以書功金石圖形丹青流慶無窮垂聲管絃捨而不為為其難者想明明之素必所不忍六也五世為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焉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以扶國家之躓頓念社稷之危殆以奉祀者之志以報漢室之恩其忽履道之節而強進取之欲者將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誰能違我蓋乘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二者殊數不可不詳察者也所貴於聖哲者以其審於機宜慎於舉措若難圖之事難保之勢以激羣敵之氣以生眾人之心中公義故不可私計又不利明哲不處八也世人多惑於圖緯而牽非類比合文字所見之餘耳庶備起予補所遺忠言逆耳幸留神聽略云張昭曹公表策為討逆將之辭臣松之以為張昭雖名重然不如紘之文也此書必紘所作

曹公表策為討逆將

臣松之以為張昭雖名重然不如紘之文也此書必紘所作

臣松之以為張昭雖名重然不如紘之文也此書必紘所作

臣松之以為張昭雖名重然不如紘之文也此書必紘所作

臣松之以為張昭雖名重然不如紘之文也此書必紘所作

臣松之以為張昭雖名重然不如紘之文也此書必紘所作

臣松之以為張昭雖名重然不如紘之文也此書必紘所作

軍封為大侯

江表傳曰建安二年夏漢朝遣議郎士輔奉戊辰詔書曰董卓逆亂凶國害民先將軍堅念在平討雅意恭遂厥緒著聞策遵善道求福不回今以策為騎都

尉襲爵烏程侯領會稽太守又詔勅曰故左將軍袁術不顧朝恩坐創凶逆造合虛偽欲因兵亂詭詐百姓聞其言以為不然定得使持節平東將軍領徐州牧溫侯布上術所造惑眾妖妄知術

欲還討術為國効節乞加顯異夫懸賞後功惟勤是與故使寵授承襲前邑重以大郡榮耀兼至是策輸力竭命之秋也其亟與布及行吳郡太守安東將軍陳瑀戮力一心同時討策自以統

領兵馬但以騎都尉領郡為輕欲得將軍號乃使人諷輔輔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是時陳瑀屯海西策奉詔治嚴常與布瑀參同形勢行到錢塘瑀陰襲圖策遣都尉萬演等密渡江使持印傳

三十餘緡賊瑀丹陽宣城涇陵陽始安縣諸險縣大帥祖郎魚已及吳郡烏程嚴白虎等使為內應同策軍發徵攻取諸郡策覺之遣呂範徐逸攻瑀於海西大破瑀獲其吏士妻子四千八人

瑀公載瑀曰瑀軍騎走瑀州自歸袁紹紹以為故安都尉吳錄載策上表謝曰臣以固陋孤持邊陲下廣播高澤不遺細節以臣襲爵兼典名郡仰蒙寵顧所不克堪輿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於吳郡曲陽得袁術所呈表以臣行殄寇將軍至被詔書乃知詐摠雖輔捐廢猶用悚悸臣年十

七喪夫所憤懼有不甘堂構之鄙以奉析薪之戒誠無去病十八建功世祖列將弱冠佐命臣初領兵年未弱冠雖驚懼不武然思竭微命惟術狂惑為惡深重臣感威靈奉辭伐罪庶必獻捷以

報所授臣松之案本傳云係堅以初平三年卒策以建安五年卒策死時年二十六計堅之公策應十八而此表云十七則為不符張璠漢記及吳歷並以堅初平二年死此為是而本傳誤也

江表傳曰建安三年策又遣使貢方物倍於後術死長史楊弘大將張勳等將其眾欲就策廬江太守劉勳要擊悉虜之收其珍寶以歸策聞之

偽與勳好盟勳新得術眾時豫章上繚宗民萬餘家在江東策勸勳攻取之勳既行策輕軍晨夜襲拔廬江勳眾盡降勳獨與摩

數百人自歸曹公江表傳曰策被詔勅與司馬曹公衛將軍董承益州牧劉璋等并力討壽春乃其昇術棺柩扶其妻子及部曲男女就劉勳於皖城勳糧食少無以相振乃遣從弟偕告

羅於豫章太守華歆歆郡素少穀遣吏將偕就海昏上繚使諸宗帥共出三萬斛米以與偕偕往歷月纔得數千斛偕乃報勳具說形狀使勳來襲取之勳得偕書便潛軍到海昏邑下宗帥知之

空壁逃匿勳了無所得時策西討黃祖行及石城聞勳輕身詣海昏便分遣從兄黃輔率八千人於彭澤待勳自與周瑜率二萬人步襲皖城即克之得術百工及鼓吹部曲三萬餘人并術勳妻

輔元奉作

補吳夫人侍

六同住音普

亦美宋

亦美宋

亦美宋

亦美宋

亦美宋

亦美宋

亦美宋

亦美宋

亦美宋

亦美宋

亦美宋

章取資文皆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建安

五年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欲襲許迎漢帝吳錄曰時有高岱者隱於餘姚策命

出使會稽本陸昭逆之策虛已候焉聞其善左傳乃自玩讀欲與論議或謂之曰高岱以將軍但

英武而已無文學之才若與論傳而或云不知者則某言符矣又謂岱曰孫將軍為人惡勝已者

若每問當言不知乃合意耳如皆辨義比必危殆岱以為然及與論傳或答不知策果怒以為輕

已乃囚之知交及時人皆露坐為請策登樓望見數里中填滿策惡其收眾心遂殺之岱字孔文

吳郡人也受性聰達輕財貴義其友士拔奇取於未顯所友八人皆世之英偉也太守盛憲以為

上計舉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於許昭家求救於陶謙謙未即救岱憔悴泣血水漿不入

口謙感其忠壯有中包胥之義許為出軍以書與貢岱得謙書以還而貢已囚其母吳人大小皆

為危悚以貢宿忿在必見害岱言在君則為君且母在牢獄期於當往若得入見事自當解遂通

書自白貢即與相見才辭敏捷好自陳謝貢登時出其母岱將見貢語友人張允沈鬱令豫具船

以貢必悔當追逐之出便將母乘船易道而逃貢須臾遣人追之令追者若及於船江上便殺之

已過則止使與岱錯道遂免被誅時年三十餘江表傳曰時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東方往

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治病吳會人多事之策嘗於郡城門樓上集會諸將賓

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書之名為仙人鏤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迎拜之掌賓者禁

阿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諸事之者悉使婦女入見策母請救之母謂策曰于先生亦助軍作福醫

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此子妖妄能幻惑眾心遠使諸將不復相顧君臣之禮盡委策下樓拜之

不可不除也諸將復連名通白事陳乞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訓處漢家法

律常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為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今此

子已在鬼錄勿復費紙筆也即催斬之縣首於市諸事之者尚不謂其死而云尸解焉復祭祀求

福志林曰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師于吉所得神書於曲陽泉水上白素朱界號太平青

領道凡百餘卷順帝至建安中五六十歲于吉是時近四百餘年江表傳禮不加刑又天子巡狩

問百年者就而見之敬齒以親愛聖王之至教也言罪不及死而暴加酷刑是乃謬誤非所以為

美也喜推考桓王之薨建安五年四月四日是時曹袁相攻未有勝負按夏侯元讓與石威則書

-5 100 35 920" data-label="Text">

袁紹破後也書云授孫資以長沙業張津以零桂此為桓王於前內張津於後死不得相讓譬言

五年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

策陰欲襲許迎漢帝

吳錄曰時有高岱

者隱於餘姚策命

出使會稽

本陸昭逆之策

虛已候焉

聞其善左傳

乃自玩讀

欲與論議

或謂之曰

高岱以將軍

但英武而已

無文學之才

若與論傳

而或云不知

者則某言符

矣又謂岱曰

孫將軍為人

惡勝已者

若每問當言

不知乃合意

耳如皆辨義

-5 0 35 100" data-label="Text">

比必危殆

吳錄曰時有高岱

者隱於餘姚策命

出使會稽

本陸昭逆之策

虛已候焉

聞其善左傳

乃自玩讀

欲與論議

或謂之曰

高岱以將軍

但英武而已

無文學之才

若與論傳

而或云不知

者則某言符

矣又謂岱曰

孫將軍為人

惡勝已者

若每問當言

不知乃合意

耳如皆辨義

比必危殆

比必危殆

-5 920 35 995" data-label="Text">

比必危殆

章取資女皆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建安
五年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欲襲許迎漢帝吳錄曰時有高岱者隱於餘姚策命

察進士漢朝疑察舉計吏為郎

進士漢茂才為博士

漢朝 察進士 茂才為博士

遠疑

來吳會立精舍... 志林曰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請闕上... 領道凡百餘卷順帝至建安中五六十歲子吉是時近已百年在耄悼禮不加刑又天子巡狩

問百年者就而見之敬齒以親愛聖王之至教也言罪不及死而暴加酷刑是乃謬誅非所以為

范青 聖紀中平二年 官法

伯公十一月破伯公于美陽固遣高冠將軍討北官

擊之 團橋中 州金城

要美慎身王不友

漢書

勢傾山海策豈暇遠師汝賴而遷帝於吳越哉斯蓋庸人之所鑒見况策達于事勢者乎又案袁

章取資女皆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建安

化... 業建康... 何本也

紹以建安五年至黎陽而策以四月遇害而志云策聞曹公與紹相拒於官渡... 有證也... 又江表傳說策悉識韓當... 將何能悉識以所不識使射殺之非其論也... 錯尤甚矣... 臣松之案傳子亦云曹公征柳城將襲許都... 是黃祖始被策破魂氣未反但劉表君臣本無兼并之志... 應先圖陳登但舉兵所任不止登而已于時強宗驍帥祖郎嚴虎之徒禽滅已盡所餘山越蓋何足... 慮然則策之所規未可謂之不暇也若使策志獲從大權在手淮泗之間所在皆可都何必畢志... 江外其當遷帝於揚越哉案魏武紀武帝以建安四年已出屯官渡策未死之前久與袁紹交兵... 則國志所云不為謬也... 生率然奮... 何本也

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至夜卒時年

二十六 吳歷曰策既被刺殺言可治當好自將護百目勿動策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如此尚見吉在左右意深惡之頗有失常後治創方差而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見如是再三因撲鏡大叫創皆崩裂須臾而死 權稱尊號追諡曰

長沙桓王封子紹為吳侯後改封上虞侯紹卒子奉嗣孫皓時訛言謂奉當立誅死

執手... 執手

評曰孫堅勇擊剛毅孤微發迹導溫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壯之烈策英氣傑濟猛銳冠世覽奇取異志陵中夏然皆輕佻果躁隕身致敗且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儉

矣 孫盛曰孫氏兄弟比日明略絕羣創基立事策之由也且臨終之日顧命委權夫意氣之間猶有勿頸况天倫之篤... 慎其名器者乎夫正本定名為國之大防杜絕疑貳消釁之良謨是故魯隱衿義終致羽父之禍宋宣懷仁卒有殤公之哀皆心存小善而不達經綸之圖求譽當年而不思貽厥之謀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孫氏因擾攘之際得奮其縱橫之志業非積德之基邦無磐石之固勢一則祿祚可終情乖則禍胎塵起安可不防微於未兆慮難於將來壯哉策為首事之君有吳開國之主將相在列皆其舊也而嗣子弱劣折薪弗荷奉之則曾桓田市之難作崇之則與夷子馮之禍興是以正名定本使賈賤殊逸然後國無陵肆之責後嗣罔猜忌之嫌羣情絕異端之論不逞杜覬覦之心於情雖違於事雖儉至於括囊遠圖永保維城可謂為之于其未有治之於其未亂者也陳氏之評其未達乎

五月十九日而後

己巳祀竈前一日第五次閱以元黎本校時方校許氏建康實錄故

先燈亭于吳志云皇治在汀州記

志中墨筆出杭州泮仲儀山其舊藏也

事反黃文皆豐卒長弟龍羽又命易州刺史嚴象舉龍茂才建安

元樂心間有誤字生枝此殊為勝也

破虜討逆乃心漢室世有忠壯之烈並時同志孔明也

謹而已

吳書二

吳主傳第二

三國志四十七

孫權字仲謀兄策既定諸郡時權年十五以為陽羨長

江表傳曰堅為下邳丞時權生

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堅異之以為有貴象及堅入策起事江東權常隨從性度弘朗仁而多斷好仗養士始有知孫仲於父兄矣每參同計謀策其奇之自以為不及也每請會賓客常顧權曰此諸君汝之將也郡察孝廉州舉茂才行奉義校尉漢以策遠脩職貢遣使者

劉琨加錫命琨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

不終惟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爾

試識之

建安四年從策征廬江太守劉勲勲破進討黃祖於沙羨

五年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

哭時邪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師非欲違父時不得行也

臣松之按禮記曾子

問于夏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鄭玄注曰周人卒哭而致事時有徐戎作難伯禽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昭所云伯

問都

兄日上

之親原

知字取仍

事反育文皆豐辛表弟權羽又命易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建安

會不師蓋況今姦宄競逐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是猶開門

而揖盜未可以為仁也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是時惟

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

布在州郡實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張昭

周瑜等謂權可與其成大業故委心而服事焉曹公表權為討虜

將軍領會稽太守屯吳使丞之郡行文書事待張昭以師傅之禮

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為將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

始為賓客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江表傳曰初策表用李術為廬江

太守策公之後術不肯事權而多

納其凶叛權移書求術報曰有德見歸無德見叛不應復還權大怒乃以狀白曹公曰嚴刺史

昔為公所又是州舉將而李術凶惡輕犯漢制殘害州司肆其無道宜速誅滅以懲醜類今欲

討之進為國朝掃除鯨鯢退為舉將報怨讎此天下達義風夜所甘心術必懼誅復詭說求救

明公所居阿衡之任海內所瞻願執事勿復聽受是歲舉兵攻術於皖城術閉門自守求救於

曹公曹公不救術食之盡婦女或丸泥而吞

之遂屠其城梟術首徙其部曲三萬餘人

七年權母吳氏薨

八年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還過豫章使

呂範平鄱陽會稽程普討樂安太史慈領海昏韓當周泰呂蒙等

為劇縣令長

九年權弟丹陽太守翊為左右所害以從兄瑜代翊

吳錄曰是時權大

會官寮沈友有所

是非令人扶出謂曰人言卿欲反友知不得脫乃曰主上在許有無君之心者可謂非反乎遂殺

之及字子正吳郡人年十一華歆行風俗見而異之因呼曰沈郎可登車語乎友遂巡却曰君子

講好會宴以禮今仁義陵遲聖道漸壞先生銜命將以禪補先王之教整齊風俗而輕脫威儀猶

負薪救火無乃更崇其熾乎歆慙曰自桓靈以來雖多英彥未有幼童若此者弱冠博學多所貫

綜善屬文辭華好武事法孫子兵法又辯於口每所至眾人皆默然莫與為對咸言其筆之妙舌

沈友

沈友

沈友

沈友

沈友

沈友

沈友

沈友

沈友

沈友

沈友

沈友

沈友

沈友

沈友

沈友

沈友

沈友

沈友

沈友

沈友

沈友

沈友

沈友

沈友

沈友

沈友

沈友

裴云在十

二年黃元

詳吳史人

付住許銘

在十

友字子正

云沈友

沈友

沈友

沈友

沈友

沈友

沈友

沈友

沈友

章反黃文皆豐卒弟權羽又命易州刺史叢象舉權茂才建安

首虜其男女數萬口是歲使賀齊討黔歛黔音伊分歛為始新新定

吳錄曰晉改平陽休陽縣吳錄曰晉改以六縣為新都郡荆州牧劉表死

魯肅乞奉命弔表二子且以觀變肅未到而曹公已臨其境表子

琮舉眾以降劉備欲南濟江肅與相見因傳權旨為陳成敗備進

住夏口使諸葛亮詣權權遣周瑜程普等行是時曹公新得表眾

形勢甚盛諸議者皆望風畏懼多勸權迎之江表傳載曹公與權書曰近者

今治水軍八十一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惟瑜肅執拒之議意與權同瑜普為左

右督各領萬人與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公燒其餘船引

退士卒饑疫死者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曹公遂北還留曹仁

徐晃於江陵使樂進守襄陽時甘寧在江陵為仁黨所圍用呂蒙

計留凌統以拒仁以其半救寧軍以勝反權自率眾圍合肥使張

昭攻九江之當塗昭兵不利權攻城踰月不能下曹公自荆州還

遣張喜將騎赴合肥未至權退

十四年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眾仁委城走權以瑜為南郡太

守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備領荆州牧屯公安

十五年分豫章為鄱陽郡分長沙為漢昌郡以魯肅為太守屯陸

口十六年權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為建業聞曹公將來侵

作濡須塢

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須權與相拒月餘曹公挈權軍歎其齊肅

乃退吳歷曰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者亦數千人

權數挑戰公堅守不出權乃自來乘輕船從濡須口入公軍諸將皆以為是挑戰者欲擊
之公曰此必孫權欲身見吾軍部伍也勅軍中皆精嚴弓弩不得發發權行五六里迴還作鼓吹
公見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權為賊與曹公說
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公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
魏略曰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迴船復以一面受箭箭射船平
乃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

江表傳曰權乘駿馬走津橋橋南已見徹丈餘無版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

江表傳曰權乘駿馬走津橋橋南已見徹丈餘無版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

三國四十七

三

江斬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十九年五月權征皖城閏月克之獲廬江太守朱光及參軍董和
男女數萬口是歲劉備定蜀權以備已得益州令諸葛瑾從求荆
州諸郡備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荆州與吳耳權曰
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虛辭引歲遂置南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
大怒乃遣呂蒙督鮮于丹徐忠孫規等兵二萬取長沙零陵桂陽
三郡使魯肅以萬人屯巴丘巴丘今巴陵以禦關羽權住陸口為諸軍節
度蒙到二郡皆服惟零陵太守郝普未下會備到公安使關羽將
三萬兵至益陽權乃召蒙等使還助肅蒙使人誘普普降盡得三
郡將守因引軍還與孫皎潘璋并魯肅兵竝進拒羽於益陽未戰
會曹公入漢中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權令諸葛瑾報更尋盟好
遂分荆州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備

歸而曹公已還權反自陸口遂征合肥合肥未下徹軍還兵皆就
路權與凌統甘寧等在津北為魏將張遼所襲統等以死捍權權
乘駿馬越津橋得去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
舉軍歎恨江表傳曰權乘駿馬走津橋橋南已見徹丈餘無版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
於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權既得免即拜利都亭侯谷利者本左右給使也以謹直為親近
監性忠果亮烈言不苟且權愛信之

類原三
江表傳
卷之九
引
已
子
到
馬
走
津
橋
南
已
見
徹
丈
餘
無
版
谷
利
在
馬
後
使
權
持
鞍
緩
控
利

二十一年冬曹公次于居巢遂攻濡須
二十二年春權令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公報使脩好誓重結婚
二十三年十月權將如吳親乘馬射虎於陵亭陵亭馬為虎所傷權
投以雙戟虎却廢常從張世擊以戈獲之

二十四年關羽圍曹仁於襄陽曹公遣左將軍于禁救之會漢水
暴起羽以舟兵盡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惟城未拔權內憚羽
外欲以為已功賤與曹公乞以討羽自效曹公且欲使羽與權相

事反黃文皆禮卒黃弟權羽又命易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建安

法云慶後
庶以未

持以鬪之驛傳權書使曹仁以弩射示羽羽猶豫不能去閏月權
征羽先遣呂蒙襲公安獲將軍士仁蒙到南郡南郡太守糜芳以
城降蒙據江陵撫其老弱釋于禁之囚陸遜別取宜都獲秭歸枝
江夷道還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關羽還當陽西保麥城權使誘
之羽偽降立幡旗為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餘騎權
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都
督趙累等於章鄉遂定荊州是歲大疫盡除荊州民租稅曹公表
權為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權遣校尉梁寓奉貢于
漢及令王惇市馬又遣朱光等歸魏略曰梁寓字孔儒吳人也權遣寓
觀曹公曹公因以為椽尋遣南還
二十五年春正月曹公薨太子丕代為丞相魏王改年為延康秋
魏將梅敷使張儉求見撫納南陽陰鄧筑陽筑音山都中廬五縣民
五千家來附冬魏嗣王稱尊號改元為黃初二年四月劉備稱帝

於蜀

魏略曰權聞魏文帝受禪而劉備稱帝乃呼問知星者已分野中星氣何如遂有僭意而
以位次尚少無以威眾又欲先卑而後據之為卑則可以假龍後踞則必致討致討然後
可以怒眾眾怒然後可以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雒陽陽

新柴桑沙羨六縣為武昌郡五月建業言甘露降八月城武昌下

令諸將曰夫存不忘亡安必慮危古之善教昔雋不疑漢之名臣

於安平之世而刀劍不離於身蓋君子之於武備不可以已況今

處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輕忽不思變難哉頃聞諸將出入各尚

謙約不從人兵甚非備慮愛身之謂夫保已遺名以安君親孰與

危辱宜深警戒務崇其大副孤意焉自魏文帝踐祚權使命稱藩

及遣于禁等還十一月策命權曰蓋聖王之法以德設爵以功制

祿勞大者祿厚德盛者禮豐故叔且有夾輔之勲太公有鷹揚之

功竝啓土宇并受備物所以表章元功殊異賢哲也近漢高祖受
命之初分裂膏腴以王八姓斯則前世之懿事後王之元龜也朕

魏略曰
景帝時
荆益州牧

元帝時
補益州牧

章反黃文皆豐卒長弟權羽又命易州刺史叢象舉權茂才建安

以不德承運革命君臨萬國秉統天機思齊先代坐而待旦惟君
天資忠亮命世作佐深覩歷數達見廢興遠遣行人浮于潛漢

曰潛漢道注曰水望風影附抗疏稱藩兼納織紵南方之貢普遣諸將

來還本朝忠蕭和發歎誠外昭信著金石義蓋山河朕甚嘉焉今

封君為吳王使使持節太常高平侯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

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以大將軍使持節督交州領荆

州牧事錫君青土首以白茅對揚朕命以君東夏其上故驃騎將

軍南昌侯印綬符策今又加君勳其敬聽後命以君綬安東南

綱紀江外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

君務財勸農倉庫盈積是用錫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化民

以德禮教興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柔百越是用

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謀官方任賢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忠

勇竝奮清除姦慝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振威陵邁宣力荆

南梟滅凶醜罪人斯得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於

外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茲弓十茲矢千君以忠肅為基恭勤

為德是用錫君秬鬯一卣圭瓚副焉欽哉敬敷訓典以服朕命以

勗相我國家永終爾顯烈江表傳曰權羣臣議以為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應受魏

此蓋時宜耳復何損邪遂受之孫盛曰昔伯夷叔齊不屈有周魯仲連不為秦民夫以匹夫之
志猶義不辱況列國之君三分天下而可二三其節或臣或否乎余觀吳蜀咸稱奉漢至於漢代
莫能固秉臣節君子是以知其不能克昌厥後卒見吞於大國也
向使權從羣臣之義終身稱漢將豈不義悲六合仁感百世哉是歲劉備帥軍來伐

至巫山秭歸使使誘導武陵蠻夷假與印傳許之封賞於是諸縣

及五谿民皆反為蜀權以陸遜為督督朱然潘璋等以拒之遣都

尉趙咨使魏魏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

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

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

趙咨

新反貴文皆禮卒長烏雀羽又命易州刺史嚴象舉薩茂才建安

保部

都休叔

三人以出

此

亦新

越

門

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吳書各字德度南陽人博聞多

識應對辯捷權為吳王權中大夫使魏魏文帝善之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淨江萬艘

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採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帝

曰吳可征不咨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又曰吳難魏不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為

池何難之有又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咨頓首使北人敬異權聞而嘉之拜騎都尉登言曰觀北方終不能守盟今日帝欲封權子

之計朝廷承漢四百之際應東南之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民權納之

登權以登年幼上書辭封重遣西曹掾沈珩陳謝并獻方物吳書曰珩字仲

山吳郡人少總經藝无善春秋內外傳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

向承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備又問聞太子當來

寧然乎珩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文帝善之乃引珩自近談語終日珩

隨事響應無所屈服珩還言曰臣密參侍中劉曄曄為賊設計終不久慈臣聞兵家舊論不特

戰且不我犯恃我之不可犯今為朝廷慮之且當遣使求索以廣軍資修繕舟車增作

船隻官立登為王太子江表傳曰是歲魏文帝遣使求索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瑤瑁

玩之物非禮也宜勿受晉書曰昔惠施尊齊為王客難之曰公之學去魯今王齊何其倒也惠子曰

有人於此欲擊其愛子之石石可以代之石頭所重而石所輕也以輕代重何為不可乎方有

事於西北江表元元特王為命非愛子邪彼所求者於我瓦石可

孤何惜焉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亦可與言禮哉皆具以言之

黃武元年春正月陸遜部宋謙等攻五屯皆破之斬其將

備是歲同

正

備

三月鄱陽言黃龍見蜀軍分據險地前後五十餘營遜隨輕重以

兵應拒自正月至閏月大破之臨陣所斬及投兵降首數萬人劉

備奔走僅以身免吳歷曰權以使聘魏具上破備獲印綬及首級所得土地并表將吏功

論及詩賦與權魏書載詔答曰老虜邊屈越險深入曠日持久內迫罷弊外因智力故見身於

雞頭分兵擬西陵其計不過謂可轉徙前迹以搖動江東機未著地摧折其支雖未剗備五藏使

身首分離其所降諫亦足使虜部眾兇懼甚莫漢先燒荊門後發夷陵而子陽無所逃其死來初

敵始襲略陽文叔喜之而知魏豈無所施甘苦今討此虜正似其事將軍勉建方略務全獨克初

權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款魏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

并徵任子權辭讓不受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張遼臧霸出洞口曹

仁出濡須曹真夏侯尚張郃徐晃圍南郡權遣呂範等督五軍以

舟軍拒休等諸葛瑾潘璋楊桑救南郡朱桓以濡須督拒仁時揚

越蠻夷多未平集內難未弭故權卑辭上書求自改悔若罪在難

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終餘年文帝報曰

君生於擾攘之際本有從橫之志降身奉國以享茲祚自君策名

章及黃文皆禮辛夷弟權羽又命易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建安

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吳書各字德度南陽人博聞多識應對辯捷權為吳王權中大夫使魏魏文帝善之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里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採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帝曰吳可征不咨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又曰吳難魏不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又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豈可勝數咨頓首使北人敬異權聞而嘉之拜騎都尉帝欲封權子

登權以登年幼上書辭封重遣西曹掾沈珣陳謝并獻方物吳書曰

立登為王太子江表傳曰是歲魏文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瑇瑁至少所立登為王太子孔雀翡翠鸞鳳長鳴鸞羣臣奏曰荆揚二州貢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權曰昔惠施尊齋為土客難之曰公之學去燕今王齊何其倒也惠子曰有人於此欲擊其愛子之頭而石可以代之子頭所重而石所輕也以輕代重何為不可乎方有事於西北江表元元特主為命非我愛子邪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者此寧可與言禮哉皆具以奏之

黃武元年春正月陸遜部將軍宋謙等攻蜀五屯皆破之斬其將

三月都陽言黃龍見蜀軍分據險地前後五十餘營遜隨輕重以兵應拒自正月至閏月大破之臨陣所斬及投兵降首數萬人劉

備奔走僅以身免吳歷曰權以使聘魏具上破備獲印綬及首級所得土地并表將吏功論及詩賦與權魏書載詔答曰老虜邊荒屈越險深入曠日持久內迫罷弊外因智力故見身於

權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款魏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

并徵任子權辭讓不受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張遼臧霸出洞口曹

仁出濡須曹真夏侯尚張郃徐晃圍南郡權遣呂範等督五軍以

舟軍拒休等諸葛瑾潘璋楊桑救南郡朱桓以濡須督拒仁時揚

越蠻夷多未平集內難未弭故權卑辭上書求自改悔若罪在難

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終餘年文帝報曰

君生於擾攘之際本有從橫之志降身奉國以享茲祚自君策名

保都

都休叔
三人以出
之計朝廷承漢四百之際應東南之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民權納之

西京新記
越萬里長
至少所
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權曰昔惠施尊齋為土客難之曰公之學去燕今王齊何其倒也惠子曰有人於此欲擊其愛子之頭而石可以代之子頭所重而石所輕也以輕代重何為不可乎方有事於西北江表元元特主為命非我愛子邪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者此寧可與言禮哉皆具以奏之

勝是歲

正宗新

論及詩賦與權

事反資文... 禮... 又命易州刺史嚴象舉... 才建安

已來貢獻盈路討備之功國朝仰成埋而掘之古人之所恥

以無成功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廊廟之議王者

所不得專三公上君過失皆有本末朕以不明雖有曾母投杼之

疑猶冀言者不信以為國福故先遣使者犒勞又遣尚書侍中踐

修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設辭不欲使進議者怪之

不掉有國有家之所慎也昔漢承秦弊天下新定大國之臣節未盡以蕭張之謀不備錄之至

使六王前後反叛已而伐之戎車不輟又文景守成忘戰戰後驕縱吳楚養德成蛇既為社稷大

憂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吳王孫權幼豎小子無尺寸之功遭遇兵亂因父兄之緒少蒙翼

邪駒伏之恩長舍鴟梟反逆之性背棄天地非惡積大復與關羽更相規伺逐利見便挾為卑辭

先帝知權姦以求用時以于禁敗于水災等當討羽因以委權先帝委裘下席權不盡心誠在惻

但欲因大喪寡弱王室希託董桃傳先帝令乘未得報詐擅取襄陽及見驅逐乃更折節邪辟之

態巧言如流雖重驛累使發遣禁等內包隱囂顧望之姦外欲緩誅支仰蜀賊聖朝舍既加不

心優而赦之與之更始猥乃割地王之使南面稱孤兼官累位禮備九命名馬百駟以成其勢光

寵顯赫古今無二權為犬羊之姿橫被虎豹之文不思翊力致死之節以報無量不世之恩臣每

見所下權前後章表又以愚意察權皆自以阻帶江湖負固不服狃狃累世詐偽成功上有尉

佗英布之計下誦伍被屈滯之辭終非不侵不叛之臣以為是錯不發削弱王侯之謀則七國同

衡禍久而大崩通不決襲歷下之節則田橫自慮罪深變重臣謹考之周禮九伐之沙平權凶惡

逆節萌生見罪十五昔九教亂德黃帝加刑項刑罪十漢祖不捨權所犯罪豐明白非仁恩所養

宇宙所容臣請免權權為臚前爵士捕治罪敢有不從移兵進討以明國典好惡之常以靜三州

元元之苦其十 又前都尉浩周勸君遣子乃實朝臣交謀以此卜君君

果有辭外引隗囂遣子不終內喻竇融守忠而已世殊時異人各

有心浩周之還口陳指麾益令議者發明眾嫌終始之本無所據

杖故遂俛仰從羣臣議今省上事款誠深至心用慨然悽愴動容

啓用

近之

香印

香印

香印

事反資文皆禮卒長弟權羽又命易州刺史叢象舉權茂才建安

聞知約款無素敢謝其罪又聞張征東朱橫海今復還合肥先王盟要由來未久且權自度未獲

罪豈不審今者何以發起率軍遠次事業未訖甫當為國討除賊備重聞斯問深使失圖凡遠人

所恃在於明信願殿下克卒前分開示坦使權誓命得卒本規凡所願言周等所當傳也初東

里察為干禁軍司馬前與周俱沒又俱還到有詔皆見之帝問周等周以為權必臣服而東里察

謂其不可必服帝悅周言以為有以知之是歲冬魏王受漢禪遣使以權為吳王詔使周與使者

俱往周既致詔命時與權私宴謂權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也周以闔門百口明之權因字謂

周曰池孔異卿乃以舉家百口保我我當何言邪遂流涕而辭及與周別又指天為誓周還之後

權不遣子而設辭帝乃久留其使到八月權上書謝又與周書曰自道路開通不忌修意既新奉

國命加知起居假歸河北故使情問不獲果至望想之勞得云其已孤以空閣分信不昭中間招

罪以取棄絕幸蒙國恩復見赦宥喜乎與君克卒本圖傳注云乎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又曰昔君

之來欲令遣子入侍于時傾心歡以承命徒以登年幼欲假年歲之間耳而赤情未蒙昭信遂見

都老浩

不為

通經

下作

常

冊

文

江

夏

中

州

三國四十七

三國四十七

三國四十七

還江南曹休使臧霸以輕船五百敢死萬人襲攻徐陵燒攻城車

權遂改年臨江拒守冬十一月大風範等兵溺死者數千餘軍

殺略數千人將軍全琮徐盛追斬魏將尹盧殺獲數百十二月權

使太中大夫鄭泉聘劉備于白帝始復通也

為蜀者以漢帝尚存故耳今漢已廢自謂名為漢中王也吳書曰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

奇志而性嗜酒其間居每曰願得美酒斗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愆即住而

畏龍鱗乎對曰臣聞君明臣直今值朝廷上下無諛實恃洪恩不畏龍鱗後侍讒權乃怖之使提

出付有司促治罪泉臨出屢顧權呼還笑曰卿言不畏龍鱗何以臨出而顧乎對曰實恃恩知

無死憂至當出閣感惟威靈不能不顧耳使蜀劉備問曰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

陵為西陵

二年春正月曹真分軍據江陵中州是月城江夏山改四分用乾

象歷江表傳曰權推五德之運以為土行用未禍辰臘志林曰土行以辰臘得其數矣土成

於戊而以未祀其義非也土生於未故未為坤初是以月令建未之月祖黃精於郊祖用

其盛今祖用其始豈應運乎三月曹仁遣將軍常彫等以兵五千乘油船晨渡濡須

中州仁子泰因引軍急攻朱桓桓兵拒之遣將軍嚴圭等擊破彫

事反黃文皆禮辛表弟權羽又命易州刺史叢象舉權茂才建安

都軍

聞知約殺無素敢謝其罪又聞張征東朱橫海今復還合肥先王盟要由來未久且權自度未獲罪豈不審今者何以發起率軍遠次事業未訖甫當為國討除賊備重聞斯問深使失圖凡遠人所恃在於明信願殿下克卒前分開不坦然使權誓命得卒本規凡所願言周等所當傳也初東里袞為于禁軍司馬前與周俱沒又俱還到有詔皆見之帝問周等周以為權必臣服而東里袞謂其不可必服帝悅周言以為有以知之是歲冬魏王受漢禪遣使以權為吳王詔使周與使者俱往周既致詔命時與權私宴謂權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也周以關門百口明之權因字謂周曰淵孔異卿乃以舉家百口保我我當何言邪遂流涕若襟及與周別又指天為誓周還之後

按徐盛傳

休使賊曹霸改徐盛江中

又阮氏補注吳王城後弟弟年故焚武：燒船而士：以一老而

又朱盛傳

連本國城

又前後

長緒張子布隨子俱來彼二人皆權股肱心腹也又欲為子於其前如此也既信權甘言且謂周為得其真而權但華偽竟無遺子意自是之後帝既彰權罪周亦見疎遠終

還江南曹休使臧霸以輕船五百敢死萬人襲攻徐陵燒攻城車

殺略數千人將軍全琮徐盛追斬魏將尹盧殺獲數百十二月權

使太中大夫鄭泉聘劉備于白帝始復通也

為蜀者以漢帝尚存故耳今漢已廢自謂名為漢中王也吳書曰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間居每曰願得美酒半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愜即住而啖肴膳酒有斗升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權以為中嘗與之言卿好於眾中面諫或失禮敬寧畏龍鱗乎對曰臣聞君明臣直今值朝廷上下無諛實恃洪恩不畏龍鱗後侍謙權乃怖之使提出付有司促治罪泉臨出屢顧權呼還笑曰卿言不畏龍鱗何以臨出而顧乎對曰實恃恩覆知無死憂至當出閣感惟威靈不能不顧耳使蜀劉備問曰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操父子陵轢漢室終奪其位殿下既為宗室有維城之責不荷戈執戈為海內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義是以寡君未復言耳備甚慙息泉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也然猶與魏文帝相往來至後年乃絕是歲改夷陵為西陵

二年春正月曹真分軍據江陵中州是月城江夏山改四分用乾

象歷江表傳曰權惟五德之運以為土行用未禍辰臘志林曰土行以辰臘得其數矣土成於戊而以未祀其義非也土生於未故未為坤初是以月令建未之月祖黃精於郊祖用其盛今祖用其始豈應運乎

三月曹仁遣將軍常彫等以兵五千乘油船晨渡濡須

中州仁子泰因引軍急攻朱桓桓兵拒之遣將軍嚴圭等擊破彫

記都作祖

中州

此是劫... 詳相... 鴻... 慎

通... 作... 尚... 考

木植... 香... 卓... 以

木植... 香... 卓... 以... 木植... 香... 卓... 以

等是月魏軍皆退夏四月權羣臣勸即尊號權不許江表傳曰權辭讓

存救亦何心而競乎羣臣稱天命符瑞固重以請權未之許而謂將相曰往年孤以玄德方向西

鄱故先命陸遜還眾以待之聞北部分欲以助孤孤內嫌其有挾若不受其拜是相折辱而趣其

速發便當與西俱至二處受敵於孤為劇故自抑按鏡劉備薨于白帝吳書曰權遣立信

其封王低屈之趣諸君似未之盡今故以此相解耳劉備薨于白帝吳書曰權遣立信

文帝問曰吳王若欲修宿好宜當厲其江關縣於巴蜀而聞復遣修好必有變故曰臣聞西使

直報問且以觀變非有謀也又曰聞吳國比年災旱人物彫損以大夫之明觀之何如對曰吳

主體量聰明善於任使賦收施役每事必咨敬養賓旅親賢愛士賞不擇怨仇而罰必加有罪臣

下皆感恩懷德惟忠與義帶甲百萬穀帛如山積田沃野民無飢歲所謂金城湯池強富之國也

以臣觀之輕重之分未可量也帝不悅以陳羣與熙同郡使羣誘之暗以重利熙不為迴送至摩

陂欲困苦之後又召還不至熙懼見迫不從必危身辱命乃引刀五月曲阿言甘露降

自刺御者覺之不得死權聞之垂涕曰此與蘇武何異竟死于魏

先是戲口守將晉宗殺將王直以眾叛如魏魏以為斬春太守數

犯邊境六月權令將軍賀齊督糜芳劉邵等襲斬春邵等生虜宗

十一月蜀使中郎將鄧芝來聘吳書曰蜀使馬二行匹錦子端及方物自是之後聘

三年夏遣輔義中郎將張溫聘于蜀秋八月赦死罪九月魏文帝

出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還子寶晉紀曰魏文帝之在廣陵

頭至于江乘車以木箱衣以葦席加采飾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憚之遂退軍權令趙達

算之曰曹不走矣雖然吳衰庚子歲權曰幾何達屈指而計之曰五十八年權曰今日之憂不暇

九

江表傳曰權辭讓

劉備薨于白帝

吳書曰權遣立信

劉備薨于白帝

吳書曰權遣立信

劉備薨于白帝

吳書曰權遣立信

劉備薨于白帝

吳書曰權遣立信

劉備薨于白帝

吳書曰權遣立信

劉備薨于白帝

吳書曰權遣立信

劉備薨于白帝

吳書曰權遣立信

劉備薨于白帝

吳書曰權遣立信

劉備薨于白帝

吳書曰權遣立信

事反貧文皆豐辛夷烏雀羽又命易州刺史嚴象舉薩茂才建安

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之帝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

五年春令曰軍興日久民離農畔父子夫婦不能相卹孤甚愍之今北虜縮窺方外無事其下州郡有以寬息是時陸遜以所在少穀表令諸將增廣農畝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耨雖未及古人亦欲與眾均等其勞也秋七月權聞魏文帝崩征江夏圍石陽不克而還倉梧言鳳皇見分三郡惡地十縣置東安郡吳錄曰郡治富春也以全琮為太守平討山越冬十月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文云忠讜之言不能極陳求容小臣數以利聞權報曰夫法令之設欲以遏惡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罰以威小人乎此為先令後誅不欲使有犯者耳君以為太重者孤亦何利其然但不得已而為之耳今承來意當重諮謀務從其可且近臣有盡規之諫親戚有補察之箴所以匡君正主

按下文能是

復如何

明忠信也書載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孤豈不樂忠言以自裨補邪而云不敢極陳何得為忠讜哉若小臣之中有可納用者寧得以人廢言而不採擇乎假但諂媚取容雖闇亦所明識也至於發調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眾濟若徒守江東修崇寬政兵自足用復用多為顧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調恐臨時未可便用也又孤與君分義特異榮戚實同來表云不敢隨眾容身苟免此實甘心所望於君也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齋以就遜及諸葛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是歲分交州置廣州俄復舊江表傳曰權於武昌新裝大船名為

長安試泛之鈞臺亦時風大盛谷利令施工取樊口權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拔刀向施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工即轉施入樊口風遂猛不可行乃還權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萬乘之主輕於不測之淵戲於猛浪之中船樓裝高避近顛危奈社稷何是

六年春正月諸將獲彭綺閏月韓當子琮以其眾降魏

七年春三月封子慮為建昌侯罷東安郡夏五月鄱陽太守周魴

昔年 綜 結

事反貢文皆豐卒烏龍羽又命易州刺史叢象舉龍茂才建安

并都周

勤取九

十九夏

作樊

告天

偽叛誘魏將曹休秋八月權至皖口使將軍陸遜督諸將大破休於石亭大司馬呂範卒是歲改合浦為珠官郡江表傳曰是歲將軍翟丹叛如魏權恐諸將畏罪而

凶乃下令曰自今諸將有重罪三然後議

黃龍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勸權正尊號夏四月夏口武昌並言黃

龍鳳皇見丙申南郊即皇帝位吳錄載權告天文曰皇帝臣權敢用玄牡昭告于

四行氣數終祿祚運盡普天弛絕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奪神器丕子獻繼世作愆淫名亂制權生於東南遭值期運承乾秉戎志在平世奉辭行罰舉足為民羣臣將相州郡百城執事之人咸以為天意已去於漢漢氏已絕祀於天皇帝位虛郊祀無主休徵嘉瑞前後雜沓歷數在躬不得

是日大赦改年追尊父破虜將軍堅為武烈皇帝母吳氏為武烈

皇后兄討逆將軍策為長沙桓王吳王太子登為皇太子將吏皆

進爵加賞初興平中吳中童謠曰黃金車班蘭耳闔昌門出天子

踐位權乃參分天下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涼屬蜀其司州之土

昌門吳西郭門夫差所作五月使校尉張剛管篤之遼東六月蜀遣衛尉陳震慶權

中却

考考

之文

三三

進

進

進

進

以函谷關為界造為盟曰天降喪亂皇綱失叙逆臣承襲劫奪國

柄始於董卓終於曹操窮凶極惡以覆四海至今九州幅裂普天

無統民神痛怨靡所戾止及操子丕桀逆遺醜荐作姦回偷取天

位而敵公麼尋丕凶蹟阻兵盜土未伏厥誅昔共工亂象而高辛

行師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敵禽其徒黨非漢與吳將復

誰在夫討惡翦暴必聲其罪宜先分裂奪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

知所歸是以春秋晉侯伐衛先分其田以畀宋人斯其義也且古

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禮有司盟之官尚書有告誓之文漢之與

吳雖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約諸葛丞相德威遠著翼戴本

國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重復結盟廣誠約誓使東西士

民咸共聞知故立壇殺牲昭告神明再歆加書副之天府天高聽

下靈威斐謀司慎司盟羣臣羣祀莫不臨之自今日漢吳既盟之

五元

言反黃文皆豐卒長烏權羽又命易州刺史叢象舉權茂才建安

紀部 却乙

後勳力一心同討魏賊救危恤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或攜貳
若有害漢則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各守分土無相侵犯傳
之後葉克終若始凡百之約皆如載書信言不豔實居于好有渝
此盟創禍先亂違貳不協悖慢天命明神上帝是討是督山川百
神是糾是極俾墜其師無克祚國于爾大神其明鑒之秋九月權
遷都建業因故府不改館徵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掌武昌留
事

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詔立都講祭酒以教學諸子遣將軍
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
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
仙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
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

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

三年春二月遣太常潘濬率眾五萬討武陵蠻夷衛溫諸葛直皆
以違詔無功下獄誅夏有野蠶成繭大如卵由拳野稻自生改爲
禾興縣中郎將孫布詐降以誘魏將王凌凌以軍迎布冬十月權
以大兵潛伏於阜陵俟之凌覺而走會稽南始平言嘉禾生十二
月丁卯大赦改明年元也

嘉禾元年春正月建昌侯慮卒三月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
之遼東秋九月魏將田豫要擊斬質于成山冬十月魏遼東太守

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闔中令孫綜稱藩于權并獻貂馬權大悅加
淵爵位

江表傳曰是冬羣臣以權未郊祀奏議曰頃者嘉瑞屢臻遠國慕義天意人事前後備
集宜修郊祀以承天意權曰郊祀當於土中今非其所於何施此重奏曰昔天之下莫
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爲家昔周文武郊於鄜鎬非必土中權曰武王伐紂卽祚于鎬京而郊其所
也文王未爲天子立郊於豐見何經典復言曰伏見漢書郊祀志匡衡奏從甘泉河東郊於鄜鎬
曰文王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經傳無明文匡衡俗儒意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也志
林曰吳王糾駁郊祀之奏追貶匡衡謂之俗儒凡在見者莫不慨然以爲說盡勿理也

印部 經同 經中 經書 經奏

言反質... 豐... 雀... 雁... 羽... 又命易州刺史叢象舉權茂才建安

使宗

於稽之典籍乃更不通毛氏之說云竟見天因部而生后稷故國之於部命使事天故詩曰后稷肇祀庶無罪侮以迄于今言自后稷以來皆得祭天猶魯人郊祀也是以械樸之作有積燎之薪文王郊豐經有明文匡衡豈俗而枉之哉又王雖未為天子然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伐崇熾黎祖伊奔告天既棄殷乃眷西顧太伯三讓以有天下文王為王於義何疑然則匡衡之奏有所未盡按世宗立甘泉汾陰之祠皆出方士之言據經典者也方士以甘泉汾陰黃帝祭天地之處故孝武因之遂立二時漢治長安而甘泉在東謂就乾位而衡云武帝居甘泉祭於南宮此既誤矣祭汾陰在水之隍呼為澤中而衡云東之陽失其本意此自吳事於傳無非恨無辨正之辭故矯之云惟音誰見漢書音義

督

二年春正月詔曰朕以不德肇受元命夙夜兢兢不遑假寢思平世難救濟黎庶上答神祇下慰民望是以眷眷勤求俊傑將與勳力共定海內苟在同心與之偕老今使持節督幽州領青州牧遼東太守燕王久嚙賊虜隔在一方雖乃心於國其路靡緣今因天命遠遣二使款誠顯露章表殷勤朕之得此何喜如之雖湯遇伊尹周獲呂望世祖未定而得河右方之今日豈復是過普天一統於是定矣書不云乎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其明下州郡咸使聞知特下燕國奉宜詔恩令普天率土備聞斯

安折

慶三月遣舒綜還使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江表傳載權詔曰故魏使持節車騎將軍遼東太守平樂侯天地失序皇極不建元惡大熾作

書于民海內分崩羣生墮滅雖同餘黎民靡有不遺方之今日亂有其焉朕受歷數君臨萬國夙夜戰戰念在弭難若涉淵水罔知攸濟是以把旄杖鉞翦除凶虐自東山西靡遠寧處苟力所及民無災害雖賊虜貴師不伏辜遂猶繫囚枯木待時而懲惟將軍天姿特達兼包文武觀將觀變審於去就踰越險阻顯致赤心肇建大計為天下先元勳巨績併於古人雖昔賞融肯棄隴首卒占西河以定光武休名美實豈復是過欽嘉雅尚朕實欣之自古聖帝明王建化垂統以節褒德以祿報功功大者祿厚德盛者禮崇故周公有夾輔之勞太師有鷹揚之功並啓土宇兼受備物今將軍規萬年之計建不世之略絕僭逆之慮順天人之禮濟成洪業功無與比齊魯之事矣足言哉詩不云乎無言不讐無德不報今以幽青二州十七郡七十縣封君為燕王使持節守太常張彌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符符第一至第十錫君玄士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錫家社方有戎事典統兵馬以大將軍曲蓋麾幢督幽州青州牧遼東太守如故今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三世相承保綏一方寧集四郡訓及異俗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玄牡二駟君務在勸農畜人成功倉庫盈積官民俱豐是用錫君衮冕之服赤舄副馬君正化以德敬下以禮敦義崇謙內外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保邊遠遠人迴面莫不影附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略官方任賢顯直措枉羣善必舉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戎馬整齊威震遐方糾虔天刑彰厥有罪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於外禽討逆節折衝掩難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彘弓十旅矢千君忠勤有效溫恭為德明允篤誠感于朕心是用錫君秬鬯二亩珪瓚副馬鈇鉞敬舉朝大臣自丞相雍已下皆諫以為臣松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數百護送舒綜權終不聽之以

此文奪

一物

弟有作景

一

言反黃文皆豐辛長弟權羽又命易州刺史叢象舉權茂才建安

子頭以儔于海無顏復臨萬國就令顛沛不以爲恨尚書僕射薛綜等切諫乃止是歲權向合肥所

于魏沒其兵資權大怒欲自征淵江表傳載權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

城遣將軍全琮征六安皆不克還吳書曰初張彌許晏等俱到襄平官屬從者四

以中使秦曰張羣杜德黃羅等及吏兵六十人置玄菟郡玄菟郡在遼東北相去二百里太守王

辱國命自棄於此與死何異今觀此郡形勢甚弱若一旦同心焚燒城郭殺其長吏爲國報恥

然後伏死足以無恨就與偷生苟活長爲囚虜乎疆等然之於是陰相約結當用八月十九日夜

不及董旅德常扶接與俱崎嶇山谷行六七百里創益困不復能前卧草中相與悲泣羣曰吾不

幸創甚死無日卿諸人宜速進道冀有所達空相守俱死於窮谷之中何益也德曰萬里流離

死生共之不忍相委於是推巨疆使前德獨留守羣捕菜果食之巨疆別數日得達句驪王宮因

宜詔於句驪王宮及其主簿詔言有賜焉遼東所攻等宮等大喜即受詔命使人隨且還迎羣德

其年宮遣見衣二十五人送且等還奉表稱臣貢貂皮千枚鴟鵂皮千具且等見權悲喜不能自

勝權義之皆拜校尉間一年遣使者謝宏中書陳忱拜宮爲單于加賜衣服珍寶恂等到安平口

先遣校尉陳奉前見宮而宮受魏幽州刺史諷諭令以吳使自效奉聞之到還宮遣主簿魯容帶

百匹宏乃遣咨固奉詔書賜物歸與宮是時宏船小載馬八十四匹而還

三年春正月詔曰兵久不輟民困於役歲或不登其寬諸逋勿復

督課夏五月權遣陸遜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孫韶張承等向廣

陵淮陽權率大眾圍合肥新城是時蜀相諸葛亮出武功權謂魏

明帝不能遠出而帝遣兵助司馬宣王拒亮自率水軍東征未至

壽春權退還孫韶亦罷秋八月以諸葛恪爲丹陽太守討山越九

月朔隕霜殺穀冬十一月太常潘濬平武陵蠻夷事畢還武昌詔

復曲阿爲雲陽丹徒爲武進廬陵賊李桓羅厲等爲亂

四年夏遣呂岱討桓等秋七月有雹魏使以馬求易珠璣翡翠璫

桓桓

張口

守可

守元

旨旨

東初鄱陽賊彭旦等爲亂

李桓將軍唐咨獲羅厲等自十月不雨至於夏冬十月彗星見于

二月武昌言甘露降於禮賓殿輔吳將軍張昭卒中郎將吾粲獲

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計銅界直設盜鑄之科

瑁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馬何苦而不聽其交易

六年春正月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人情之極痛也賢者
割哀以從禮不肖者勉而致之世治道泰上下無事君子不奪人
情故三年不逮孝子之門至於有事則殺禮以從宜要經而處事
故聖人制法有禮無時則不行遭喪不奔非古也蓋隨時之宜以
義斷恩也前故設科長吏在官當須交代而故犯之雖隨糾坐猶
已廢曠方事之殷國家多難凡在官司宜各盡節先公後私而不
恭承甚非謂也中外羣寮其更平議務令得中詳爲節度顧譚議
以爲奔喪立科輕則不足以禁孝子之情重則本非應死之罪雖
嚴刑益設違奪必少若偶有犯者加其刑則恩所不忍有減則法
廢不行愚以爲長吏在遠苟不告語勢不得知比選代之間若有
傳者必加大辟則長吏無廢職之負孝子無犯重之刑將軍胡綜
議以爲喪紀之禮雖有典制苟無其時所不得行方今戎事軍國

異容而長吏遭喪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念聞憂不奔之恥不計
爲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輕所致忠節在國孝道立家出身爲
臣焉得兼之故爲忠臣不得爲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違
犯有罪無赦以殺止殺行之一人其後必絕丞相雍奏從大辟其
後吳令孟宗喪母奔赴已而自拘於武昌以聽刑陸遜陳其素行
因爲之請權乃減宗一等後不得以爲比因此遂絕二月陸遜討
彭且等其年皆破之冬十月遣衛將軍全琮襲六安不克諸葛恪
平山越事畢北屯廬江

赤烏元年春鑄當千大錢夏呂岱討廬陵賊畢還陸口秋八月武
昌言麒麟見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應宜改年號詔曰間者赤
烏集於殿前朕所親見若神靈以爲嘉祥者改年宜以赤烏爲元
羣臣奏曰昔武王伐紂有赤烏之祥君臣觀之遂有天下聖人書

事反貧文皆豐辛長弟權羽又命易州刺史叢象舉權茂才建安

策載述最詳者以為近事既嘉親見又明也於是改年步夫人卒
追贈皇后初權信任校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登數諫
權不納大臣由是莫敢言後壹姦罪發露伏誅權引咎責躬乃使
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禮還復有詔責數
諸葛瑾步騭朱然呂岱等曰袁禮還云與子瑜子山義封定公相
見竝以時事當有所先後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陳悉推
之伯言承明伯言承明見禮泣涕懇惻辭旨辛苦至乃懷執危怖
有不自安之心聞此悵然深自刻怪何者夫惟聖人能無過行明
者能自見耳人之舉厝何能悉中獨當已有以傷拒眾心忽不自
覺故諸君有嫌難耳不爾何緣乃至於此乎自孤興軍五十年所
役賦凡百皆出於民天下未定孽類猶存士民勤苦所貫知然
勞百姓事不得已耳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一以謂表裏

足以明露公私分計足用相保盡言直諫所望諸君拾遺補闕孤
亦望之昔衛武公年過志壯勤求輔弼每獨歎責江表傳曰權又二天下

之表眾之所積也夫能以駁致純不惟積乎故能用眾力則無敵於天下矣能用眾智則無畏於聖人矣且布衣韋帶相與交結分成好

合尚污垢不異今日諸君與孤從事雖君臣義存猶謂骨肉不復

是過榮福喜戚相與共之忠不匿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諸君豈

得從容而已哉同船濟水將誰與易齊桓諸侯之霸者耳有善管

子未嘗不歎有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孤自省無桓

公之德而諸君諫諍未出於口仍執嫌難以此言之孤於齊桓良

優未知諸君於管子何如耳久不相見因事當笑共定大業整齊

天下當復有誰凡百事要所當損益樂聞異計匡所不逮

二年春江表傳載權正月詔曰郎吏者宿衛之臣古之命士也問者三月遣使者羊術

鄭胄將軍孫怡之遼東擊魏守將張持高慮等虜得男女文上二傳上

持術

此其略也

此其略也

沛國人父札才學博達權為驃騎將軍以札為從事中郎與張昭孫邵共定朝議其少子有文
武名局少知名舉賢良稍遷建安太守呂壹賓客於郡犯法曹收付獄考竟壹懷恨後密詣曹權
大怒召曹還潘濬陳表並為請得釋後拜宜信校尉往救公孫淵已為魏所破還遷執金吾子豐
字曼季有文學操行與陸雲善與雲詩相往反司空張華辟未就卒臣松之聞孫怡者東州人
非權之宗也
零陵言甘露降夏五月城沙羨冬十月將軍蔣祕南討夷賊
祕所領都督廖式殺臨賀太守嚴綱等自稱平南將軍與弟潛共
攻零陵桂陽及搖動交州蒼梧鬱林諸郡眾數萬人遣將軍呂岱
唐咨討之歲餘皆破

三年春正月詔曰蓋君非民不立民非穀不生頃者以來民多征
役歲又水旱年穀有損而吏不良侵奪民時以致飢困自今以來
督軍郡守其謹察非法當農桑時以役事擾民者舉正以聞夏四
月大赦詔諸郡縣治城郭起譙樓穿壅發渠以備盜賊冬十一月
民飢詔開倉廩以賑貧窮
四年春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大半夏四月遣衛將軍

漢書

金琮略淮南決芍陂燒安城邸閣收其人民威北將軍諸葛恪攻
六安琮與魏將王凌戰于芍陂中郎蒯秦晃等十餘人戰死車騎
將軍朱然圍樊大將軍諸葛瑾取相中

童益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人宜滌荆揚之地舉強羸之數使強者執鞭羸者轉運而益州
軍于隴右授諸葛瑾朱然大眾指事襄陽陸遜朱桓別征壽春大馬入淮陽歷青徐襄陽壽春圍
於受敵長安以西務對蜀軍許洛之眾勢必分離倚角瓦解民必內應將帥對向或失便益一軍
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陵陷城邑乘勝逐止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眾循前輕舉則不
足大用易於屢退民疲威消時往
力竭非出兵之策也權弗能用之

五月太子登卒是月魏太傅司馬宣王救
樊六月軍還閏月大將軍瑾卒秋八月陸遜城和

五年春正月立子和為太子大赦改禾興為嘉興百官奏立皇后
及四王詔曰今天下未定民物勞瘁且有功者或未錄饑寒者尚
未恤猥割土壤以豐子弟崇爵位以寵妃妾孤甚不取其釋此議
三月海鹽縣言黃龍見夏四月禁進獻御減太官膳秋七月遣將
軍聶友校尉陸凱以兵三萬討珠崖儋耳是歲大疫有司又奏立

童益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人宜滌荆揚之地舉強羸之數使強者執鞭羸者轉運而益州
軍于隴右授諸葛瑾朱然大眾指事襄陽陸遜朱桓別征壽春大馬入淮陽歷青徐襄陽壽春圍
於受敵長安以西務對蜀軍許洛之眾勢必分離倚角瓦解民必內應將帥對向或失便益一軍
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陵陷城邑乘勝逐止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眾循前輕舉則不
足大用易於屢退民疲威消時往
力竭非出兵之策也權弗能用之

高反貴... 豐... 羽... 又命易州刺史嚴象舉... 才建安

后及諸王八月立子霸為魯王

六年春正月新都言白虎見諸葛恪征六安破魏將謝順營收其民人冬十一月丞相顧雍卒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使獻樂人及方物是歲司馬宣王率軍入舒諸葛恪自皖遷于柴桑

七年春正月以上大將軍陸遜為丞相秋宛陵言嘉禾生是歲步騭朱然等各上疏云自蜀還者咸言欲背盟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治城郭又蔣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犄角之反委漢中還近成都事已彰灼無所復疑宜為之備權揆其不然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無所負之何以致此又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漢川此間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還而止蜀寧可復以此有疑邪又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獲今此間治軍寧復欲以禦蜀邪人言若

不可信朕為諸君破家保之蜀竟自無謀如權所籌江表傳載權傳曰督將已叛而殺其

八年春二月丞相陸遜卒夏雷霆犯宮門柱又擊南津大橋楹茶

陵縣鴻水益出流漂居民二百餘家秋七月將軍馬茂等圖逆夷

三族吳歷曰茂本淮南鍾離長而為王凌所失叛歸吳吳以為征西將軍九江太守外部督封侯領千兵權數出苑中與公卿諸將射戲與兼符節令朱貞無難督虞欽牙門將朱志等

合計伺權在苑守公卿諸將在門未入令貞持節稱詔悉收縛之引兵入苑擊權分據宮中及石頭塢遣人報魏事覺皆族之八月大赦遣校尉陳

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

市作邸閣

九年春二月車騎將軍朱然征魏柵中斬獲千餘夏四月武昌言

甘露降秋九月以驃騎步騭為丞相車騎朱然為左大司馬衛將

軍全琮為右大司馬鎮南呂岱為上大將軍威北將軍諸葛恪為

大將軍江表傳曰是歲權詔曰謝宏在日陳鑄大錢云以廣貨故聽之今聞民意不以為便其省息之鑄為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勅以輸藏計界其直勿有所枉也

若如末

此若

夫了是使妻夫夫子棄父

其傷義教自今勿殺也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事反黃文皆豐年竟烏雀羽又命易州刺史叢象舉權茂才建安

十年春正月右大司馬全琮卒江表傳曰是歲權遣諸葛壹偽叛以誘諸葛誕誕以

待之誕覺而起二月權適南宮三月改作太初宮諸將及州郡皆義作江表傳

曰建業宮乃朕從京來所作將軍府寺耳材柱率細皆以腐朽常恐損壞今未復西可徙武昌宮

材瓦更繕治之有司奏言曰武昌宮已二十八歲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更伐致權曰大禹以卑

宮為美今軍事未已所在多賦若更通伐妨損農桑徒武昌材瓦自可用也夏五月丞相步騭卒冬十月赦死罪

十一年春正月朱然城江陵二月地仍震江表傳載權詔曰朕以寡德過奉

戒若不終日羣僚其各厲精思朕過失勿有所諱三月宮成夏四月雨雹雲陽言黃龍見五月鄱

陽言白虎仁瑞應圖曰白虎仁者王者不暴虐則仁虎不害也詔曰古者聖王積行累善修身行

道以有天下故符瑞應之所以表德也朕以不明何以臻茲書云

雖休勿休公卿百司其勉修所職以匡不逮

十二年春三月左大司馬朱然卒四月有兩烏銜鵲墮東館丙寅

驃騎將軍朱據領丞相燎鵲以祭吳錄曰六月戊戌寶鼎出臨平

十三年夏五月日至熒惑入南斗秋七月犯魁第二星而東八月

丹陽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鴻水溢詔原逋責給貸種食廢

子和處故鄣魯王霸賜死冬十月魏將文欽偽叛以誘朱思權

呂據就異以迎欽異等持重欽不敢進十一月立子亮為太子遣

軍十萬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十二月魏大將軍王昶圍南郡荆

州刺史王基攻西陵遣將軍戴烈陸凱往拒之皆引還廣陽楊都賦注

孤山頭皆緣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里寇至則舉以相告一夕可行萬里孫權時合暮舉火於西陵鼓三竟達吳郡南沙是歲神人授書告以改

年立后

太元元年夏五月立皇后潘氏大赦改年初臨海羅陽縣有神自

稱王表吳錄曰羅陽今安固縣周旋民間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

一婢名紡績是月遣中書郎李崇齋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

表隨崇俱出與崇及所在郡守令長談論崇等無以易所歷山川

輒遣婢與其神相聞秋七月崇與表至權於蒼龍門外為立第舍

高反黃文皆豐年竟烏權羽又命易州刺史叢象舉權茂才建安

表壽

數使近臣齋酒食徃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孫盛曰盛聞國將興聽於

志哀讓臣在側廢通立庶以妾為妻可謂多涼德矣而偽設符命求福妖邪將亾之兆不亦顯乎秋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

深八尺吳高陵松柏斯拔郡城南門飛落冬十一月大赦權祭南

郊還寢疾吳錄曰權得風疾十二月驛徵大將軍恪拜為太子太傅詔省繇

役減征賦除民所患苦

二年春正月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居長沙子奮為齊王居武昌

子休為琅邪王居虎林二月大赦改元為神鳳皇后潘氏薨諸將

吏數詣王表請福表亾去夏四月權薨時年七十一諡曰大皇帝

秋七月葬蔣陵傅子曰孫策為人明果獨斷勇蓋天下以文收服戰死少而合其兵將以報

以為腹心有陸議諸葛瑾步騭以為股肱有呂範朱然以為爪牙分任受職乘間伺隙兵不安動故戰少敗而江南安

評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英人之傑矣故能自

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

既於以保

至于讒說殄行胤嗣廢斃馬融注尚書曰殄絕也絕君子之行豈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

子哉其後葉陵邁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臣松之以為孫權橫廢無罪之

暴結若權不廢和皓為世適終至滅亾有何異哉此則喪國由於昏虐不在於廢黜也設使亮保國祚休不早死則皓不得立皓不得立則吳不亾矣

十九夜萬燭南

甲子三月二十日仇兵赴西南若卿防

復建寧郡郡解嚴在調日六埠周防可

位切行營支应于與中閱亮二卷季

丙子九月二十日校此卷記計此前後一月

美年已四十有四十二年中兩切巡賊等策

繁佳心身事濟毛有二色切策河等並是成就

乃由世振當洗滿罪心成邊據卷日一為

夢滅年消也

吳書三

三國志四十八

三嗣主傳第三

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權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留意姊全公主嘗譖太子和子母心自不安因信權意欲豫自結數稱述全尚女勸為亮納赤烏十三年和廢權遂立亮為太子以全氏為妃太元元年夏亮母潘氏立為皇后冬權寢疾徵大將軍諸葛恪為太子太傅會稽太守滕胤為太常並受詔輔太子明年四月權薨太子即尊號大赦改元是歲於魏嘉平四年也閏月以恪為帝太傅胤為衛將軍領尚書事上大將軍呂岱為大司馬諸文武在位皆進爵班賞冗官加等冬十月太傅恪率軍遏巢湖巢音祖了反城東興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雷略守東城十二月朔丙申大風雷電魏使將軍諸葛誕胡遵等步騎七萬圍東興將軍王昶攻南郡母丘儉

亮以明
十三年丙
力位
諸葛恪見
引其元下布
建興元年
與二子

事反黃文皆豐辛長身權羽又命易州刺史叢象舉權茂才建安

向武昌甲寅恪以大兵赴敵戊午兵及東興交戰大破魏軍殺將
軍韓綜桓嘉等是月雷雨武昌端門改作端門又災內殿臣松

之案孫權赤烏十年詔徙武昌宮材瓦以建康宮而此猶有端門
內殿 吳錄云諸葛恪有遷都意更起武昌宮所災者恪所新也

二年春正月丙寅立皇后全氏大赦庚午王昶等皆退二月軍還
自東興大行封賞三月恪率軍伐魏夏四月圍新城大疫兵卒死
者大半秋八月恪引軍還冬十月大饗武衛將軍孫峻伏兵殺恪
於殿堂大赦以峻為丞相封富春侯十一月有大鳥五見于春申
明年改元

五鳳元年夏大水秋吳侯英謀殺峻覺英自殺冬十一月星芾于

斗牛江表傳曰是歲交
趾稗草化為稻

二年春正月魏鎮東將軍母丘儉前將軍文欽以淮南心眾西入
戰于樂嘉閏月壬辰峻及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十兵襲壽

春軍及東興聞欽等敗壬寅兵進于橐臯欽詣峻降南餘眾數
萬口來奔魏諸葛誕入壽春峻引軍還二月及魏將曹珍遇于
高亭交戰珍敗績留贊為誕別將將班所敗於菰陂營及將軍孫
楞蔣脩等皆遇害三月使鎮南將軍朱異襲安豐不克秋七月將
軍孫儀張怡林恂等謀殺峻發覺儀自殺恂等伏辜陽羨離里山
大石自立使衛尉馮朝城廣陵拜將軍吳穰為廣陵太守留略為
東海太守是歲大旱十二月作太廟以馮朝為監軍使者督徐州
諸軍事民饑軍士怨畔

太平元年春吳歷曰正月為權
立廟稱太廟二月朔建業火峻用征北大將軍文欽

計將征魏八月先遣欽及驃騎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
唐咨軍自江都入淮泗九月丁亥峻卒以從弟偏將軍緄為侍中
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召還據等聞緄代峻大怒已丑大司馬

言反黃文皆豐卒長角權羽又命易州刺史叢象舉權茂才建安

居原書
任亦作

呂岱卒壬辰太白犯南斗據欽咨等表薦衛將軍滕胤為丞相
不聽矣卯更以胤為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欲誅
遣使以詔書告喻欽咨等使取據冬十月丁未遣孫憲及丁奉
寬等以舟兵逆據於江都遣將軍劉丞督步騎攻胤胤兵敗夷滅
巴西大赦改年辛亥獲呂據於新州十一月以緄為大將軍假節
封永康侯孫憲與將軍王惇謀殺緄事覺緄殺惇迫憲令自殺十
二月使五官中郎將刁玄告亂于蜀

二年春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以長沙東部為湘東郡
西部為衡陽郡會稽東部為臨海郡豫章東部為臨川郡夏四月
亮臨正殿大赦始親政事緄所表奏多見難問又科兵子弟年十
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為之
將帥亮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日於苑中習焉

吳歷曰亮數出中書視孫權舊事問左右侍臣

新書
口若天
今古中
天官作
兵兵
吳歷曰
者曰否
具智
小管能
之若若
急故刻

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邪亮後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
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亮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侍
中刁玄張邠啓黃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盡亮曰此易知耳今破鼠矢矢裏黃門大笑謂玄
邠曰若矢先在蜜中外當俱滯今外溼裏燥必是黃門所為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陳江表
傳曰亮使黃門以銀碗并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餽黃門先恨藏吏以鼠矢投餽中啓言
藏吏不謹亮呼吏持餽器入問曰此器既蓋之且有掩覆無緣有此黃門將有畏於汝邪吏叩頭
曰嘗從某求宮中莞席宮席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也覆問黃門具首伏即於目前加髡鞭斥
付外署臣松之以為鼠矢新首亦表裏皆溼黃門取新矢則無以得其奸也緣遇燥矢故成亮
之慧然猶謂吳歷此言

城遣將軍朱成稱臣上疏又遣子靚長史吳綱諸牙門子弟為質
六月使文欽唐咨全端等步騎三萬救誕朱異自虎林率眾襲夏
口夏口督孫壹奔魏秋七月緄率眾救壽春次于鑊里朱異至自
夏口緄使異為前部督與丁奉等將介士五萬解圍八月會稽南
部反殺都尉鄱陽新都民為亂廷尉丁密部兵校尉鄭胄將軍鍾
離牧率軍討之朱異以軍士乏食引還緄大怒九月朔已巳殺異
於鑊里辛未緄自鑊里還建業甲申大赦十一月全緒子禕儀以

其母奔魏十二月全端懌等自壽春城詣司馬文王

三年春正月諸葛誕殺文欽三月司馬文王克壽春誕及左右戰死將吏已下皆降秋七月封故齊王奮爲章安侯詔州郡伐官林自八月沉陰不雨四十餘日亮以緄專恣與太常全尚將軍劉丞謀誅緄九月戊午緄以兵取尚遣弟恩攻殺丞於蒼龍門外召大臣會宮門黜亮爲會稽王時年十六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年十三從中書郎射慈郎中盛冲受學太元二年正月封琅邪王居虎林四月權薨休弟亮承統諸葛恪秉政不欲諸王在濱江兵馬之地徙休於丹陽郡太守李衡數以事侵休休上書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居數歲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覺而異之孫亮廢已未孫緄使宗正孫楷與中書郎董朝迎休休初聞問意疑楷朝具述緄等所以奉迎本意留一日二夜遂發十

月戊寅行至曲阿有老公于休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喁喁願陛下速行休善之是日進及布塞亭武衛將軍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於永昌亭築宮以武帳爲便殿設御坐已卯休至望便殿止住使孫楷先見恩楷還休乘輦進羣臣再拜稱臣休升便殿謙不卽御坐止東廂戶曹尚書前卽階下讚奏丞相奉璽符休三讓羣臣三請休曰將相諸侯咸推寡人寡人敢不承受璽符羣臣以次奉引休就乘輿百官陪位緄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於道側休下車答拜卽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是歲於魏甘露三年也永安元年冬十月壬午詔曰夫褒德賞功古今通義其以大將軍緄爲丞相荊州牧增食五縣武衛將軍恩爲御史大夫衛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威遠將軍授爲右將軍縣侯偏將軍幹雜號將軍亭侯長水校尉張布輔導勤勞以布爲輔義將軍封永康侯董朝親

漢書卷之九十一 李廣傳 李廣字廣都 漢代名將 勇冠三軍 威震天下 匈奴畏之 漢人愛之 廣嘗言 匈奴未滅 何以家為 廣嘗言 匈奴未滅 何以家為

迎封為鄉侯又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

鉤斬祛在君為君遣衡還郡勿令自疑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也漢末人吳為武昌庶民聞羊衡有人物

之繁往干之衛曰多事之世尚書制曹郎才也是時校事呂壹操弄權柄大臣畏備莫有敢言衡

曰非李衡無能困之者遂其德為郎權引見衡口陳壹奸短數千言權有愧色數月壹被誅而衡

大見顯權後常為諸葛恪司馬恪恪府事恪被誅求為丹陽太守時孫休在郡治衡數以法繩之

妻習氏每諫衡衡不從會休立衡為權權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遂欲奔魏妻曰不可君

民耳先帝相執通重臣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見中國人乎衡曰計

何所出妻曰取邪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

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而也衡從之果得無患又加威遠將軍授以榮職衡

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臨死勅兒曰汝母惡

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足用耳衡死後二十餘

日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遺為宅汝父恒稱太史公

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嘗曰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

用此何為矣

已丑封孫

皓為烏程侯皓弟德錢唐侯謙永安侯

江表傳曰羣臣奏立皇后太子詔曰朕

以寡德奉承洪業蒞事日淺恩澤未敷

加后妃之號嗣子之位非所急

也有司又固請休謙虛不許

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有所陳述敬而不違於是益恣休恐其

有變數加賞賜丙申詔曰大將軍忠款內發首建夫計以安社稷

卿士內外咸贊其議竝有勲勞昔霍光定計百僚同心無復是過

丞案前日與議定策告廟人名依故事應加爵位者促施行之戊

戌詔曰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統煩多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

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壬子詔曰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

為役父兄在都子弟給郡縣吏既出限米軍出又從至於家事無

經護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為役聽其父兄所欲畱為畱一

人除其米限軍出不從又曰諸將吏奉迎陪位在永昌亭者皆加

位一級頃之休聞緝逆謀陰與張布圖計十二月戊辰臘百僚朝

賀公卿升殿詔武士縛緝即日伏誅已巳詔以左將軍張布討姦

臣加布為中軍督封布弟惇為都亭侯給兵三百人惇弟恂為校

尉詔曰古者建國教學為先所以道世治性為時養器也自建興

以來時事多故吏民頗以目前趨務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

言反責... 豐... 羽... 易... 史... 叢... 舉... 權... 茂... 才... 建安

不淳則傷化敗俗其案古置學官立五經博士核取應選加其寵
祿科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
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譽以敦王化以隆
風俗

二年春正月震電三月備九卿官詔曰朕以不德託于王公之上
夙夜戰戰忘寢與食今欲偃武修文以崇大化推此之道當由士
民之瞻必須農桑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一
夫不耕有受其飢一婦不織有受其寒飢寒並至而民不為非者
未之有也自頃年已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此業皆浮船長
江賈作上下良田漸廢見穀日少欲求大定豈可得哉亦由租入
過重農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稅差科強羸課
其田畝務令優均官私得所使家給戶贍足相供養則愛身重命

不犯科法然後刑罰不用風俗可整以羣僚之忠賢若盡心於時
雖太古盛化未可卒致漢文升平庶幾可及及之則臣主俱榮不
及則損削侵辱何可從容俯仰而已諸卿尚書可共咨度務取便
佳田桑已至不可後時事定施行稱朕意焉

三年春三月西陵言赤鳥見秋用都尉嚴密議作浦里塘會稽郡
謠言王亮當還為天子而亮宮人告亮使巫禱祠有惡言有司以
聞黜為候官侯遣之國道自殺衛送者伏罪

吳錄曰或云休鳩殺之至晉太康中吳故少府丹陽戴顓迎亮

四年夏五月大雨水泉涌溢秋八月遣光祿大夫周奕石偉巡行
風俗察將吏清濁民所疾苦為黜陟之詔

楚國先賢傳曰石偉字公操南郡人少好學修節不怠介然獨立有
石偉乘志清白皓首不渝雖處危亂廉節可紀年已過邁不堪遠涉其以俾為
議郎加二千石秩以終厥世偉遂陽狂及盲不受晉爵年八十三太熙元年卒

石偉

喪葬之
賴鄉

言反黃文皆豐卒烏雀羽又命易州刺史嚴象舉雀茂才建安

碩研反

非之若作

相

南按廣

均音者作

齒音

事作

此作休

沈作說

咄作

紅部

王治要

存金陵利

政作政不和

何標

白龍見是歲安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五年春二月白虎門北樓災秋七月始新言黃龍見八月壬午大

雨震電水泉涌溢乙酉立皇后朱氏戊子立子靈為太子吳錄載休

有名以相紀別長為作字憚其名耳禮名子欲令難犯易避五十稱伯仲古或一字今人競作好

谷好字又令相配所行不副此警字伯明者也孤常晒之或師友父兄所作或自己為師友尚可

父兄猶非自為最不謙孤今為四男作名字太子名靈靈音如湖水灣澳之灣字齒齒音如迄今

之迄次子名靈靈音如呢航之航字郭郭音如玄贊首之贊次子名靈靈音如草莽之莽字品品

音如靈物之靈次子名靈靈音如衰衣下寬大之衰字發發音如有所擁持之擁此都不與世所

用者同故鈔舊文會合作之夫書八體損益因事而生今造此各字既不相配又字但一庶易窮

避其普若天下使咸聞知臣松之以為博稱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治民是以政

成而民則易則生亂斯言之作宜虛也哉然欲令難犯何患無名而乃造無流之字制不典之音

違明詰於前修垂垂駭於後代不亦異乎是以冬十月以衛將軍濮陽興為丞相

墳土未乾而妻子夷滅師服之言於是乎微矣

廷尉丁密光祿勳孟宗為左右御史大夫休以丞相與及左將軍

張布有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與關軍國休銳意於典籍欲畢

覽百家之言尤好射雉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唯此時舍書休欲

與博士祭酒韋曜博士盛沖講論道藝曜沖素皆切直布恐入侍

發其陰失令已不得專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答曰孤之涉學羣

書略徧所見不少也其明君闇主奸臣賊子古今賢愚成敗之事

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論講書耳不為從曜等始更受學也

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奸變之事以此不

欲令入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曜等然後乃解也此都無

所損君意特有所忌故耳布得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政事

休答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為非而君以為

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今

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所不取布拜表叩頭休答曰聊相開悟

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往者所以相感今日之巍

巍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君其終之初休為王時

布為左右將督素見信愛及至踐祚厚加寵待專擅國勢多行無

高反黃文皆豐辛竟烏雀羽又命易州刺史叢象舉雀茂才建安

新案戰
下有斬
向者

禮自嫌瑕短懼曜冲言之故尤患忌休雖解此旨心不能悅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冲等人是歲使察戰到交阯調孔爵大豬臣松之案察戰吳官名

六年夏四月泉陵言黃龍見五月交阯郡吏呂興等反殺太守孫

謂謂先是科郡上手工千餘人送建業而察戰至恐復見取故與

等因此扇動兵民招誘諸夷也冬十月蜀以魏見伐來告癸未建

業石頭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甲申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

魏壽春將軍留平別詣施績於南郡議兵所向將軍丁封孫異如

河中皆救蜀蜀主劉禪降魏問至然後罷呂興既殺孫謂使使如

魏請太守及兵丞相興建取屯田萬人以為兵分武陵為天門郡

七年春正月大赦二月鑄軍陸抗撫軍步協征西將軍留平建平

吳歷曰是歲青龍見於長沙白燕見於慈湖赤雀見於豫章

後新

太守盛曼率眾圍蜀巴東守將羅憲夏四月魏將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句章略長吏賞林及男女二百餘口將軍孫越微得一船獲三十人秋七月海賊破海鹽殺司鹽校尉駱秀使中書郎劉川發兵廬陵豫章民張節等為亂眾萬餘人魏使將軍胡烈步騎二萬侵西陵以救羅憲陸抗等引軍退復分交州置廣州壬午大赦癸未休薨

江表傳曰休寢疾口不能言乃手書呼丞相繼快陽興入令子輩出拜之休把臂而指輩以託之時年三十諡曰景皇帝

葛洪抱朴子曰吳景帝時成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所壞甚多復發一大冢內有重閣尸扇皆樞轉可開閉四周為微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為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劍列侍靈座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王公之家破其棺棺中有人髮已班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兵人輩共舉出死人以倚家壁有一玉長一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黃金如粟許大此則骸骨有假物而不朽之効也孫皓字元宗權孫和子也一名彭祖字皓宗孫休立封皓為烏程侯遣就國西湖民景養相皓當大貴皓陰喜而不敢泄休薨是時蜀初亡而交阯攜叛國內震懼貪得長君左典軍萬彊昔為烏程

許係長
子也
許物也
數報

高反黃文... 豐卒... 烏... 龍羽... 又命易州刺史... 嚴象舉... 龍茂才... 建安

三歲立

作五... 三... 三...

許... 康... 帝... 仁...

許... 科... 出... 皆... 從... 地...

令與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是長沙桓王之疇也又加之好學奉
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與布說休妃太后朱
欲以皓為嗣朱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
賴可矣於是遂迎立皓時年二十三改元大赦是歲於魏咸熙元
年也

元興元年八月以上大將軍施續大將軍丁奉為左右大司馬張
布為驃騎將軍加侍中諸增位班賞一皆如舊九月貶太后為景

皇后追諡和曰文皇帝尊母何為太后十月封休太子暉為豫
章王次子汝南王次子梁王次子陳王立皇后滕氏江表傳曰皓初立

小失望興布竊悔之或以譖皓十一月誅興布十二月孫休葬定
陵封后父滕牧為高密侯吳歷曰牧本名密孫丁密改舅何洪等三人皆列

是歲魏置交趾太守之郡晉文帝為魏相國遣昔吳壽春城降

將徐紹孫或銜命齎書陳事勢利害以申喻皓皓大晉春秋載晉文王與皓

有上下禮義是故大必字小小必事大然後上下安服羣生獲所逮至未塗純德既毀勳民之命以爭強於天下違禮順之至理則仁者弗由也方今主上聖明覆幬無外僕備位宰輔屬當國重唯華夏乖殊方隅地裂六十餘載金革亟動無年不戰暴骸喪元因悼罔定每用悼心坐以待旦將欲止戈興仁為百姓請命故分命偏師平定蜀漢役未經年全軍獨克于時猛將謀夫朝臣庶士咸以奉天時之宜就既征之軍藉吞敵之勢宜遂回旗東指以臨吳境舟師泛江順流而下陸軍南轅取徑四郡兼成都之械漕巴漢之粟然後以中軍整旅二方雲會未及浹辰可使江表底平南夏順軌然國朝深惟伐蜀之舉雖有難之功亦悼蜀民獨罹其害戰於緜竹者自元帥以下並受斬戮伏尸蔽地流血丹野一之於前怨追恨不忍況重之於後乎是故旋師按甲思與南邦共全百姓之命夫料刀付勢度資量險遠考古昔廢興之理近鑒西蜀安危之効隆德保祚去危即順屈已以寧四海者仁哲之高致也履危偷安隕德覆祚而不稱於後世者非智者之所居也今朝廷遣徐紹孫或獻書喻懷若書御於前必少留意回慮革算結歡弭兵共為一家惠於吳會施及中土豈不泰哉此昭心之大願也敢不承受若不獲命則普天率土期於大同雖重干戈固不獲已也

甘露元年三月皓遣使隨紹或報書曰知以高世之才處宰輔之
任漸導之功勤亦至矣孤以不德階承統緒思與賢良共濟世道
而以壅隔未有所緣嘉意允著深用依依今遣光祿大夫紀陟五

言反首... 豐年... 烏... 薩羽... 又... 易州... 刺史... 嚴象... 舉... 薩茂... 才... 建安

官中郎將弘璆宣明至懷

江表傳曰皓書兩頭言白稱名言而不著姓 吳錄曰陟字子升丹陽人初為中書郎孫峻使詰南陽王和令其引

分陟密使令正辭自理峻怒陟懼閉門不出孫休時父亮為尚書令而陟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座出為豫章太守 于寶晉紀曰陟奉使如魏入境而問諱入國而問俗壽春將王布示之馬射既而問之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騎士肄業所及士大夫君子未有為之者矣布大慙既至魏帝見之使僮問曰來時吳王何如陟對曰來時皇帝臨軒百寮陪位御膳無恙晉文王饗之百寮畢會使僮告曰某者安樂公也某者匈奴單于也陟曰西丑失土為君王所禮位同三代莫不感義匈奴邊塞難羈之國君王懷之親在坐席此誠威恩遠著又問吳之成備幾何對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曰道里甚遠難為堅固對曰疆界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善之厚為之禮 臣松之以為人有八尺之體靡不受患防護風寒豈唯數處取譬若此未足稱能若曰譬如金城萬雉所急防者四門而地方陟此對不猶愈乎 吳錄曰皓以諸父與和相連及者家屬皆徙東冶唯陟以有密旨特封子孚都亭侯孚弟瞻字思遠入仕晉驃騎將軍弘璆曲阿人弘咨之孫權外甥也璆後至中書令太子少傅 紹行到濡須召還殺之徙其家屬建安始有白紹稱美中國者故也夏四月蔣陵言甘露降於是改年大赦秋七月皓逼殺景后朱氏不在正殿於苑中小屋治喪衆知其非疾病莫不痛切又送休四子於吳小城尋復追殺大者二人九月從西陵督步闡表徙都武昌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靚鎮建業陟璆至洛遇晉文帝崩十一月乃遣還

皓至武昌又大赦以零陵南部為始安郡桂陽南部為始興郡十

二月晉受禪

寶鼎元年正月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弔祭晉文帝及

還儼道病死

吳錄曰儼字子節吳人也弱冠知名歷顯位以博聞多識拜大鴻臚使于晉皓謂儼曰今南北通好以君為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對曰皇皇者華蒙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美磨厲鋒鏖思不辱命既至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侍中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屈尚書僕射羊祜尚書何禎並結縞帶之好 忠說皓曰北

方守戰之具不設弋陽可襲而取皓訪羣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夫兵不得已而用之耳且三國鼎立已來更相侵伐無歲寧居今強敵新并巴蜀有兼土之實而遣使求親欲息兵役不可謂其求援於我今敵形勢方強而欲徼幸求勝未見其利也車騎將軍劉纂曰天生五才誰能去兵譎詐相雄有自來矣若其有闕庸可棄乎宜遣間諜以觀其勢皓陰納纂言且以蜀新平故不行然遂自絕八月所在言得大鼎於是改年大赦以陸凱為左丞相常侍萬

言反黃文皆豐卒長烏雀羽又命易州刺史嚴象舉雀茂才建安

或為右丞相冬十月永安山賊施但等聚眾數千人吳錄曰永安今武康縣也劫皓

庶弟永安侯謙出烏程取孫和陵上鼓吹曲蓋比至建業眾萬餘

人丁固諸葛靚逆之於牛屯大戰但等敗走獲謙謙自殺漢晉春秋曰初望氣

者云荆州有王氣破揚州而建業宮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發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與山岡連者以厭之既聞但反自以為徙土得計也使數百人鼓譟入建業殺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兵來破揚州賊以厭前氣分會稽為東陽郡分吳丹陽為吳興郡皓詔曰古者分土建國所

毀五等為三十六郡漢室初興闔立乃至百五因事制宜蓋無常數也今吳郡陽羨永安餘杭臨水及丹陽故鄣安吉原鄉於潛諸縣地勢水流之便悉注烏程既宜立郡以鎮山越且以藩衛明陵奉承大祭不亦可乎其丞以零陵北部為邵陵郡十二月皓還都建業衛

將軍滕牧留鎮武昌

二年春大赦右丞相萬彧上鎮巴丘夏六月起顯明宮大康三年地記曰吳有太初宮

方三百丈權所起也昭明宮方五百丈世所傳也避晉諱故曰顯明吳歷云顯明在太初之東江表傳曰皓營新宮二千石以下皆自巴丘督攝伐木又破壞諸塋大開園圃起上山樓觀窮極伎巧工役之費以億萬計陸凱固諫不從冬十二月皓移居之是歲分豫章廬陵長沙為安成

郡

三年春二月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為司徒司空吳書曰初固為尚書夢松樹生

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固其為公乎卒如夢焉秋九月皓出東關丁奉至合肥是歲遣交州刺史劉俊前部督修則等入擊交阯為晉將毛炅等所破皆死

兵散還合浦

建衡元年春正月立子瑾為太子及淮陽東平王冬十月改年大

赦十一月左丞相陸凱卒遣監軍虞汜威南將軍薛珣蒼梧太守

陶璜由荆州監軍李勗督軍徐存從建安海道皆就合浦擊交阯

二年春萬彧還建業李勗以建安道不通利殺導將馮斐引軍還

三月天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夏四月左太司馬施績卒殿中

列將何定白少府李勗枉殺馮斐擅徹軍退還勗及徐存家屬皆

伏誅秋九月何定將兵五千人上夏口獵都督孫秀奔晉是歲大

赦

熟原... 引作... 吳錄... 作人... 作年... 身

許... 作

言反黃... 豐年... 鳥雀羽... 又命易州刺史嚴象舉崔茂才建安

三年春正月晦皓舉大眾出華里皓母及妃妾皆行東觀令華嚴

等固爭乃還 江表傳曰初丹陽刁玄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數事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乎又得國中降人言壽

春下有童謠曰吳天子當上皓聞之喜曰此天命也即載其母妻子及後宮數千人從牛渚陸道西上云青蓋入洛陽以順天命行遇大雪道塗陷壞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兵

人不堪皆曰若遇敵便是歲汜瑄破交趾禽殺晉所置守將九真日南皆

還屬 漢晉春秋曰初霍弋遣楊稷毛晃等戍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而城沒者刺史受其罪稷等日未滿而糧盡乞降於瑄瑄不許而給糧使守吳人並

諫瑄曰霍弋已死無能來者可須其糧盡然後乃受使彼來無罪而我取有義內訓吾民外懷鄰

國不亦可乎稷稷盡救不至乃納之 華陽國志曰稷健為人吳建寧人稷等城中食盡死

者半將軍王約反降吳人得入城獲稷吳皆囚之孫皓使送稷下都稷至合浦歐血死晉追贈交

州刺史初毛晃與吳軍戰殺前部督修則陶璜等以晃壯勇欲赦之而則子允固求殺晃晃亦不

為瑄等屈瑄等怒面縛晃詰之曰晉兵賊吳厲聲曰吳狗何等為賊吳人生剖其腹允割其心肝

罵曰庸復作賊吳猶罵不止曰尚欲斬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乃斬之晉武帝聞而哀矜即詔使

晃長子襲爵餘三子皆關內 侯此與漢晉春秋所說不同 大赦分交趾為新昌郡諸將破扶嚴置武平郡

以武昌督范慎為太尉右大司馬丁奉司空孟仁 吳錄曰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

避皓字易焉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蓐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

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初為驃騎將軍朱據軍吏

將母在營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據亦稍知之除

為鹽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母因以還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遷

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來以寄母母常不先食及問母母必犯禁委官語在權傳特為減

死一等復使為官益優之也 楚國先賢傳曰宗母嗜節冬節將至時節尚未生宗入竹林哀歎

而荀為之出得以共母皆以為至孝 西苑言鳳皇集改明年元

鳳皇元年秋八月徵西陵督步闡闡不應據城降晉遣樂鄉都督

陸抗圍取闡闡眾悉降闡及同討數十人皆夷三族大赦是歲右

丞相萬彧被譴憂死徙其子弟於廬陵 江表傳曰初皓游華里或與丁奉留平

事重不得不自還此語頗泄皓聞知以彧等舊臣且以計忍而陰銜之後因會以毒酒 何定奸

飲或傳酒人私減之又飲留平平覺之服他藥以解得不死或自殺平憂懣月餘亦死 何定奸

穢發聞伏誅皓以其惡似張布追改定名為布 江表傳曰定汝南人本孫

邪僭媚自表先帝舊人求還內侍皓以為樓下都尉典知醜糶事專為威福而皓信任委以眾事

定為子求少府李勗女不許定挾忿譖勗於皓皓尺口誅之焚其尸定又使諸將各上好犬皆千

里遠求一犬至直數千匹御犬率具纓直錢一萬一犬一兵養以捕兔供廚所獲無幾吳人皆歸

罪於定而皓以為忠勤賜爵列侯 吳歷曰中書郎奚熙譖宛陵令賀惠惠劭弟也遣使者徐粲

訊治熙又譖粲顧護不即決斷皓遣 使就宛陵斬粲收惠付獄會赦得免

二年春三月以陸抗為大司馬司徒丁固卒秋九月改封淮陽為

魯東平為齊又封陳畱章陵等九王凡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

何定奸

何定奸

何定奸

漢代黃文... 豐年... 烏雀羽... 又... 易州... 刺史... 嚴象... 舉... 雀... 才... 建安

三國四十八

卅

皓愛妾或使人至市劫奪百姓財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皓幸臣也侍皓寵遇繩之以法妾以愬皓皓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是歲太尉范慎卒

三年會稽妖言章安侯奮當為天子臨海太守奚熙與會稽太守

郭誕書非論國政誕但白熙書不白妖言送付建安作船會稽邵氏家傳曰邵

疇字温伯時為誕功曹誕被收惶遽無以自明疇進曰疇今自在疇之事明府何憂遂詣吏自列云不白妖言事由於已非府君罪吏上疇辭皓怒猶盛疇慮誕卒不免遂自殺以證之臨置辭曰疇生長邊陲不聞教道得以門資廁身本郡踰越僭類位極朝右不能贊揚盛化養之以福今妖訛橫興干國亂紀疇以嚙嗜之語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誦不足有慮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議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舍垢藏疾不彰之翰筆與躁歸靜使之自息愚心勤勤每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此之為愆實由於疇謹不敢逃死歸罪有司惟乞天鑒特垂清察吏收疇喪得辭以明乃免誕大刑送付建安作船疇

絕海道熙部曲殺熙送首建業夷三族秋七月遣使者二十五人

分至州郡科出亾叛大司馬陸抗卒自改年及是歲連大疫分鬱

林為桂林郡天册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

年月字於是大赦改年

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開通長老相傳

此湖塞天下勳此湖開天下平又於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

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年大赦會稽太守車

浚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算緡就在所斬之徇首諸郡江表傳曰浚在公清忠值郡荒旱民

無資糧表求振貸皓謂浚欲樹私恩遣人臬首又尚書熊秋八月京下督孫楷降晉

翻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二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

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江表傳曰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百丈其三十丈所有七

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下有祠屋巫祝言石印神有三郎時歷陽長表上言石印發皓遣使以

太牢祭歷山巫言石印三郎說天下方太平使者作高梯上看印文詐以朱書石作二十字還以

啓皓皓大喜曰吳當為九州作都渚乎從大皇帝逮孤四世矣太平之主又吳興陽羨山

非孤復誰重遣使以印綬拜三郎為王又刻石立銘褒贊靈德以答休祥

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為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

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

科科

科科

科科

科科

言反黃... 豐... 羽... 易... 叢... 舉... 才... 建安

天紀元年夏夏口督孫慎出江夏汝南燒略居民初騶子張傲多所譖白累遷為司直中郎將封侯甚見寵愛是歲妖情發聞伏誅

江表傳曰傲父會稽山陰縣卒也知傲不良上表云若明傲為司直有罪乞不從坐皓許之傲表正彈曲二十人專糾司不法於是愛惡相攻互相謗告彈曲承言收繫囹圄聽訟失理獄以賄成人民窮困無所措手足傲奢淫無厭取小妻三十餘人擅殺無辜眾奸並發父子俱見車裂

二年秋七月立成紀宣威等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

三年夏郭馬反馬本合浦太守修允部曲督允轉桂林太守疾病

住廣州先遣馬將五百兵至郡安撫諸夷允死兵當分給馬等累

世舊軍不樂離別皓時又科實廣州戶口馬與部曲將何典王族

吳述殷興等因此恐動兵民合聚人眾攻殺廣州督虞授馬自號

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興廣州刺史述南海太守典攻

蒼梧族攻始興漢晉春秋曰先是吳有說識者曰吳之敗兵起有商公孫也皓聞之文武職位至于卒伍有姓公孫者皆徙于廣州不令停江邊及聞馬反

大懼曰此八月以軍師張悌為丞相牛渚都督何植為司徒執金吾

清... 字... 音... 青... 作... 狗

勝循為司空未拜轉鎮南將軍假節領廣州牧率萬人從東道討

馬興族遇於始興未得前馬殺南海太守劉略逐廣州刺史徐旗

皓又遣徐陵督陶濬將七千人從西道命交州牧陶璜部伍所領

及合浦鬱林諸郡兵當與東西軍共擊馬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耆

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又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

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

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買菜作平慮草遂以耆為侍芝郎平

為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冬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佃向涂中安東

將軍王渾揚州刺史周浚向牛渚建威將軍王戎向武昌平南將

軍胡奮向夏口鎮南將軍杜預向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

唐彬浮江東下太尉賈充為大都督量宜處要盡軍勢之中陶濬

至武昌聞北軍大出停駐不前初皓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沈醉

天紀元年夏夏口督孫慎出江夏汝南燒略居民初騶子張俶多所譖白累遷為司直中郎將封侯甚見寵愛是歲妖情發聞伏誅

江表傳曰俶父會稽山陰縣卒也知俶不良上表云若用俶為司直有罪乞不從坐皓許之俶表正彈曲二十人專糾司不法於是愛惡相攻互相謗告彈曲承言收繫圍圍聽訟失理獄以有戎人民窮困無所措手足俶奢淫無厭取小妻三

於：何有常解之膏由去候有膏由香候

稿

仇

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興廣州刺史述南海太守典攻

蒼梧族攻始興漢晉春秋曰先是吳有說識者曰吳之敗兵起於商公孫也皓聞大懼曰此文武職位至于卒伍有姓公孫者皆徙于廣州不令停江邊及聞馬反天亡也八月以軍師張悌為丞相牛渚都督何植為司徒執金吾

滕循為司空未拜轉鎮南將軍假節領廣州牧率萬人從東道討馬興族遇於始興未得前馬殺南海太守劉略逐廣州刺史徐旗皓又遣徐陵督陶濬將七千人從西道命交州牧陶璜部伍所領及合浦鬱林諸郡兵當與東西軍共擊馬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耆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又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秦圖名鬼目作芝草買菜作平慮草遂以耆為侍芝郎平為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冬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佃向涂中安東將軍王渾揚州刺史周浚向牛渚建威將軍王戎向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向夏口鎮南將軍杜預向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浮江東下太尉賈充為大都督量宜處要盡軍勢之中陶濬至武昌聞北軍大出停駐不前初皓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沈醉

廣防音 字音音 音作狗

送送

忠新

香都

接取

新平此

所不却

却其生

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為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迺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輒以為罪後宮數千而采擇無已又激水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岑昏險諛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眾所患苦是以上下離心莫為皓盡力蓋積惡已極不復堪命故也

吳平後晉侍中庾峻等問昭侍中李仁曰聞吳主披人面則人足有諸乎仁曰以告者過也君子是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蓋此事也若信有之亦不足能怪昔唐虞五刑三代七辟肉刑之制未為酷虐為一國之主秉殺生之柄罪人陷法加之以懲何足多罪夫受堯誅者不能無為受桀賞者不能無慕此人情也又問曰云歸命侯乃惡人橫睛逆視皆鑿其眼有諸乎仁曰亦無此事傳之者謬耳曲禮曰視天子由裕以下視諸侯由顯以下視大夫由衡視士則平面得游目五步之內視士於衡則傲下於帶則憂旁則邪以禮視瞻高下不可不慎況人君子哉視人君相迺是乃禮所謂傲慢慢則無禮無禮則不臣不臣則犯罪犯罪則陷不測矣正使有之將有何失凡仁所答峻等皆善之文多不悉載

四年春立中山代等十一王大赦濬彬所至則土崩瓦解靡有禦者預又斬江陵督伍延渾復斬丞相張悌丹陽太守沈瑩等所在戰克

于寶晉紀曰吳丞相軍師張悌護軍孫震丹陽太守沈瑩帥眾三萬濟江圍成陽都尉張喬於揚荷橋眾才七千閉柵自守舉白投告降吳副軍師諸葛靚欲屠之悌曰強敵在前

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觀曰此等以救兵未至而力少故且偽降以緩我非來伏也因其無戰心而盡阬之可以成三軍之氣若舍之而前必為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與討吳護軍張翰揚州刺史周浚成陣相對沈瑩領丹陽銳卒刀楯五千號曰壽山兵前後屢陷堅陣於是馳淮南軍三衝不動退引亂辭勝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吳軍以次土崩將帥不能止張喬又出其後大敗吳軍于版橋獲悌震瑩等襄陽記曰悌字巨先襄陽人少有名理孫林時為屯騎校尉魏伐蜀吳人問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犬難屢作智力雖豐而百姓未服也今又竭其資力遠征巴蜀兵勞民疲而不知恤敗於不暇何以能濟昔夫差伐齊非不克勝所以危亡不憂其本也況彼之爭地乎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威震四海崇詐杖術征伐無已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不獻承之繼以慘虐內興宮室外懼雄豪東西驅馳無歲獲安彼之失民為日久矣司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摧堅敵如折枯蕩異同如反掌任賢使能各盡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張矣本根固矣羣情服矣奸計立矣今蜀閹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我贖武民勞卒弊競於外利不修守備彼強弱不同智算亦勝因危而伐殆其克乎若其不克不過無功終無退北之憂覆軍之慮也何為不可哉昔楚劔利而秦昭懼孟明用而晉人憂彼之得志故我之大患也吳人笑其言而蜀果降于魏晉來伐吳皓使悌督沈瑩諸葛靚帥眾三萬渡江逆之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領國大舉萬里齊力必悉益州之眾浮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邊江諸城盡莫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于此矣宜畜眾力待來一戰若勝之日江西自清上方雖壞可還取之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晉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來至此眾心必駭懼不可復整今宜渡江可用決戰力爭若其敗喪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勝則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威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行散盡相與坐待敵到若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渡江戰吳軍大敗諸葛靚與五六百人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謂曰且夫天下存亡有大數豈卿一人所知如何故自取死為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按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殉社稷復何遁邪莫幸曳之如是靚流涕放之

言反黃... 豐... 卒... 烏... 翟... 羽... 又... 命... 易... 州... 司... 史... 叢... 象... 舉... 翟... 茂... 才... 建安

去百餘步已見為晉軍所殺

神記曰臨海松陽人柳榮從梯至楊府榮病死船中二日時軍已上岸無有埋之者忽然大呼言

人縛軍師人縛軍師聲激揚遂活人問之榮曰上天北斗門下卒見人縛張梯意中大愕不覺大

呼言何以縛張軍師門下人怒榮叱逐使去榮便去怖懼口餘聲發揚且其日梯戰死榮至晉元

帝時猶在二月丙寅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皓殺岑昏皓惶憤從之

晉紀曰皓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謂皓曰北軍日近而兵不舉刃陛下將如之何皓曰何故

對曰坐岑昏皓獨言若爾當以奴謝百姓眾因曰唯遂並起收昏皓駱驛追止已屠之也

陶濬從武昌還即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

乘大戰船自足擊之於是合眾授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眾悉逃

走而王濬順流將至司馬佃王渾皆臨近境皓用光祿勳薛瑩中

書令胡冲等計分遣使奉書於濬佃渾曰昔漢室失統九州分裂

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分阻山川與魏乖隔今大晉龍興德覆四

海閭劣偷安未喻天命至於今者猥煩六軍衡蓋路次遠臨江渚

舉國震惶假息漏刻敢緣天朝舍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

奉所佩印綬委質請命惟垂信納以濟元元

江表傳載皓將敗與勇何植書曰昔大皇帝以神武之略奮三

千之卒割據江南帝卷交廣開拓洪基欲祚之萬世至孤未德嗣守成緒不能懷集黎元多為答

闕以違天度闇昧之變反謂之祥致使南蠻逆亂征討未克聞晉大眾遠來臨江庶竭勞瘁眾皆

摧退而張悌不反喪軍過半孤甚愧悵于今無聊得陶濬表云武昌以西並復不守不守者非糧

不足非城不固兵將背戰耳兵之背戰豈怨兵邪孤之罪也天文縣變於上士民憤歎於下觀此

事勢危如累卵吳祚終訖何其局哉天匪凶吳孤所招也曷目黃壤當復何顏見四帝乎公其曷

勉奇謨飛筆以聞皓又遺羣臣書曰孤以不德忝繼先軌處位歷年政教內悖遂令百姓久困塗

炭至使一朝歸命有道社稷傾覆宗廟無主慙愧山積沒有餘罪自今薄過偷息號才庸微

任重王公故周易有折鼎之誠詩人有彼其之譏自居宮室仍抱篤志計有不足思慮失中多所

荒替邊側小人因生酷虐虐毒橫流忠順被害闇昧不覺尋其壘蔽亦負諸君事已難圖覆水不

可收也今大晉平治四海勞心務於擢賢誠是英俊展節之秋也管仲極讎桓公用之良平楚

入為漢臣舍亂就理非不忠也莫以移朝改朔用

王申王濬最先到於是受皓之

降解縛焚檣延請相見

晉陽秋曰濬收其圖籍領州四郡四十二縣三百一十三戶五

地二卷
新三
新七
新十三

千餘艘後宮五千餘人 佃以皓致印綬於已遣使送皓皓舉家西遷以

太康元年五月丁亥集于京邑四月甲申詔曰孫皓窮迫歸降前

詔待之以不死今皓垂至意猶愍之其賜號為歸命侯進給衣服

車乘田三十頃歲給穀五千斛錢五十萬絹五百匹絲五百斤皓

太子瑾拜中郎諸子為王者拜郎中

搜神記曰吳以草創之國信不堅固邊屯守將皆質其妻子名曰保質童子少年以

壽

壽司
下小

類相與嬉遊者日有十數永安二年三月有一異兒長四尺餘年可六七歲衣青衣來從羣兒戲諸兒莫之識也皆問曰爾誰家小兒今日忽來答曰見爾羣戲樂故來耳詳而視之眼有光芒如燭外射諸兒畏之重問其故兒乃答曰爾惡我乎我非人也乃焚惑星也將有以告爾三公鍾司馬如諸兒大驚或走告大人大人馳往觀之兒曰含爾去乎疎身而躍即以化矣仰而視之若引一匹練以登天大人來者猶及見焉飄飄漸高有頃而沒時吳政峻急莫敢宣也後五年而蜀國六年而晉興至是而吳滅司馬如矣于寶晉紀曰王濬治船於蜀吾彥取其術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江皓弗從陸抗之克步聞皓意張大乃使尚廣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願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皓不修其政而恒有窺上國之志是歲也實在庚子

五年皓死于洛陽吳錄曰皓以四年十二月死時年四十二葬河南縣界

評曰孫亮童孺而無賢輔其替位不終必然之勢也休以舊愛宿恩任用興布不能拔進良才改絃易張雖志善好學何益救亂乎又使既廢之亮不得其死友于之義薄矣皓之淫刑所濫隕斃流黜者蓋不可勝數是以羣下人人惴恐皆日日以冀朝不謀夕其災惑巫祝交致祥瑞以為至急昔舜禹躬稼至聖之德猶或矢誓衆臣予違女弼或拜昌言常若不及況皓凶頑肆行殘暴忠諫者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誅讒諛者進虐用其民窮淫極侈宜腰首分離以謝百姓既蒙不死之詔復加歸命之寵豈非曠蕩之恩過厚之澤也哉孫盛曰夫古之

羣黎故必仰協乾坤覆燾萬物若乃淫虐是縱酷彼羣生則天公之勅絕其祚奪其南面之尊加其獨夫之戮是故湯武抗鉞不犯不順之譏漢高奮劍而無失節之議何者滅四海之逆而人神之所憤故也況皓罪為通寇虐過辛矣梟首素旗猶不足以謝冤魂濟寧社足以紀暴迹而乃優以顯命寵錫仍加豈冀行天罰伐罪弔民之義乎是以知僭逆之不德而凶酷之莫戒詩云取彼譖人投界豺虎聊謂猶然矧謂虐乎且神旗電掃兵臨宿窟窮勢迫然後請命不赦之罪既彰三驅之義又塞極之權道亦無取焉陸機著辨人論言吳之所以亡其上篇曰昔漢

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蕩兵交則醜虜授誅遂掃清宗枋蒸禮皇祖於是雲興之將帶州騃起之師跨邑哮囑之羣風驅熊羆之族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勳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慮忠規武節未有若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擊遺老與之迷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虞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飾法修師而威德翕赫實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錮于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於紫闈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隕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獻心發乎今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平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東昂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影隨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為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人為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恒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聲名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温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

達以機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強諫以補過謀無遺算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
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常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寨之舟下漢陰之眾羽楫
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謀臣盈室武將連衡嗚呼然有吞江漢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
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漢王亦馮帝王之號率巴漢之民乘危騁
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
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籠之戰子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摧鋒勢竭財匱而吳魏然
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跡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蜀之郊北裂淮漢之漢東苞百越
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
戟勁鐵望騰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循外域
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於內府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起輜軒聘於南荒衝軻息
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歿幼主蒞朝奸回肆虐景皇聿
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
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譽謬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蓋宗丁固之徒為
公卿樓玄賀劭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良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
家有土崩之勢歷命應化而徵王師運而發卒散於陣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
阜之勢非有工輪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
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之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眾戰守之道
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質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其下篇
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
民怨矣劉翕因險飾智功已滿矣其俗陋矣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
遠矣其末賢知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
係虞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逼執鞭鞞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備以
濟周瑜之師卑官非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以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
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相除刑政之煩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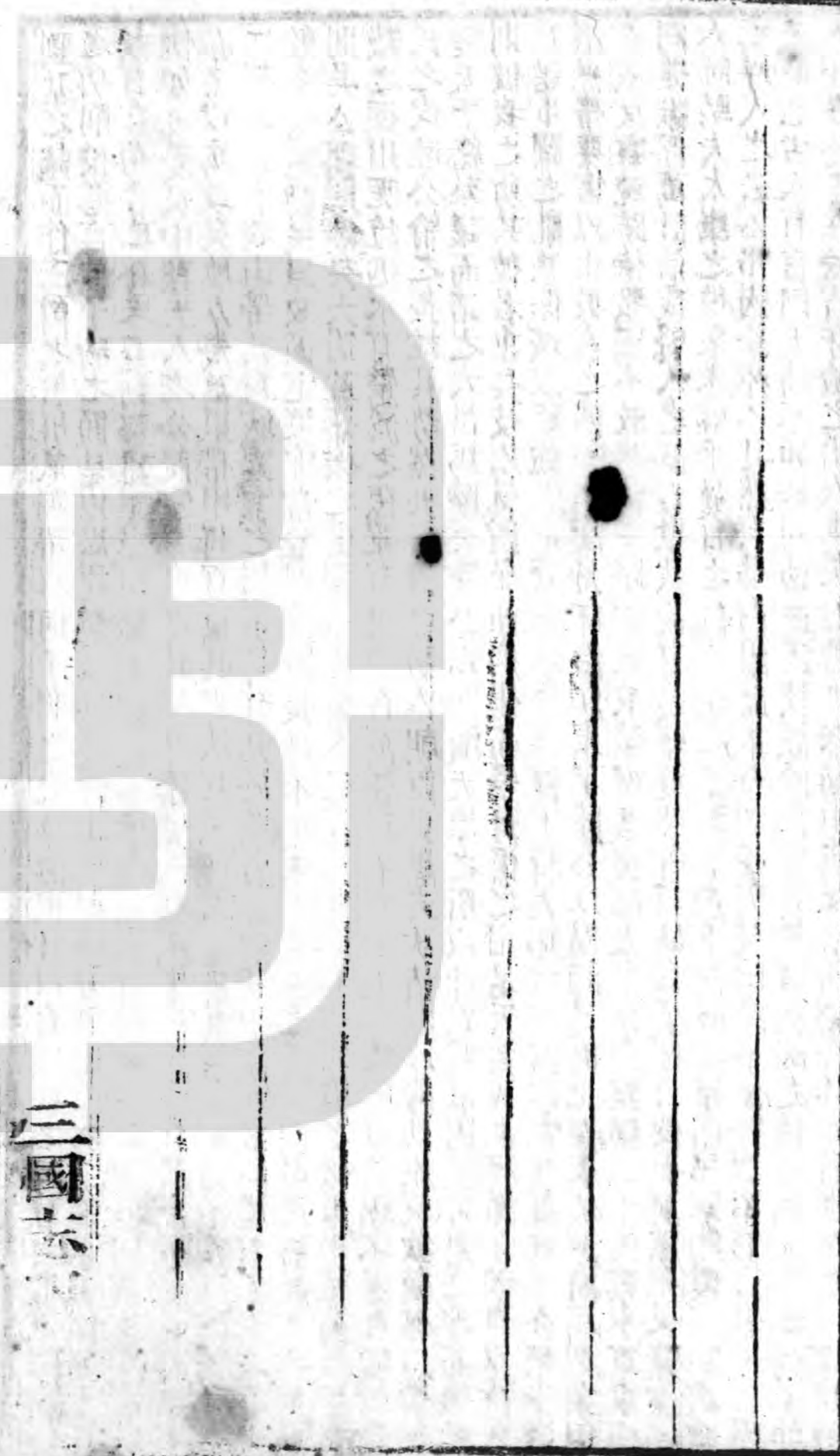
有以快

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踟躕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肅
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謀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
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益
謙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修雖醴化誌綱未商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
亦足以為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其財豐其器利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
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城國家之利未見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
敦率遺憲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亾之患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
則吳亾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亾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
轂之徑川呢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
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蜀之初亾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
變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陸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
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伎以就所屈即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會
耳逮步關之亂憑保城以延強寇重資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眾雲翔電發縣旌江介案壘遵
者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案甲
養威反虜蹤跡待戮而不敢北開生路強寇敢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三千西禦水軍東西
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矣爨燼深而
六師駭夫太康之役眾未盛乎曩目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
嗚呼人之云亾邦國殄瘁不其然與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或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
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或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
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亾也恃險
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氓非無眾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勃
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業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遽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
規審存亾之至數恭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
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眾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

高反貢以... 豐卒... 鳥... 翟羽... 又命易州刺史嚴象舉... 翟茂才建安

惠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廿一日(夏)坐



三國志

吳書四

三國志四十九

劉繇太史慈士燮傳四

漢李吳初南方豪傑

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齊孝王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繇

伯父寵為漢太尉

續漢書曰繇祖父本師受經傳博學羣書號為通儒舉賢良方正為般

平陵令視事暇年以母病棄官自姓士民舉助輸充塞道路車不得前乃止亭輟服潛遁歸修里若有若耶中在山谷間五六老翁年皆七八十聞寵遷相率共送寵人齎百錢寵見勞來曰父老何乃自苦遠來皆對曰山谷鄙老生未嘗至郡縣他時吏發求不去民間或夜不絕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吏稀至民間年老遭值聖化今聞當見棄去故戮力來送寵謝之為選受一大錢故會稽號為取一錢太守其清如是寵前後歷二郡入居九列四登三事

家不藏賄無重寶器恒菲飯食薄衣服弊車羸馬號為寔陋三去相位輒歸本土往來京師常下道脫驂過人莫知焉寵嘗欲止亭亭吏止之曰整頓傳舍以待劉公不可得止寵因過去其廉儉皆此類也以繇兄代山字公山歷位侍中兗州刺史

續漢書曰繇父與一名方山

老病卒于家繇年十九從父趨為賊所劫質繇篡取以歸由是顯名

舉孝廉為郎中除下邑長時郡守以貴戚託之遂棄官去州辟部

濟南濟南相中常侍子貪穢不循繇奏免之平原陶丘洪薦繇欲

備云本范史作正和字作

民水

梅批氏科

司馬毛校

通志

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

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驎於千里不

亦可乎會辟司空掾除侍御史不就避亂淮浦詔書以為揚州刺

史時袁術在淮南繇畏憚不敢之州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

阿術圖為僭逆攻沒諸郡縣繇遣樊能張英屯江邊以拒之以景

賁術所授用乃追逐使去於是術乃自置揚州刺史與景賁并力

攻英能等歲餘不下漢命加繇為牧振武將軍眾萬餘人孫策東

渡破英能等繇奔丹徒袁宏漢紀曰劉繇將奔會稽許子將曰會稽富實策之所貪且

民遣使貢獻說曹兖州相聞雖有袁公路隔在其間其人遂泝江南保豫章駐彭澤

管融先至殺太守朱皓管融音勅力反獻帝春秋曰是歲繇屯彭澤又使融助皓討劉表

未文明善推誠以信人宜使密防之融到果詐殺皓代領郡事入居郡中繇進討融為融所破更復招合屬

縣攻破融融敗走入山為民所殺繇尋病卒時年四十二管融者

丹陽人初聚眾數百往依徐州牧陶謙謙使督廣陵彭城運漕遂

放縱擅殺坐斷三郡委輸以自入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

塗身衣以錦采垂銅槃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悉課

讀佛經令界內及旁有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以招致之

由此遠近前後至者有五千餘人戶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

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曹公攻陶謙徐士

搆動融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

先是彭城相辭禮為陶謙所偏屯秣陵融利廣陵之眾因酒酣殺

昱放兵大略因載而去過殺禮然後策西伐江夏還過豫

章收載繇喪善遇其家王朗遺策書曰劉正禮昔初臨州未能自

達實賴尊門為之先後用能濟江成治有所處定踐境之禮感分

結意情在終始後以袁氏之嫌稍更乖刺更以同盟還為讎敵原

宋書

杜力反

新田

漢

言及黃人與豐卒走烏雀羽又入易州刺史嚴象舉雀茂才建安

其本心實非所樂康寧之後常念渝平更成復踐宿好一爾分離
款意不昭奄然殂隕可為傷恨知敦以厲薄德以報怨收骨育孤
哀亾愍存捐既往之猜報六尺之託誠深恩重分美名厚實也昔
魯人雖有齊怨不廢喪紀春秋善之謂之得禮誠良史之所宜藉
鄉校之所歎聞正禮元子致有志操想必有以殊異威盛刑行施
之以恩不亦優哉錄長子基字敬輿年十四居錄喪盡禮故吏餽
餉皆無所受吳書曰基道多難嬰丁困苦潛處味道不以為戚與羣弟居常夜
臥早起妻妾希見其面諸弟敬憚事之猶父不安交游門無雜賓姿容美
好孫權愛敬之權為驃騎將軍辟東曹掾拜輔義校尉建忠中郎
將權為吳王遷基大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
之威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權大暑時嘗於船中宴飲於船
樓上值雷雨權以葦自覆又命覆其餘人不得也其見待如此徒
郎中令權稱尊號改為光祿勳分平尚書事年四十九卒後權為

子霸納基女賜第一區四時寵賜與全張比基二弟鑠尚皆騎都尉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少好學仕郡奏曹史會郡與州有隙
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為善時州章已去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
年二十一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欲求通
慈問曰君欲通章耶吏曰然問章安在曰車上慈曰章題署得無
誤邪取來視之吏殊不知其東萊人也因為取章慈已先懷刀便
截敗之吏踊躍大呼言人壞我章慈將至車間與語曰向使君不
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之是為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
豈若默然俱出去可以存易亾無事俱就刑辟吏言君為郡敗吾
章已得如意欲復亾為慈答曰初受郡遣但來視章通與未耳吾
用意太過乃相敗章今還亦恐以此見譴怒故俱欲去爾吏然慈

言即日俱去慈既與出城因避還通郡章州家聞之更遣吏通章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州受其短由是知名而為州家所疾恐受其禍乃避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時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為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贍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為賊所圍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單步徑至都昌時圍尚未密夜伺間隙得入見融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欲待外救外救未有至者而圍日偪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求行融曰今賊圍甚密衆人皆言不可卿意雖壯無乃實難乎慈對曰昔府君傾意於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固以慈有可取而來必有益也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義老母遺慈之意邪事已急矣願府君無疑融乃然之於是嚴行

新書下
子通
志乃

幕食須明使帶韃擗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左右人竝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下塹內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之畢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卧慈復植的射之畢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於是下鞭馬直突圍中馳去比賊覺知慈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遂到平原說備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共患之義今管亥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援危在旦夕以君有仁義之名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區區延頸恃仰使慈冒白刃突重圍從萬死之中自託於君惟君所以存之備斂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邪即遣精兵三千人隨慈賊聞兵至解圍散走融既得濟益奇貴慈曰卿吾之少女也事畢還啓其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孔北海也揚州刺史劉繇與

新書

新書

道新

慈同郡慈自遼東還未與相見暫渡江到曲阿見繇未去會孫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為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一騎卒遇策策從騎十三皆韓當宋謙黃蓋輩也慈便前鬪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擊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慈當與繇俱奔豫章而遁於蕪湖入山中稱丹陽太守是時策已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住涇縣立屯府大為山越所附策躬自攻討遂見囚執策即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

吳云慈於神亭戰敗為策所執策素聞其名即解縛請見各問進取之術慈答曰破軍之將不足與論事策曰昔韓信定計於廣武今策決疑於仁者君何辭焉慈曰州軍新破士卒離心若儻分散難復合聚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尊意策長跪答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中望君來還諸將皆疑策曰太史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為先終不欺策明日大請諸將設酒食立竿視影日小而慈策大悅常與參論諸軍事臣松之案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為策所得與本傳大異疑為謬誤江表傳曰策謂慈曰聞卿昔為太守劫州章赴文舉請詣玄德皆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

詔未得其人射鉤斬祛古人不嫌孤是卿知已勿憂不如意也出教曰龍欲騰翥先階尺木者也 即署門下督還吳授兵拜折衝

中郎將後劉繇亡於豫章士眾萬餘人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撫安

焉 江表傳曰策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為袁氏攻廬江其意頗狠理怨不足何者先君手下兵數千餘人盡在公路許孤志在立事不得不屈意於公路求索故兵再往繼得千餘人其仍令孤攻

廬江爾時事勢不得不為行但其後不達臣節自棄作邪僭事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人故不得不離孤交求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今劉繇喪亡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辯今兒子在豫章不知華子魚待遇何如其故部曲復依隨之否卿則州人昔又從事寧能往視其兒子並宜孤意於其部曲部曲樂來者便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并觀察子魚所以收禦方規何似視廬陵郡陽人民親附之否卿手下兵宜將多少自由意慈對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桓文待遇過望古人報主以死期於盡節沒而後已今並息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自足以往還也 左右

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與誰餞送昌門把腕別

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而反 江表傳曰策初遣慈也議者紛紜謂慈未可信或云與華子魚

州里恐留彼為籌策或疑慈西託黃祖假路還北多言遣之非計策曰諸君語皆非也孤斷之詳矣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其心有上志經道義貴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已死 方規自守而已又丹陽備之自擅廬陵詳言被詔書為太守鄒陽民帥別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魚所遣長吏言我以別立郡須漢遣真太守來當迎之耳子魚不但不能詣廬陵鄒陽近自海昏有上繚壁有五六千家相結聚作宗伍惟輸租布於郡耳發召一人遂不可得子魚亦觀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仍有兼劉表從子磐驍勇數為寇於艾西安諸縣策於井之志矣頃之遂定豫章

又黃文自豐年走烏雀羽又令易州刺史嚴象舉崔茂才建安

絲

林也存

切也

類原

四子作

有

是分海昏建昌左右六縣以慈為建昌都尉治海昏并督諸將拒

磐磐絕跡不復為寇慈長七尺七寸美鬚髯後臂善射弦不虛發

嘗從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樓焚慈引弓射

之矢貫手著勢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曹公聞其名遣慈

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孫權統事以慈能制磐遂

委南方之事年四十一建安十一年卒吳書曰慈臨亡歎息曰丈夫生世當帶

奈何而子亨官至越騎校尉吳書曰亨字元復

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也其先本魯國汶陽人至王莽之亂避

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賜桓帝時為日南太守燮少游學京師事穎

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郎公事免官父賜喪闋後

舉茂才除巫令遷交趾太守弟壹初為郡督郵刺史丁宮徵還京

都壹侍送勤恪宮感之臨別謂曰刺史若待罪三事當相辟也後

開却

南海却

連五日

宮為司徒辟壹比至宮已免黃琬代為司徒甚禮遇壹董卓作亂

壹亾歸鄉里吳書曰琬與卓相害而壹盡心於琬甚有聲稱中惡之乃署教交州刺史

朱符為夷賊所殺州郡擾亂燮乃表壹領合浦太守次弟徐聞令

勳領九真太守勳音千都反見字林勳弟武領海南太守燮體氣寬厚謙虛下

士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耽玩春秋為之注解陳國袁徽

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趾士府君既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

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

其慶雖竇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闕輒玩習書傳春秋左氏

傳尤簡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尚

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欲條左氏

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燮兄弟並為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

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鍾磬備具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

捐却

穀焚燒香者常有數十妻妾乘輜轔子弟他兵騎當時貴重震服

百蠻歸他不足踰也葛洪神仙傳曰變嘗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丸藥與服以水

為其將區景所殺而荆州牧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是時蒼梧太

守史璜死表又遣吳巨代之與恭俱至漢聞張津死賜變璽書曰

交州絕域南帶江海上恩不宣下義壅隔知逆賊劉表又遣賴恭

闕看南土今以變為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趾太守如故後

變遣吏張旻奉貢詣京都是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絕而變不廢貢

職特復下詔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後巨與恭相失舉兵逐恭

恭走還零陵建安十五年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騭到變率兄

弟奉承節度而吳巨懷異心騭斬之權加變為左將軍建安末年

變遣子闕入質權以為武昌太守變壹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將

交州

變又誘導益州豪姓雍闓等率郡人民使遙東附權益嘉之遷衛

將軍封龍編侯弟壹偏將軍都鄉侯變每遣使詣權致雜香細葛

輒以千數明珠大貝流離翡翠瑁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邪龍

眼之屬無歲不至壹時貢馬凡數百匹權輒為書厚加寵賜以答

慰之變在郡四十餘歲黃武五年年九十卒權以交趾縣遠乃分

合浦以北為廣州呂岱為刺史交趾以南為交州戴良為刺史又

遣陳時代變為交趾太守岱畱南海良與時俱前行到合浦而變

子徽自署交趾太守發宗兵拒良良畱合浦交趾桓鄰變舉吏也

叩頭諫徽使迎良徽怒笞殺鄰鄰兄治子發又合宗兵擊徽徽閉

門城守治等攻之數月不能下乃約和親各罷兵還而呂岱被詔

誅徽自廣州將兵晝夜馳入過合浦與良俱前壹子中郎將匡與

岱有舊岱署匡師友從事先移書交趾告諭禍福又遣匡見徽說

又黃... 易州刺史嚴象舉... 建安

阻

令服罪雖失郡守保無他憂岱尋國後至徽兄祗弟幹頌等六人
肉袒奉迎岱謝令復服前至郡下明日早施帳幔請徽兄弟以次
入賓客滿坐岱起擁節讀詔書數徽罪過左右因反縛以出即皆
伏誅傳首詣武昌孫盛曰夫系遠能通莫善於信保大定功莫善於義故齊桓創基德彰
於柯會晉文始伯義顯於伐原故能九合一匡世主夏盟令問長世胎
範百王呂伯師友士師使通信善徽兄弟肉袒推心委命代因滅之
以要功和君子是以知孫權之不能遠略而呂氏之神不延者也壹黼匡後出權原其
罪及燮質子厥皆免為庶人數歲壹黼坐法誅厥病卒無子妻寡
居詔在所月給俸米賜錢四十萬
許曰劉繇藻厲名行好尚臧否至於擾攘之時據萬里之士非其
長也太史慈信義篤烈有古人之分士燮作守南越優游終世至
子不慎自貽凶咎蓋庸才玩富貴而恃險使之然也

吳書四

西川七編

三國志四十九

吳書五

三國志五十

妃嬪傳第五

孫破虜吳夫人吳主權母也本吳人徙錢唐早失父母與弟景居
孫堅聞其才貌欲娶之吳氏親戚嫌堅輕狡將拒焉堅甚以慙恨
夫人謂親戚曰何愛一女以取禍乎如有不遇命也於是遂許為
婚生四男一女搜神記曰初夫人孕而夢月入其懷既而生策及權在孕又夢日入其懷
以告堅曰昔妣策夢月入我懷今也又夢日入我懷何也堅曰日月者陰

陽之精極貴之象

吾子孫其興乎景常隨堅征伐有功拜騎都尉袁術上景領丹陽太

守討故太守周昕遂據其郡孫策與孫河呂範依景合眾共討涇

縣山賊祖郎郎敗走會景為劉繇所迫復北依術術以為督軍中

郎將與孫賁共討樊能于麋於橫江又擊笮融辭禮於秣陵時策

被創牛渚降賊復反景攻討盡禽之從討劉繇繇奔豫章策遣景

賁到壽春報術術方與劉備爭徐州以景為廣陵太守術後僭號

言及貢人之自豐年竟自雀羽又令易州刺史嚴象舉雀茂才建安

許銘作 弟量捷 注可見

核 亦作

策以書喻術術不納便絕江津不與通使人告景景即委郡東歸

策復以景為丹陽太守漢遣議郎王誦音銜命南行表景為揚武

將軍領郡如故及權少年統業夫人助治軍國甚有補益會稽典錄曰策功曹

魏騰以逆意見譴將殺之七大夫憂恐計無所出夫人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
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公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
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遽釋 建安七年臨薨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合葬

高陵志林曰案會稽貢泉簿建安十二年到十三年關無鬼者云府君 八年景卒官子

奮授兵為將封新亭侯卒吳書曰權征荊州拜奮 吳郡都督以鎮東方 子安嗣安坐黨魯王霸

死奮弟祺吳書曰祺與張溫顯譚 女善權令關中歸譚事 封都亭侯卒子纂嗣纂妻即滕胤女也

胤被誅并遇害

吳主權謝夫人會稽山陰人也父嬰漢尚書郎徐令嬰子承撰後漢書 稱嬰幼以仁孝為

行明達自令才嬰弟貞履躡法度 權母吳為權聘以為妃愛幸有寵後權納

妃孫徐氏欲令謝下之謝不肯由是失志早卒後十餘年弟承拜

五官郎中稍遷長沙東部都尉武陵太守換後漢書百餘卷會稽典 錄曰承

字偉 博學洽聞嘗所知身不忘下 崇揚 將軍宗弟助吳郡太守並知名

吳主權徐夫人吳郡富春人也祖父真與權父堅相親堅以妹妻

真生理瑁少仕州郡漢末擾亂去吏隨堅征伐有功拜偏將軍堅

薨隨孫策討樊能于麋等於橫江擊張英於葛秣口而船少欲駐

軍更求瑁母時在軍中謂瑁曰恐州家多發水軍來逆人則不利

矣如何可駐邪宜伐蘆葦以為泚佐船渡軍浦音敷郭璞注方 瑁具啓

策策即行之眾悉俱濟遂破英擊走笮融劉繇事業克定策表瑁

領丹陽太守會吳景委廣陵來東復為丹陽守江表傳曰初袁術遣從弟胤 為丹陽策令瑁討而代之會

破廬江太守李術封廣德侯遷平虜將軍後從討黃祖中流矢卒

瑁生夫人初適同郡陸尚尚卒權為討虜將軍在吳聘以為妃使

五官郎

子虞

通志作

庶末吳后

信曰

吳景

母養子登後權遷移以夫人妒忌廢處吳積十餘年權為吳王及
即尊號登為太子羣臣請立夫人為后權意在步氏卒不許後以
疾卒吳王嗣父璠侯討平山越拜偏將軍先夫人卒無子弟祚襲
封亦以戰功至平魏將軍

吳主權步夫人臨淮淮陰人也與丞相鬻同族漢末其母攜將徙
廬江廬江為孫策所破皆東渡江以美麗得幸於權寵冠後庭生
二女長曰魯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後配全琮少曰魯育字小
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吳歷曰纂先尚權中如早夫人性不妒忌多所推
進故久見愛待權為王及帝意欲以為后而羣臣議在徐氏權依

違者十餘年然宮內皆稱皇后親戚上疏稱中宮及薨臣下緣權
指請追正名號乃贈印綬策命曰惟赤烏元年閏月戊子皇帝曰
嗚呼皇后惟后佐命共承天地虔恭夙夜與朕均勞內教修整禮

義不愆寬容慈惠有淑懿之德民臣縣望遠近歸心朕以世難未
夷大統未一緣后雅志每懷謙損是以于時未授名號亦必謂后
降年有永永與朕躬對揚天休不寤奄忽大命近止朕恨本意不
早昭顯傷后殂逝不終天祿愍悼之至痛于厥心今使使持節丞
相醴陵亭侯雍奉策授號配食先后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嗚呼哀
哉葬於蔣陵

吳主權王夫人琅邪人也史書曰夫人父名慮九夫人以選入宮黃武中得幸生
孫和寵次步氏步氏薨後和立為太子權將立夫人為后而全公
主素憎夫人稍稍譖毀及權寢疾言有喜色由是權深責怒以憂
死和子皓立追尊夫人曰大懿皇后封三弟皆列侯
吳主權王夫人南陽人也以選入宮嘉禾中得幸生孫休及和為
太子和母貴重諸姬有寵者皆出居外夫人出公安卒因葬焉休

孫休

又黃文... 豐... 易... 史... 象... 權... 才... 建安

即位遣使追尊曰敬懷皇后改葬敬陵王氏無後封同母弟文雍為亭侯

吳主權潘夫人會稽句章人也父為吏坐法死夫人與姊俱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充後宮得幸有娠夢有似龍頭授已者已以蔽

膝受之遂生孫亮赤烏十三年亮立為太子請出嫁夫人之姊權聽許之明年立夫人為皇后性險妒容媚自始至卒譖害袁夫人

等甚眾吳錄曰袁夫人者袁術女也有節行而無子權數以諸姬子與養之輒不有及步夫人薨欲立之夫人自以無子固辭不受權不豫夫人使問中書令孫弘呂后專制故事侍疾疲勞因以羸疾諸宮人伺其

昏卧共縊殺之託言中惡後事泄坐死者六七八人權尋薨合葬蔣陵孫亮即位以夫人姊婿譚紹為驃都尉授兵亮廢紹與家屬送

本郡廬陵本郡廬陵孫亮全夫人全尚女也尚從祖母公主愛之每進見輒與俱及潘

夫人母子有寵公主自以與孫和母有隙乃勸權為潘氏男亮納夫人亮遂為嗣夫人立為皇后以尚為城門校尉封都亭侯代勝

胤為太常衛將軍進封永平侯錄尚書事時全氏侯有五人並典兵馬其餘為侍郎騎都尉宿衛左右自吳興外戚貴盛莫及及魏

大將諸葛誕以壽春來附而全禕全端全禕全儀等並因此際降魏全熙謀泄見殺由是諸全衰頹會孫綝廢亮為會稽王後又黜

為候官侯夫人隨之國居候官尚將家屬徙零陵迫見殺吳錄曰亮妻惠解有

孫休朱夫人朱據女休姊公主所生也臣松之以為休妻其對中同漢惠荀悅譏之已當校不復廣言赤烏

末權為休納以為妃休為瑯邪王隨居丹陽建興中孫峻專政公族皆患之全尚妻即峻姊故惟全主祐焉初孫和為太子時全主

譖害王夫人欲廢太子立魯王朱主不聽由是有隙五鳳中孫儀

通志

容色居候官吳平乃歸永寧中卒

臣松之以為休妻其對中同漢惠荀悅譏之已當校不復廣言

言又首... 豐... 卒... 烏... 龍... 羽... 又... 命... 易... 州... 司... 史... 叢... 象... 舉... 龍... 茂... 才... 建安

謀殺峻事覺被誅全主因言朱主與儀同謀峻枉殺朱主休懼遣夫人還建業執手泣別既至峻遣還休太平中孫亮知朱主為全主所害問朱主死意全主懼曰我實不知皆據二子熊損所白亮殺熊損損妻是峻妹也孫綝益忌亮遂廢亮立休永安五年立夫人為皇后休卒羣臣尊夫人為皇太后孫皓即位月餘貶為景皇后稱安定宮甘露元年七月見逼薨合葬定陵

孫和何姬丹陽句容人也父遂本騎士孫權嘗游幸諸營而姬觀於道中權望見異之命宦者召入以賜子和生男權喜名之曰彭祖即皓也太子和既廢後為南陽王居長沙孫亮即位孫峻輔政峻素媚事全主全主與和母有隙遂勸峻徙和居新都遣使賜死

嫡妃張氏亦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養孤遂拊育皓及其三弟皓即位尊和為昭獻皇帝吳錄曰皓初尊和為昭獻皇帝俄改曰文皇帝何姬為昭獻皇后稱升平宮月餘進為皇太后封弟洪永平侯蔣溧陽侯植宣成侯洪卒子邈嗣為武陵監軍為晉所殺植官至大司徒吳末昏亂何氏驕僭子弟橫放百姓患之故民謠言皓久死立者何氏子云

張布女為美人有寵皓問曰汝父所任答曰賊以殺之皓大怒梓殺之後思其顏色使巧工刻木作美人形象置座側問左右布復有女否答曰布大女適故衛尉馮朝子純即奪純妻入宮大有寵拜為左夫人晝夜與夫人房寢不聽朝政使尚方以金作華燧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宮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出更作工匠因緣偷盜府藏為空會夫人死皓哀愍思葬於苑中大作冢使工匠刻柏作木人內冢中以為兵衛以金銀珍玩之物送葬不可稱計已葬之後皓治喪於內半年不出國人見葬大奢麗皆謂皓已死所葬者是也皓舅子何都顏狀似皓云都代立臨海太守吳興信謠言舉兵欲還誅都都叔父信時為備海督擊殺興夷三族謠言乃息而人心猶疑

孫皓勝夫人故太常胤之族女也胤夷滅夫人父牧以疎遠徙邊郡孫休即位大赦得還以牧為五官中郎皓既封烏程侯聘物女為妃皓即位立為皇后封物高密侯拜衛將軍錄尚書事後朝士

孫皓勝夫人故太常胤之族女也胤夷滅夫人父牧以疎遠徙邊郡孫休即位大赦得還以牧為五官中郎皓既封烏程侯聘物女為妃皓即位立為皇后封物高密侯拜衛將軍錄尚書事後朝士

孫皓勝夫人故太常胤之族女也胤夷滅夫人父牧以疎遠徙邊郡孫休即位大赦得還以牧為五官中郎皓既封烏程侯聘物女為妃皓即位立為皇后封物高密侯拜衛將軍錄尚書事後朝士

孫皓勝夫人故太常胤之族女也胤夷滅夫人父牧以疎遠徙邊郡孫休即位大赦得還以牧為五官中郎皓既封烏程侯聘物女為妃皓即位立為皇后封物高密侯拜衛將軍錄尚書事後朝士

孫皓勝夫人故太常胤之族女也胤夷滅夫人父牧以疎遠徙邊郡孫休即位大赦得還以牧為五官中郎皓既封烏程侯聘物女為妃皓即位立為皇后封物高密侯拜衛將軍錄尚書事後朝士

均

有

存

神

城

計

又黃文皆豐卒走烏雀羽又下易州刺史嚴象舉雀茂才建安

許餘昇

滿通

許餘莫

以牧尊戚頗推令諫爭而夫人寵漸衰皓滋不悅皓母何恒左右
之又太史言於運歷后不可易皓信巫覡故得不廢常供養升平
宮物見遣居蒼梧郡雖爵位不奪其實裔也遂道路憂死長秋官
僚備員而已受朝賀表疏如故而皓內諸寵姬佩皇后璽紱者多
矣江表傳曰皓又使黃門備行州郡科取將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皆當
歲歲言各年十五六一簡閱簡閱不中乃得出嫁後宮千數而採擇無已天紀四年隨
皓遷于洛陽

評曰易稱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誠哉是言也遠觀齊桓近察孫權皆有識士之明傑人之志而嫡
庶不分閨庭錯亂遺笑古今殃流後嗣由是論之惟以道義為心
平為王者然後克免斯弊邪

於西七月廿七日在福州侯誌

吳書五

孫川田鳳
氏書南州

三國志五

吳書六

三國志五十一

宗室傳第六

孫靜字幼臺堅季弟也堅始舉事靜糾合鄉曲及宗室五六百人
以為保障眾咸附焉策破劉繇定諸縣進攻會稽遣人請靜靜將
家屬與策會于錢唐是時太守王朗拒策於固陵策數度水戰不
能克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而道
之要徑也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吾當自
帥眾為軍前隊破之必矣策曰善乃詐令軍中曰頃連雨水濁兵
飲之多腹痛令促具饗缶數百口澄水至昏暮四維然火誑朗便
分軍夜投查瀆道襲高遷屯臣松之案今永興縣有
高遷橋查音祖加反朗大驚遣故丹陽太
守周昕等帥兵前戰策破昕等斬之遂定會稽會稽典錄曰昕字大明少
游京師師事太傅陳蕃博
覽羣書明於風角善推災異辟太尉府舉高第稍遷丹陽太守曹公起義兵昕前後遣兵萬餘人
助公征伐袁術之在淮南也昕惡其淫虐絕不與通 獻帝春秋曰袁術遣吳景攻昕未拔景乃

都子作
大車年
道志四
人候
校者因
天長則

楊 楊

又黃... 豐... 自... 龍羽... 易州... 史... 嚴... 舉... 龍... 才... 建安

身折道

寡百姓敢從周明者死不赦... 表拜靜為奮武校尉欲授之重任靜戀墳墓宗族不樂出仕求留鎮守策從之權統事就遷昭義中郎將終於家有五子高瑜皎負謙高三子緯超恭超為偏將軍恭生峻緯生繼

瑜字仲異以恭義校尉始領兵眾是時賓客諸將多江西人瑜虛

心緩撫得其歡心建安九年領丹陽太守為眾所附至萬餘人加

綏遠將軍十一年與周瑜共討麻保二屯破之後從權拒曹公於

濡須權欲交戰瑜說權持重權不從軍果無功遷奮威將軍領郡

如故自溧陽徙屯牛渚瑜以永安人饒助為襄安長無錫人顏連

為居巢長使招納廬江二郡各得降附濟陰人馬普篤學好古瑜

厚禮之使二府將吏子弟數百人就受業遂立學官臨饗講肄是

時諸將皆以軍務為事而瑜... 墳典雖在戎旅誦聲不絕年三

封... 孫

十九建安二十年卒瑜五子爾... 孫皎字叔明台

軍封侯 曹公數出濡須

及口黃蓋及兄 置長吏輕財

江夏李允以

諸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擊其老弱由是江淮間多

歸附者嘗以小故與甘寧忿爭或以諫寧寧曰臣子一例征虜雖

公子何可專行侮人邪吾值明主但當輸効力命以報所天誠不

能隨俗屈曲矣權聞之以書讓皎曰自吾與北方為敵中間十年

初時相持年小今者且三十矣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

...

又黃... 豐... 易州... 嚴象舉... 建安

身... 墓宗... 不樂出... 求... 鎮守... 策從之... 權統事... 就遷... 昭義... 中郎將... 終

周昕... 大明... 惟... 侍... 江... 官... 務... 典... 解... 五... 秋... 市... 書... 林

濡須... 權欲... 交戰... 瑜說... 權持... 重權... 不從... 軍果... 無功... 遷奮... 威將... 軍領... 郡
如故... 自溧... 陽徙... 屯牛... 渚瑜... 以永... 安人... 饒助... 為襄... 安長... 無錫... 人顏... 連
為居... 巢長... 使招... 納廬... 江二... 郡各... 得降... 附濟... 陰人... 馬普... 篤學... 好古... 瑜
厚禮... 之使... 二府... 將吏... 子弟... 數百... 人就... 受業... 遂立... 學官... 臨饗... 講肄... 是
時諸... 將皆... 以軍... 務為... 事而... 瑜好... 樂墳... 典雖... 在戎... 旅誦... 聲不... 絕年... 三

十九... 建安... 二十年... 卒瑜... 五子... 彌熙... 熈曼... 紘曼... 至將... 軍封... 侯
孫皎... 字叔... 朗始... 拜護... 軍校... 尉領... 眾二... 千餘... 人是... 時曹... 公數... 出濡... 須
皎每... 赴拒... 號為... 精銳... 遷都... 護征... 虜將... 軍代... 程普... 督夏... 口黃... 蓋及... 兄
瑜卒... 又并... 其軍... 賜沙... 羨雲... 杜南... 新市... 竟陵... 為奉... 邑自... 置長... 吏輕... 財
能施... 善於... 交結... 與諸... 葛瑾... 至厚... 委廬... 江劉... 靖以... 得失... 江夏... 李允... 以
眾事... 廣陵... 吳碩... 河南... 張梁... 以軍... 旅而... 傾心... 親待... 莫不... 自盡... 皎嘗... 遣
兵候... 獲魏... 邊將... 吏美... 女以... 進皎... 皎更... 其衣... 服送... 還之... 下令... 曰今... 所
誅者... 曹氏... 其百... 姓何... 罪自... 今以... 往不... 得擊... 其老... 弱由... 是江... 淮間... 多
歸附... 者嘗... 以小... 故與... 甘寧... 忿爭... 或以... 諫寧... 寧曰... 臣子... 一例... 征虜... 雖
公子... 何可... 專行... 侮人... 邪吾... 值明... 主但... 當輸... 効力... 命以... 報所... 天誠... 不
能隨... 俗屈... 曲矣... 權聞... 之以... 書讓... 皎曰... 自吾... 與北... 方為... 敵中... 間十... 年
初時... 相持... 年小... 今者... 且三... 十矣... 孔子... 言三... 十而... 立非... 但謂... 五經... 也

通志... 又... 善... 今... 子

封... 通... 志

言又資... 豐... 易... 史... 嚴... 舉... 崔... 才... 建安

身打直

寡百姓敢從周明者死不赦... 則不德百姓何罪遂散兵還本部... 表拜靜為奮武校尉欲授之重任靜戀墳墓宗族不樂出仕求留鎮守策從之權統事就遷昭義中郎將終於家有五子昂瑜皎負謙嵩三子緯超恭超為偏將軍恭生峻緯生維

瑜字仲異以恭義校尉始領兵眾是時賓客諸將多江西人瑜虛

心緩撫得其歡心建安九年領丹陽太守為眾所附至萬餘人加

綏遠將軍十一年與周瑜共討麻保二屯破之後從權拒曹公於

濡須權欲交戰瑜說權持重權不從軍果無功遷奮威將軍領郡

如故自溧陽徙屯牛渚瑜以永安人饒助為襄安長無錫人顏連

為居巢長使招納廬江二郡各得降附濟陰人馬普篤學好古瑜

厚禮之使二府將吏子弟數百人就受業遂立學官臨饗講肄是

時諸將皆以軍務為事而瑜好樂墳典雖在戎旅誦聲不絕年三

封... 列

十九建安二十年卒瑜五子彌熙燿曼紘曼至將軍封侯

孫皎字叔朗始拜護軍校尉領眾二千餘人是時曹公數出濡須

皎每赴拒號為精銳遷都護征虜將軍代程普督夏口黃蓋及兄

瑜卒又并其軍賜沙羨雲杜南新市竟陵為奉邑自置長吏輕財

能施善於交結與諸葛瑾至厚委廬江劉靖以得失江夏李允以

眾事廣陵吳碩河南張梁以軍旅而傾心親待莫不自盡皎嘗遣

兵候獲魏邊將吏美女以進皎皎更其衣服送還之下令曰今所

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擊其老弱由是江淮間多

歸附者嘗以小故與甘寧忿爭或以諫寧寧曰臣子一例征虜雖

公子何可專行侮人邪吾值明主但當輸効力命以報所天誠不

能隨俗屈曲矣權聞之以書讓皎曰自吾與北方為敵中間十年

通... 女... 又... 殊... 者... 今... 子

之... 之... 之...

授卿以精兵委卿以大任都護諸將於千里之外欲使如楚任昭
奚恤揚威於北境非徒相使逞私志而已近聞卿與甘興霸飲因
酒發作侵陵其人其人求屬呂蒙督中此人雖麤豪有不如人意
時然其較略大丈夫也吾親之者非私之也吾親愛之卿疎憎之
卿所為每與吾違其可久乎夫居敬而行簡可以臨民愛人多容
可以得衆二者尚不能知安可董督在遠禦寇濟難乎卿行長大
特受重任上有遠方瞻望之視下有部曲朝夕從事何可恣意有
盛怒邪人誰無過貴其能改宜追前愆深自咎責今故煩諸葛子
瑜重宣吾意臨書摧愴心悲淚下皎得書上疏陳謝遂與寧結厚
後呂蒙當襲南郡權欲令皎與蒙為左右部大督蒙說權曰若至
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為左右部督共
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

此目前之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為大督命皎為後繼禽關羽定
荆州皎有力焉建安二十四年卒權追錄其功封子胤為丹陽侯
胤卒無子弟胤嗣領兵有罪自殺國除弟咨彌儀皆將軍封侯
羽林督儀無難督咨為滕胤所殺儀為孫峻所害

孫奂字李明兄皎既卒代統其衆以揚武中郎將領江夏太守在
事一年遵皎舊迹禮劉靖李允吳碩張梁及江夏閭舉等竝納其
善負於造次而敏於當官軍民稱之黃武五年權攻石陽奂以

地主使所部將軍鮮于丹帥五千人先斷淮道自帥吳碩張梁五
千人為軍前鋒降高城得三將大軍引還權詔使在前住駕過其
軍見奂軍陣整齊權歎曰初吾憂其遲鈍今治軍諸將少能及者
吾無憂矣拜揚威將軍封沙羨侯吳碩張梁皆裨將軍賜爵關內

侯注表傳曰以權在武昌欲還都建業而慮水道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以此懷疑及至夏口於中大會百官議之詔曰諸將吏勿拘位任其有計者為國言之諸將或陳宜立柵

迎以下
有等事
何云首尾
轉却

補夏口或言宜重設鐵鎖者權皆以為非計時梁為小將未有知名乃越席而進臣聞香餌引泉魚重幣購頭士今宜明樹賞罰之信遣將入海與敵爭利形勢既成彼不敢干也使武昌有精兵萬人付智略者任將常使嚴整一旦有警應聲相赴作水城輕艦數千諸所宜用皆使備員如此開門延敵敵自不來矣權以梁計為最得即超增梁位後稍以功進至沔中督

愛樂儒生復命部曲子弟就業後仕進朝廷者數十人年四十嘉

禾三年卒子承嗣以昭武中郎將代統兵領郡赤烏六年卒無子

封承庶弟壹奉負後襲業為將孫峻之誅諸葛恪也壹與全熙施

績攻恪弟公安督融融自殺壹從鎮南遷鎮軍假節督夏口及孫

綝誅滕胤呂據據胤皆壹之妹夫也壹弟封又知胤據謀自殺綝

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攻已率部曲千餘口過將胤妻

奔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封吳侯以故主芳貴人邢人

妻之邢美色如忌下不堪命遂共殺壹及邢氏壹入魏黃初二年

死

孫資字伯陽父羌字聖壹堅同產兄也資早失二親弟輔嬰孩資

自贖育友愛甚篤為郡督郵守長堅於長沙舉義兵資去吏從征

伐堅薨資攝帥餘眾扶送靈柩後袁術徙壽春資又依之術從兄

紹用會稽周昂為九江太守紹與術不協術遣資攻破昂於陰陵

術表資領豫州刺史轉丹陽都尉行征虜將軍討平山越為揚州

刺史劉繇所迫逐因將士眾還住歷陽頃之術復使資與吳景共

擊樊能張英等未能拔及策東渡助資景破英能等遂進擊劉繇

繇走豫章策遣資景還壽春報術值術僭號署置百官除資九江

太守資不就棄妻孥還江南江表傳曰袁術以吳景守廣陵策族兄香亦為術所用

曰今征江東未知一二君意云何且景即棄守歸資因而後免香以道還不得還吳書曰香

字文陽父儒字仲儒堅再從弟也任郡主簿功曹資從堅征伐有功拜郎中後為袁術驅馳加征

南將軍死於壽春時策已平吳會二郡資與策征廬江太守劉勲江夏太守

黃祖軍旋聞繇病死過定豫章上資領太守江表傳曰時丹陽備芝自署廬

昌策謂資曰兄今據豫章是扼備之咽喉而守其門戶矣但當伺其形便因令國儀杖兵而後封

進使公瑾為作勢援一舉可定也後資聞之病即如策計周瑜到巴丘輔遂得進據廬陵

或云十九

知此

通志 二年 位

都亭侯建安十三年使者劉隱奉詔拜賁為征虜將軍領郡如故
在官十一年卒子鄰嗣鄰年九歲代領豫章進封都鄉侯吳書曰鄰字公達雅

性精敏幼有令譽在郡垂二十年討平叛賊功績修理召還武昌為總帳督

時太常潘濬掌荆州事重安長陳畱舒變有罪下獄濬嘗失變欲
寘之於法論者多為有言濬猶不釋鄰謂濬曰舒伯膺兄弟爭死

海內義之以為美譚仲膺又有奉國舊意今君殺其子弟若天下

一統青蓋北巡中州士人必問仲膺繼嗣答者云潘承明殺變於

事何如濬意即解變用得濟博物志曰仲膺各鄉初伯膺親友為人所殺仲膺為報

傳鄰遷夏口沔中督威遠將軍所居任職赤烏十二年卒子苗嗣

苗弟旅及叔父安熙績皆歷列位吳歷曰鄰又有子曰述為武昌督平荆州事震

張備俱死賁曾孫惠字德施惠別傳曰惠好學有才智晉永寧元年赴齊王固義以功封晉興侯
碎人司馬賊曹屬周驕稱僭後天下失望惠獻言於固諫以五難四不可勸令委讓萬機歸藩青
岱辭甚深切固不能納頃之果敗成郡王穎召為大將軍參軍是時穎將有事於長沙以陸機為
前鋒都督惠與機鄉里親厚憂其致禍謂之曰子盍讓都督於王粹乎機曰將謂吾避賊首鼠更

速其害機尋被戮二弟雲眈亦見殺惠甚傷恨之永興元年乘輿幸鄴司空東海王被治兵下邳
惠以書干越詭其姓名自稱南岳逸民秦祕之勉以勤王匡世之略辭義甚美越省其書榜題道
衢招求其人惠乃出見越即以爲記室參軍專掌文疏豫參謀議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
應命立成皆有辭旨累遷顯職後爲廣武將軍安豐內史年四十七卒惠文翰凡數十首

符印

仲膺

孫賁傳注引符物志

上通志

聞事覺權幽繫之

典略曰輔恐權不能信人人以告權乃還偽若不知與張昭共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邪何為

他人輔云無是權因投書與昭昭示輔輔慙無辭乃悉斬輔親近分其部曲徒輔置東

數歲卒子興昭偉昕皆歷列位

孫翊字叔弼權弟也驍悍果烈有兄策風太守朱治舉孝廉司空

辟典略曰翊名儼性似策策臨卒張昭等謂策當以兵屬儼而策呼權佩以印綬

建安八年以偏將軍領丹陽太守時

都亭侯建安十三年使者劉隱奉詔拜賁為征虜將軍領郡如故

在官十一年卒子鄰嗣鄰年九歲代領豫章進封都鄉侯吳書曰鄰字公達雅

性精敏幼有令譽在郡垂二十年討平叛賊功績修理召還武昌為總帳督

時太常潘濬掌荆州事重安長陳畱舒變有罪下獄濬嘗失變欲

寘之於法論者多為有言濬猶不釋鄰謂濬曰舒伯膺兄弟爭死

海內義之以為美譚仲膺又有奉國舊意今君殺其子弟若天下

一統青蓋北巡中州士人必問仲膺繼嗣答者云潘承明殺變於

事何如濬意即解變用得濟博物志曰仲膺各初伯膺親友為人所殺仲膺為報

傳鄰遷夏口沔中督威遠將軍所居任職赤烏十二年卒子苗嗣

苗弟旅及叔父安熙績皆歷列位吳歷曰鄰又有子曰述為武昌督平荆州事震

張備俱死賁曾孫惠字德施惠別傳曰惠好學有才智晉永寧元年赴齊王固義以功封晉興侯

碎人司馬賊曹屬周驎種潛修天下失望惠獻言於固諫以五難四不可勸令委讓萬機歸藩青

岳辭甚深切固不能納頃之果敗成王固召為大將軍參軍是時穎將有事於長沙以陸機為

將軍都督惠與機鄉里親厚憂其致禍謂之曰子盍讓都督於王粹乎機曰將謂吾避賊首鼠更

應命立成皆有辭旨累遷顯職後為廣武將軍安豐內史年四十七卒惠文翰凡數十首

孫輔字國儀賁弟也以揚武校尉佐孫策平三郡策討丹陽七縣

使輔西屯歷陽以拒袁術并招誘餘民鳩合遺散又從策討陵陽

生得祖郎等江表傳曰策既平定江東逐袁胤袁術深怨策乃陰遣間使齎印綬與丹陽宗

郎曰爾昔襲擊孤孤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非但汝汝莫恐策西

襲廬江太守劉勲輔從身先士卒有功策立輔為廬陵太守撫

定屬城分置長吏遷平南將軍假節領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

聞事覺權幽繫之典略曰輔恐權不能保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

他人輔云無是權因投書與昭昭示輔輔慙無辭乃悉斬輔親近分其部曲徒輔置東數歲卒子興昭偉昕皆歷列位

孫翊字叔弼權弟也驍悍果烈有兄策風太守朱治舉孝廉司空

辟典略曰翊名儼性似策策臨卒張昭等謂策當以兵屬儼而策呼權佩以印綬建安八年以偏將軍領丹陽太守時

上通志

通志 卷之九

年二十後卒為左右邊鴻所殺鴻亦即誅

松為射聲校尉都鄉侯吳錫曰松善與人交輕財好施鎮巴丘數各陸遜以得失嘗有

書曰既受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為之惻愴見其所

與亮器物感用流涕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咨述故云

孫匡字季佐翊弟也舉孝廉茂才未試用卒時年二十餘

城中流矢死泰子秀為前將軍夏口督秀公室至親提兵在外

意不能平建衡二年皓遣何定將五千人至夏口獵先是民間

言秀當見圖而定遠獵秀遂驚夜將妻子親兵數百人奔晉晉以

秀為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封會稽公

孫韶字公禮伯父河字伯海本姓俞氏亦吳人也孫策愛之賜姓

為孫列之屬籍

後為將軍屯京城初孫權殺吳郡太守盛

憲

會稽典錄曰憲字孝章器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補選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

其黃豪憲素有高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融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曰歲月不居

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

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存矣春秋傳曰諸侯

有刑滅國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

刑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恩

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也今之少年喜誇前輩或能譏不效相孝章者要為有天下大

名尤救之民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

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瑕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

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

向使郭隗倒縣而王不解臨瀾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豈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

公所知而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由是徵為騎都尉制命未至果為權所害子匡奔

外

遠

誤

遠

提

吳歷載翊妻徐節行宜與

等事相次故列於後孫韶傳中

子

觀其少釋謂曰君過聽不以其

黃龍三年卒蜀丞相諸葛亮與兄瑾

曹休出洞

之軍用範即啓送匡還吳權別

十餘而江表傳云呂範在洞口

洞之役在黃初三年堅卒至

江表傳誤以為匡

權別生弟朗

宗廟山陵於此為地

宗廟山陵於此為地

宗廟山陵於此為地

宗廟山陵於此為地

宗廟山陵於此為地

宗廟山陵於此為地

宗廟山陵於此為地

宗廟山陵於此為地

宗廟山陵於此為地

宗廟山陵於此為地

宗廟山陵於此為地

宗廟山陵於此為地

宗廟山陵於此為地

宗廟山陵於此為地

宗廟山陵於此為地

宗廟山陵於此為地

宗廟山陵於此為地

宗廟山陵於此為地

宗廟山陵於此為地

大司馬

魏位至征

憲故孝廉

為大都督

督兵員為

郡丞及翊

遇害河馳

赴宛陵責

怒覽員以

不

能全權令

使奸變得

施二人議

曰伯海與

將軍疎遠

而責我乃

耳

討虜若來

吾屬無遺

矣遂殺河

使人北迎

揚州刺史

劉馥令住

歷

陽以丹陽

應之會翊

帳下徐元

孫高傳嬰

等殺覽員

吳歷曰

翊所出常欲叛遂因吳主出征遂其奸計時諸縣令長並會見翊翊以妻徐氏頗曉翊入語徐
 吾明日欲為長吏作主人卿試卜之徐言卦不能佳可須異日翊以長吏來久宜速遣乃大請賓
 客翊出入常持刀爾時有酒色空手送客洪從後斫翊郡中擾亂無救翊者遂為洪所殺遊走入
 山徐氏購募追捕中宿乃得覽員歸罪殺洪諸將皆知覽員所為而力不能討覽入居重府悉
 取翊嬪妾及左右侍御欲復取徐氏徐氏見害乃縊之曰乞須死今日設祭除服時月垂竟覽聽須
 祭畢徐潛使所親信語翊親近舊將孫高傳嬰等說覽已虜略翊矣今又欲見侮所以外許之者
 欲安其意以免禍耳欲立微計願一君哀救高嬰涕泣答覽受命君恩遇所以不即死難者以死
 無益欲思惟事計未未敢啟夫人耳今日之事實夙夜所懼也乃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
 餘人以徐意語之其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更於他室安施
 幃帳言笑歡悅示無戚容大小悽愴怪其如此覽密視無復疑意徐呼高嬰與諸婢羅佳戶內
 使人報覽說已除凶即吉惟府君勅命覽盛意徐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硬大呼二君可起高
 嬰俱出共得殺覽餘人即就外殺員夫人乃還縊徐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以為神異吳
 主續悉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為

韶年十七收河餘眾繕治京城起樓櫓修

承

器備以禦敵權聞亂從椒丘還過定丹陽引軍歸吳夜至京城下
 營試攻驚之兵皆乘城傳檄備警譙聲動地頗射外人權使曉諭
 乃止明日見韶甚器之即拜丞烈校尉統河部曲食曲阿丹徒二
 縣自置長吏一如河舊後為廣陵太守偏將軍權為吳王遷揚威
 將軍封建德侯權稱尊號為真皇帝

撤

卒得有負

淮之年

帥姓

武定 壽年

不見公禮不圖進益乃爾加領幽州牧假節赤烏四年卒子越嗣
 至右將軍越兄楷武衛大將軍臨成侯代越為京下督楷弟異至

士 鮮 江 孫 不 八

楊

大書引

行

誦

休

凡此類

以皆

之

也

逆

老

武

之

之

之

魏位至征 憲故孝廉媽覽戴員凶匿山中孫翊為丹陽皆禮致之覽

為大都督督兵員為郡丞及翊遇害河馳赴宛陵責怒覽員以不

能全權令使奸變得施二人議曰伯海與將軍疎遠而責我乃耳

討虜若來吾屬無遺矣遂殺河使人北迎揚州刺史劉馥令住歷

陽以丹陽應之會翊帳下徐元孫高傳嬰等殺覽員

吳歷曰媽覽戴員親近邊洪等數為

翊所困常欲叛逃因吳王出征遂其奸計時諸縣令長並會見翊翊以妻徐氏頗曉翊入語徐

吾明日欲為長吏作主人卿試卜之徐言卦不能佳可須異日翊以長吏來久宜速遣乃大請賓

客翊出入常持刀爾時有酒色空手送客洪從後斫翊郡中擾亂無救翊者遂為洪所殺走入

山徐氏購募追捕中宿乃得覽員歸罪殺洪諸將皆知覽員所為而力不能討覽入居軍府中悉

取翊嬪妾及左右侍御欲復取徐惡逆之見害乃給之曰乞須歸日設祭除服時月垂竟覽聽須

祭畢徐潛使所親信語翊親近舊將孫高傳嬰等說覽已虜略翊矣今又欲見偏所以外許之者

欲安其意以死禍耳欲立微計願二君哀救高嬰涕泣答言受命君恩遇所以不即死難者以死

無益欲思惟事計未立未敢啓夫人印今日之事實風夜所懼也乃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

餘人以徐意語之其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更於他室安施

幃帳言笑歡悅示無戚容大小悽愴怪其如此覽密視無復疑意徐呼高嬰與諸婢羅住戶內

使人報覽說已除凶即吉惟府君勅命覽盛意徐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硬大呼二君可起高

嬰俱出共得殺覽餘人即就外殺員夫人乃還繚紵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以為神異吳

主續悉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為

牙門其餘皆加賜金帛殊其門戶

詔年十七收河餘眾繕治京城起樓櫓修

器備以禦敵權聞亂從椒丘還過定丹陽引軍歸吳夜至京城下

營試攻驚之兵皆乘城傳檄備警讙聲動地頗射外人權使曉喻

乃止明日見詔甚器之即拜丞烈校尉統河部曲食曲阿丹徒二

縣自置長吏一如河舊後為廣陵太守偏將軍權為吳王遷揚威

將軍封建德侯權稱尊號為鎮北將軍詔為邊將數十年善養士

卒得其死力常以警疆場遠斥候為務先知動靜而為之備故鮮

有負敗青徐汝沛頗來歸附淮南濱江屯候皆徹兵遠徙徐泗江

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自權西征還都武昌詔不進見者十餘

年權還建業乃得朝覲權問青徐諸屯要害遠近人馬眾寡魏將

帥姓名盡具識之所問咸對身長八尺儀貌都雅權歡悅曰吾久

不見公禮不圖進益乃爾加領幽州牧假節赤烏四年卒子越嗣

至右將軍越兄楷武衛大將軍臨成侯代越為京下督楷弟異至

承

撤

楊

又資以自豐卒為董羽又命易州刺史嚴象舉董茂才建安

漢書

吳書七

三國志五十二

張顧諸葛步傳第七

相臣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少好學善隸書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

博覽眾書與琅邪趙昱東海王朗俱發名友善弱冠察孝廉不就

與朗共論舊君諱事州里才士陳琳等皆稱善之

時汝南主簿應劭議宜為舊君諱論者皆互有

白侯物元
和此侯子也
外相侯子也
由湯所居
宜以受者
秋
議都乙
大特却

異同事在風俗通昭著論曰客有見大國之議士君子之論云起元建武已來舊君名諱五十六
人以為後生不得協也取乎經論譬謂行事義高辭麗甚可身美愚意編淺竊有疑焉蓋乾坤剖
分萬物定形肇有父子君臣之經故聖人順天之性制禮尚敬在三之義君實食之在喪之哀君
親臨之厚莫重焉恩莫大焉誠臣子所尊仰萬夫所天侍焉得而同之哉然親親有哀尊尊有殺
故禮服上不盡高祖下不盡玄孫又傳記四世而總麻服之窮也五世祖免降殺同姓也六世而
親屬竭矣又曲禮有不逮事之義則不諱者蓋名之謂屬絕之義不拘於協况乃古君五十
六哉矧子會盟季友來歸不稱其名咸書字者是時魯人嘉之也何解臣子為君父諱乎周穆王
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者其為大夫是臣協君也又厲王諱胡及莊王之子名胡其比眾多夫
類事建議經有明據傳有徵案然後進攻退守萬無奔北垂示百世永無咎失今應劭雖上尊舊
君之名而下無所斷齊猶歸之疑云曲禮之篇疑事無質觀自上下闕義自證文辭可為偃而不
法將來何觀言聲一放猶拾
潘也過辭在前悔其何追
刺史陶謙舉茂才不應謙以為輕已遂見拘執
昱傾身營救方以得免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昭皆南

皆新道
皆新道

言又貴人... 董羽... 易州... 最象舉... 董茂才... 建安

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此肩之舊

文武之事一以委昭吳書曰策得昭甚悅謂曰吾方有事四方以士人賢者上吾於子不得輕矣乃上為校尉待以師友之禮昭每得

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進退不安策聞之歡笑曰昔管仲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

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群僚立而輔之吳歷曰策謂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復不克捷緩步而歸亦無

權曰夫為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構以成勲業也方今天下鼎沸群盜滿山孝廉何得寢伏哀戚肆匹夫之情哉乃身自扶

權上馬陳兵而出然後眾心知有所歸昭復為權長史授任如前吳書曰是時天下分裂擅命者眾孫策蒞事日淺恩澤未洽一旦傾墮士民狼狽頗有同異及昭輔權統撫百姓諸侯賓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權每出征留昭鎮守鎮幕府事後黃巾賊起昭討平之權征合肥命昭別討匡琦又督領諸將攻破豫章賊率周鳳等於南城自此希復將帥常在左右為謀謨片權以昭舊臣待遇尤重後劉備表權行車

王正奇也

希復將帥常在左右為謀謨片權以昭舊臣待遇尤重

騎將軍昭為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昭

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群

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

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慚君然猶不能已乃作射虎車

為方目間不置蓋一人為御自於中射之時有逸群之獸輒復犯

車而權每手擊以為樂昭雖諫爭常笑而不答魏黃初二年遣使

者邢貞拜權為吳王貞入門不下車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故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即遽下車拜昭為綏遠將軍封由拳侯吳錄曰昭與孫紹滕胤鄭禮等採周漢撰定朝儀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群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為共作樂耳公何為怒乎昭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飮當時亦以為

孫紹曰昭與孫紹滕胤鄭禮等採周漢撰定朝儀

通鑑

樂不以爲惡也。權默然有慙色。遂罷酒。初，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方今多事，職統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後孫邵卒，百寮復舉昭。權曰：「孤豈爲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顧雍。權既稱尊號，昭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江表傳曰：權既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喻、昭舉勞欲讓，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昭忠懇，亮直有大臣節。權敬重之，然所以不相昭者，蓋以昔駁周喻、魯肅等議爲非也。臣松之以爲：張昭勸進，曹公所存豈一遺乎？夫其揚休正色，委質孫氏，誠以厄運初造，塗炭方始，自策及權才略是輔，是以盡誠。臣竊以成其業，上藩漢室，下保民物，鼎峙之計，本非其志也。曹公仗順而起，功以義立，冀以清一諸華，拓平荆郢，大定之機在於此會。若使昭議獲從，則六合爲一，豈有兵連禍結，遂爲戰國之弊哉？雖無功於孫氏，有大當於天下矣。昔竇融歸漢，與國升降，張魯降魏，賞延于世。況權舉全吳，望風順服，寵靈之厚，其可測量哉！然則昭爲人謀，豈不忠且正乎？」更拜輔吳將軍。班、亞二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戶。在里宅無事，乃著春秋左氏傳解及論語注。權嘗問衛尉嚴畯，寧念小時所聞書不？畯因誦孝經。仲尼居昭曰：「嚴畯鄙生，臣請爲陛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咸以昭爲知所誦。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會以直言逆旨，中

不可

此論得作

則定

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美，而群臣莫拒。權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節廢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席謝，權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爲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相反覆。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孤嘗恐失計。昭熟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

又質之... 豐年... 易... 最... 舉... 才... 建安

得道
德

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致地與昭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士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晏權數慰謝昭昭固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習鑿齒曰張昭於是乎不臣矣夫臣人者三諫不從則奉身而退身苟不絕何忿懟之有且秦穆違諫卒霸西戎晉文斷奴終於大業遺誓以悔過見錄狐偃無怨絕之辭君臣道泰上下俱榮今權侮往之非而求昭後益迴慮降心不遠而復是其善也昭為人臣不度權得道匡其後失風昭容貌矜嚴有夜匪懈以延來譽乃追忿不用歸罪於君閉戶拒命坐待焚滅豈不悖哉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嘗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邦憚之年八十一嘉禾五年卒遺令幅巾素棺斂以時服權素服臨乎謚曰文侯典略曰余曩聞劉荆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爾正平正平畫之言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邪將使張子布見乎如正平言以為子布之才高乎雖然猶自藉藉典稱不可謂之無筆迹也加聞吳中稱謂之仲父如此其人信一時之良幹恨其不於嵩岳等資而乃播殖於會稽長子承已自封侯少子休襲爵昭弟子奮年二十造作攻城大攻車為步騭所薦昭不願曰汝年尚少何為自

半果

周昭伯
稱子
五以款
和台
佳也
怪也

委於軍旅乎奮對曰昔童汪死難子奇治阿奮實不才耳於年不為少也遂領兵為將軍連有功效至平州都督封樂鄉亭侯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與諸葛瑾步騭嚴峻相友善權為驃騎將軍辟西曹掾出為長沙西部都尉討平山寇得精兵萬五千人後為濡須都督奮威將軍封都鄉侯領部曲五千人承為人壯毅忠讜能甄識人物拔彭城蔡款南陽謝景於孤微童幼後並為國士款至衛尉景豫章太守吳錄曰款字文德歷位內外以清貞顯於當世後以衛尉領中書令封留侯二子條機條孫皓時位至尚書令太子少傅機為臨川太守謝景事又諸葛恪年少時眾人奇其英才承言終敗諸葛氏者元遜也勤於長進篤於物類凡在庶幾之流無不造門年六十七赤烏七年卒謚曰定侯子震嗣初承喪妻昭欲為索諸葛瑾女承以相與有好難之權聞而勸焉遂為婚臣松之案承與諸葛瑾同以赤鳥中卒計承年小瑾四歲耳生女權為子和納之權數令和修敬於承執子壻之禮震諸葛恪誅時亦

死休字叔嗣弱冠與諸葛恪顧譚等俱為太子登僚友以漢書授

登吳書曰休進授指摘文義分別事物並有章條每升堂宴飲酒都尉權嘗游獵追暮乃歸休上疏諫戒權大善之以示於昭及登

卒後為侍中拜羽林都督平三典軍事遷揚武將軍為魯王霸友

黨所譖與顧譚承俱以芍陂論功事休承與典軍陳恂通情詐增

其伐並徙交州中書令孫弘佞偽險詖吳錄曰弘弘因是譖訴下詔

書賜休死時年四十一

顧雍字元歎吳郡吳人也吳錄曰雍曾祖父奉蔡伯喈從朔方還嘗避怨

於吳雍從學琴書江表傳曰雍從伯喈學琴一清靜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謂曰卿必成

之所歎故州郡表薦弱冠為合肥長後轉在婁曲阿上虞皆有治迹

為字焉以為字焉孫權領會稽太守不之郡以雍為丞行太守事討除寇賊郡界寧

靜吏民歸服數年入為左司馬權為吳王累遷大理奉常領尚書

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後聞乃驚黃武四年迎母

於吳既至權臨賀之親拜其母於庭公卿大臣畢會後太子又往

慶焉雍為人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權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

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

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是歲改為太常進封

醴陵侯代孫劭為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

任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

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色雖

順而所執者正權嘗咨問得失張昭因陳聽采聞頗以法令太稠

刑罰微重宜有所蠲損權默然顧問雍曰君以為何如雍對曰臣

之所聞亦如昭所陳於是權乃議獄輕刑江表傳曰權常令中書郎詣雍有

相反覆究而論之為設酒食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即退告權曰顧公歡

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其見敬信如此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

據元本增四字

九字

百餘言

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雍雍曰臣聞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為其身非為國也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耀威損敵所不宜聽也權從之軍國得失行事可不自非面見口未嘗言之

久之呂壹秦博為中書典校詣宮府及州郡文書壹等因此漸作威福遂造作權酷障管之利舉罪糾姦纖介必聞重以深案醜誣毀短大臣排陷無辜雍等皆見舉白用被譴讓後壹姦罪發露收繫廷尉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懷叙面詈辱壹雍責叙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江表傳曰權嫁從女女顧氏甥故請雍父子及孫譚譚

舞不知止雍內怒之明日召譚譚責之曰君王以舍坵為德臣下以恭敬為節昔蕭向吳漢並有大功何每見高帝似不能言漢奉光武亦信恪勤汝之於國寧有汗馬之勞可書之事邪但階門戶之資遂見寵任耳何有舞不復知止雖為酒後亦由恃恩忘敬謙虛不足損吾家者必爾也因背向壁臥譚立過一時乃見遣徐眾評曰雍不以呂壹見毀之故而和顏悅色誠長者矣然開引其意問所欲道此非也壹姦險亂法毀傷忠賢吳國寒心自太子登陸遜已下切諫不能得是錄獄本旨若承辭而矣之吳主倘以敬丞相所言而復原有伯言承明不當悲慨哉懷敘本無私恨無所為嫌故嘗辱之疾惡意且惡不仁者其為仁也季武子死曾點倚其門而歌子皙創發子產催令自裁以此言雍為相十九年年七十六赤烏六年卒初疾微時權之雍不當責懷敘也

宗因會

宗因會

宗因會

宗因會

宗因會

宗因會

宗因會

令醫趙泉視之拜其少子濟為騎都尉雍聞悲曰泉善別死生吾必不起故上欲及吾目見濟拜也權素服臨弔諡曰肅侯長子邵早卒次子裕有篤疾少子濟嗣無後絕永安元年詔曰故丞相雍至德忠賢輔國以禮而侯統廢絕朕甚愍之其以雍次子裕襲爵為醴陵侯以明著舊勳吳錄曰裕一名穆終宜都太守裕子榮晉書曰榮字彥先為東

司馬禮遇甚重卒表贈侍中驃騎將軍儀同三司榮子則字孟著少有名望為散騎侍郎早卒吳書曰雍母弟徽字子歎少游學有屑吻孫權統事聞徽有才游召署主簿嘗近出行見營軍將一男子至市行刑問之何罪云盜百錢徽語使住須臾馳詣關陳啟方今畜養白眾以圖北虜視此兵丁壯健兒且所盜少愚乞哀原權許而嘉之轉東曹掾或傳曹公欲東權謂徽曰卿孤腹心今傳孟德懷異意莫足使揣之卿為吾行拜輔義都尉到北與曹公相見公具問境內消息徽應對婉順因說江東大豐山藪宿惡皆慕化為善義出作兵公笑曰孤與孫將軍一結婚姻共輔漢室義如一家君何為道此徽曰正以明公與主將義固磐石休戚共之必欲知江表消息是以及耳公厚待遣還權問定云何徽曰微國恩情幸難探察然微嘗聽方與袁譚交爭未有他意乃拜徽巴東太守欲大用之會卒子裕少則少知名位至鎮東將軍雍族人梯字子通以孝悌廉正聞於鄉黨年十五為郡吏除郎中稍遷偏將軍權末年嫡庶不睦梯數與驃騎將軍朱據共陳禍福言辭切直朝廷憚之待妻有禮常夜入晨出希見其面嘗疾篤妻出省之梯命左右扶起冠履加襲起對種令妻還其貞潔不瀆如此梯父向歷四縣令年老致仕梯每得父書常灑掃整衣服更設几筵舒書其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後再拜若父有疾耗之問至則臨書垂涕聲語哽咽父以壽終梯飲水不入口五日權為作布衣一襲皆摩絮著之強令梯釋服梯雖以公議自

唐書

割猶以不見父喪常面壁作棺柩象設神座於下每對之哭泣服未闕而卒梯四子彥禮謙祕祕晉交州刺史祕子衆尚書僕射

邵字孝則博覽書傳好樂人倫少與舅陸績齊名而陸遜張敦卜

靜等皆亞焉吳錄曰敦字叔方靜字玄風並吳郡人敦德量淵懿清虛淡泊又善文辭孫權

刻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士往來相見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別

風聲流聞遠近稱之權妻以策女年二十七起家為豫章太守下

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優待其後禁其淫祀非禮之祭者小吏資

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舉善以教風化大行初錢

唐下諳出於役伍陽羨張乘生於庶民烏程吳粲雲陽殷禮起乎

微賤邵皆拔而友之為立聲譽乘遭大喪親為制服結經邵當之

豫章發在近路值乘疾病時送者百數邵辭賓客曰張仲節有疾

苦不能來別恨不見之暫還與說諸君少時相待其畱心下士惟

善所在皆此類也諳至典軍中郎乘雲陽太守禮零陵太守禮子基

禮子基

禮

曰禮字德嗣弱不好弄潛識過人少為郡吏年一十九安縣丞孫權為王召除郎中後與張溫俱使蜀諸葛亮其稱歎之稍遷至零陵太守卒官文士傳曰禮少其無難者以才學知名著通語數十篇有三子巨字元大有才器為吳偏將軍統家部曲城夏口吳平後為蒼梧太守少子祐字慶元吳郡太守粲太子少傅世以邵為知人在郡五年卒官子譚承云

譚字子默弱冠與諸葛恪等為太子四友從中庶子轉輔正都尉

陸機為譚傳曰宣太子正位東宮太子方隆訓導之義妙簡俊彥講學左右時四方之傑畢集太

傳諸葛恪等雄奇蓋衆而譚以清絕倫獨見推重自太尉范曄謝景揚鑑之徒皆以秀稱其名

而悉在赤烏中代恪為左節度吳書曰譚初踐官府上疏陳事權輿食稱善以為過於

待甚隆數蒙賞賜特見召請每省簿書未嘗下籌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下吏以此

服之加奉車都尉薛綜為選曹尚書固讓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

達微才照人物德允衆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後遂代綜祖父雍

卒數月拜太常代雍平尚書事是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

衡譚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

下有差階級踰逸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

數年二十
一允允

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為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疎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疎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座帝有怒色及盜辨上下之儀陳人斃之戎帝既悅憚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與譚有隙時長公主壻衛將軍全琮子寄為霸賓客寄素傾邪譚所不納先是譚弟承與張休俱北征壽春全琮時為大都督與魏將王凌戰於芍陂軍不利魏兵乘勝陷沒五營將秦兒軍休承奮擊之遂駐魏師時琮群子緒端亦並為將因敵既住乃進擊之凌軍用退時論功行賞以為駐敵之功大退敵之功小休承並為雜號將軍緒端偏裨而已

寄父子益恨共構會譚 吳錄曰全琮父子屢言芍陂之役為典軍柳恂詐增

休承之功而休承與恂通情 以坐繫獄權為譚故沈吟不決欲令譚謝而釋之及大會以問恂而曰譚下讒言其與乎

江表傳曰有司奏譚誣罔大不敬罪應大辟權以雍故不致

法皆譚坐徙交州幽而發憤著新言二十篇其知難篇蓋以自悼傷也見流二年年四十二卒於交趾

承字子直嘉禾中與舅陸瑁俱以禮徵權賜丞相雍書曰貴孫子直令問休休至與相見過於所聞為君嘉之拜騎都尉領羽林兵後為吳郡西部都尉與諸葛恪等共平山越別得精兵八千人還屯軍章阨拜昭義中郎將入為侍中芍陂之役拜奮威將軍出領京下督數年與兄譚張休等俱徙交州年三十七卒

諸葛瑾字子瑜琅琊陽都人也

吳書曰其先葛氏本琅琊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之諸葛因以為氏瑾少游京

師治毛詩尚書左氏春秋遺母憂居喪至孝事繼母甚得人子之道風俗通曰葛嬰為陳涉將軍有功而誅孝文帝詔錄封其孫諸縣侯因并氏焉此與吳書所說不同

漢末避亂江東值孫策卒孫權姊壻曲阿弘咨見而異之薦之於權與魯肅等並見賓待後為權長史轉中司馬建安二十年權遣瑾使蜀通好劉備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與權談說諫喻未嘗

新七凡竹
面上有卷
共一曰

又資... 曹... 易... 嚴... 舉... 建... 安...

抑率師

切愕微見風彩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捨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以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吳郡太守朱治權舉將也權曾有以望之而素加敬難自詰讓忿忿不解瑾揣知其故而不取顯陳乃乞以意私自問遂於權前為書泛論物理因以已心遙往付度之畢以呈權權喜笑曰孤意解矣顏氏之德使人加親豈謂此邪權又怪校尉殷模罪至不測群下多為之言權怒益甚與相反覆惟瑾默然權曰子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殷模等遭本州傾覆生類殄盡棄墳墓攜老弱披草萊歸聖化在流隸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厲陳答萬一至今模孤負恩惠自陷罪戾臣謝過不暇誠不敢有言權聞之愴然乃曰特為君赦之後從討關羽封宣城侯以綏南將軍代呂蒙領南郡太守住公安劉備東伐吳吳王求和瑾與備牋曰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臣以吳王

治... 秦... 子... 此... 也...

侵取此州危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答和此用心於小未留意於大者也試為陛下論其輕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損忿斲省瑾言者計可立決不復咨之於群后也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如反掌臣之云以為劉后以庸蜀為關河荆楚為維翰關羽揚兵西漢志陵上國雖臣主定勳功未可臣為滅蜀遠震有其經略孫權潛包禍心助魏除害是為蜀宗子勤王之師行費公移節之計臣之規於茲而止義旗所指宜其在孫氏矣瑾以大義責備答之何患無辭曰備羽相與臣有若四體股肱橫膺痛已深豈此奢闊之書所能迴駐哉載之於篇實臣辭章之費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江表傳曰瑾之在南郡人有密說瑾者此語頗流聞於外陸遜表保明瑾無此宜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為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為順何以不雷孔明若雷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子瑜答孤言弟亮以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雷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今豈當有此孤前得妄語文疏即封示子瑜并手筆與子瑜即得其報論天下君臣大節一定之分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也黃武元年遷左將軍督公安假節封宛陵侯吳錄曰曹真復侯向等圖朱然於江陵又分據中州瑾以大兵為之救援瑾性弘緩推知卿意至禪封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

又資之... 曹豐卒... 烏雀羽... 易... 史... 嚴象舉... 雀... 建安

流瑾進攻... 虞翻以狂直... 徒惟瑾... 屢為之... 說翻與所親書

大事... 音有... 候

去... 音有... 候

曰諸葛敦仁則天活物比蒙清論有以保分惡積罪深見忌嚴重雖有祁老之救德無羊舌解釋難冀也瑾為人容貌思度于時服其弘雅權亦重之大事咨訪又別咨瑾曰近得伯言表以為曹丕已死毒亂之民當望旌瓦解而更靜然聞皆選用忠良寬刑罰布恩惠薄賦省役以悅民心其患更深於操時孤以為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殺伐小為過差及離間人骨肉以為酷耳至於將御自古少有比之於操萬不及也今敵之不如丕猶丕不如操也其所務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強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耳寧是興隆之漸邪聞任陳長文曹子丹輩或文人諸生或宗室戚臣寧能御雄才虎將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專則其事乖錯如昔張耳陳餘非不敦睦至於乘勢

刑刑... 也... 刑似刑

自還相賊乃事理使然也文長文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奪其頭與操威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為非耳逮丕繼業年已長大承操之後以恩情加之用能感義今敵幼弱隨人東西此曹等輩必當因此弄巧行態阿黨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姦讒並起更相陷懟轉成嫌貳一爾已往群下爭利主幼不御其為敗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離刺轉相蹄齧者也強當陵弱弱當求援此亂亡之道也子瑜卿但側耳聽之伯言常長於計校恐此一事小短也臣松之以晉為魏明帝一時明主政自之者將以主幼國疑威柄不一亂亡之形有如權言宜其存錄以為鑒戒或當以權稱尊號雖失之於明帝而事著於齊王世也拜大將軍左都護領豫州牧及呂壹誅權又有詔切磋瑾等語在權傳瑾輒因事以答辭順理正瑾子恪名盛當世權深器異之然瑾常嫌之謂非保家之子每以憂戚吳書曰初瑾為大將軍而弟亮為蜀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馬督領將帥族弟誕又

顯名於魏一門三方為冠蓋天下禁之瑾才略雖不及弟而德仁尤純妻死不敗娶有所愛妾生子不舉其篤慎皆如此赤烏四年年六十八卒遺

命令素棺斂以時服事從省約恪已自封侯故弟融襲爵攝兵業

駐公安吳書曰融字叔長生於龍貴少而驕樂學為章句博而不精性寬容多技藝救以巾褐奉朝請後拜騎都尉赤烏中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陳表吳郡都尉顧承各率所領人

會休吏假卒或不遠千里而造焉每會輒歷問賓客各言其能乃

合榻促席量敵選對或有博奕或有擣鞠投壺弓彈部別類分於

是甘果經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融父兄質素雖在

軍旅身無采飾而融錦罽文繡獨為奢綺孫權薨徙奮威將軍後

恪征淮南假融節令引軍入沔以擊西兵恪既誅遺無難督施寬

就將軍施績孫壹全熙等取融融卒聞兵士至惶懼猶豫不能決

計兵到圍城飲藥而死三子皆伏誅江表傳曰先是公安有靈龜鳴童謠曰白

義無成及恪被誅融果刮金印龜服之而死

步騭字子山臨淮淮陰人也吳書曰晉有大夫楊食采於步後有步叔與七子師

也世亂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

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吳書曰騭博研道藝靡不貫覽性寬雅沈深能降志辱身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

人客放縱騭與旌求食其地懼為所侵乃共修刺奉瓜

以獻征羌征羌方在內臥駐之移時旌欲委去騭止之曰本所以

來畏其強也而今舍去欲以為高祇結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

身隱几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騭旌於牖外旌愈恥之騭辭色自若

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殺膳重沓以小盤飯與騭旌惟菜茹而巴旌

不能食騭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騭曰何能忍此騭曰吾等貧賤

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取吳錄曰衛旌字子旗官至尚書孫權為討

虜將軍召騭為主記吳書曰歲餘騭以疾免與琅邪諸葛瑾彭城嚴陵俱游吳中並著聲名為當時英俊除海鹽長還辟

車騎將軍東曹掾吳書曰權為徐州牧以騭為治中從事舉茂才建安十五年出領鄱陽太守歲

御覽州於

南

吳書

中徙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將領武射吏千人便道南行明年追拜使持節征南中郎將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陰懷異心外附內違驚降意懷誘請與相見因斬狗之威聲大震士燮兄弟相率供命南土之賓自此始也益州大姓雍闓等殺蜀所署太守正昂與燮相聞求欲內附驚因承制遣使宣恩撫納由是加拜平戎將軍封廣信侯延康元年權遣呂岱代驚驚將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會劉備東下武陵蠻夷蠢動權逆命驚上益陽備既敗績而零桂諸郡猶相驚擾處處阻兵驚周旋征討皆平之黃武二年遷右將軍左護軍改封臨湘侯五年假節徙屯漚口權稱尊號拜驃騎將軍領冀州牧是歲都督西陵代陸遜撫二境頃以冀州在蜀分解牧職時權太子登駐武昌愛人好善與驚書曰夫賢人君子所以興隆大化佐理時務者也受性闇蔽不達道數雖實區區欲盡心

通志
卷之五
李素

於明德歸分於君子至於遠近士人先後之宜猶或緬焉未之能詳傳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斯其義也豈非所望於君子哉驚於是條于時事在荊州界者諸葛瑾陸遜朱然程普潘濬裴玄夏侯承衛旌李肅吳書曰肅字儼恭南陽人少以才聞善論議臧否得中甄奇錄舉號為得才未出補吏為桂陽太守吏民悅服徵為卿會卒知與不知並痛惜焉周條石幹十一人甄別行狀因上疏獎勸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堂廟而天下治也齊桓用管仲被髮載車齊國既治又致匡合近漢高祖擊三傑以興帝業西楚失雄俊以喪成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郅都守邊匈奴竄迹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方今王化未被於漢北河洛之濱尚有僭逆之醜誠擊英雄拔俊任賢之時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後中書呂壹典校文書多

所糾舉。薦上疏曰：伏聞諸典，校擿抉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趨欲陷人，以成威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民踣天躄，地誰不戰，慄昔之獄官，惟賢是任，故臯陶作士，呂侯贖刑，張于廷尉，民無冤枉，休泰之祚，實由此興。今之小臣，動與古異，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于上，爲國速怨，夫一人吁嗟，王道爲虧，甚可仇疾，明德愼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自今蔽獄都下，則宜諮顧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務在得情，黨神明受罪，何恨？又曰：天子父天母地，故宮室百官，動法列宿，若施政令，欽順時節，官得其人，則陰陽和平，七曜循度，至於今日，官寮多闕，雖有大臣，復不信任，如此天地焉，得無變故？頻年枯旱，亢陽之應也。又嘉禾六年五月十四日，赤烏二年正月一日及二十七日，地皆震動，地陰類，臣之象，陰氣盛，故動。臣下專政之故也。夫天地見異，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

其意哉。又曰：丞相顧雍，上六將軍，陸遜太常，潘濬憂深責重，志在竭誠，夙夜兢兢，寢食不寧，念欲安國利民，建久長之計，可謂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監其所司，責其成效，課其負殿。此三臣者，思慮不到，則已，豈敢專擅威福，欺負所天乎？又曰：縣賞以顯善，設刑以威姦，任賢而使能，審明於法術，則何功而不成？何事而不辨？何聽而不聞？何視而不覩？若今郡守百里，皆各得其人，共相經緯，如是庶政，豈不康哉？竊聞諸縣並有備吏，吏多民煩，俗以之弊，但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而作威福，無益視聽，更爲民害，愚以爲可一切罷省，權亦覺悟。遂誅呂壹，薦前後薦達，屈滯，救解患難，書數十上，權雖不能悉納，然時采其言，多蒙濟賴。

吳錄云：薦表言曰：北降人王潛等說北相部伍圖以東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江，以大向荆州。夫備不豫，設難以應卒，宜爲之防權。曰：此曹衰弱，何能有圖，必不敢來。若不如孤言，當以牛千頭爲若作主人，後有呂範諸葛格爲說，薦所言云：每讀步薦表，輒大笑。此江與開關俱生，寧有可以沙囊塞理也。

赤烏九年

陸遜爲丞相，猶

江獨夫
笑自以
客の以
空之乎

誨育門生手不釋書被服居處有如儒生然門內妻妾服飾奢綺頗以此見譏在西陵二十年鄰敵敬其威信性寬弘得衆喜怒不形於聲色而外內肅然十一年卒子協嗣統隲所領加撫軍將軍協卒子璣嗣侯協弟闡繼業爲西陵督加昭武將軍封西亭侯鳳皇元年召爲繞帳督闡累世在西陵卒被徵命自以失職又懼有讒禍於是據城降晉遣璣與弟璿詣洛陽爲任晉以闡爲都督西陵諸軍事衛將軍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領交州牧封宜都公璣監江陵諸軍事左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廬陵太守改封江陵侯璿給事中宣威將軍封都鄉侯命車騎將軍羊祜荊州刺史楊肇往赴救闡孫皓使陸抗西行祜等遁退抗陷城斬闡等步氏泯滅惟璿紹祀潁川周昭著書稱步騭及嚴峻等曰古今賢士大夫所以失名喪身傾家害國者其由非一也然要其大歸總其常患四者

而已急論議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黨三也務欲速四也急論議則傷人爭名勢則敗友重朋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也當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有之豈獨古人乎然論其絕異未若顧豫章諸葛使君步丞相嚴衛尉張奮威之爲美也論語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又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豫章有之矣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使君體之矣恭而安威而不猛丞相履之矣學不求祿心無苟得衛尉奮威蹈之矣此五君者雖德實有差輕重不同至於趨舍太檢不犯四者俱一揆也昔丁誦出於孤家吾粲由於牧豎豫章揚其善以並陸全之列是以人無幽滯而風俗厚焉使君丞相衛尉三君昔以布衣俱相友善諸論者因各敘其優劣初先衛尉次丞相而後有使君也其後並事明主經營世務出處之才有不同先後之名須反其初此世常

人所決勤薄也至於三君分好卒無虧損豈非古人交哉又魯橫江昔杖萬兵屯據陸口當世之美業也能與不能孰不願焉而橫江既亡衛尉應其選自以才非將帥深辭固讓終於不就後徙九列遷典八座榮不足以自耀祿不足以自奉至於二君皆位爲上將窮富極貴衛尉既無求欲二君又不稱薦各守所志保其名好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斯有風矣又奮威之名亦三君之次也當一方之戍受上將之任與使君丞相不異也然歷國事論功勞實有先後故爵位之榮殊焉而奮威將處此決能明其部分心無失道之欲事無充訕之求每升朝堂循禮而動辭氣蹇蹇罔不惟忠叔嗣雖親貴言憂其敗蔡文至雖疏賤談稱其賢女配太子受禮若弔慷慨之趨惟篤人物成敗得失皆如所慮可謂守道見機好古之士也若乃經國家當軍旅於馳騫之際立霸王之

功此五者未爲過人至其純粹履道求不苟得升降當世保全名行邈然絕俗實有所師故粗論其事以示後之君子周昭者字恭遠與韋曜薛瑩華覈並述吳書後爲中書郎坐事下獄覈表救之孫休不聽遂伏法云

評曰張昭受遺輔佐功勳克舉忠謇方直動不爲已而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既不處宰相又不登師保從容閭巷養老而已以此明權之不及策也顧雍依杖素業而將之智局故能究極榮位諸葛瑾步騭並以德度規檢見器當世張承顧邵虚心長者好尚人物周昭之論稱之甚美故詳錄焉譚獻納在公有忠貞之節休承脩志咸庶爲善愛惡相攻流播南裔哀哉

廿九日讀

廿二乙亥

又黃文昂豐卒為雀羽又介易州刺史最泉舉雀皮才建安

吳書八

三國志五十三

張嚴程闕薛傳第八 文學名臣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少游學京師吳書曰紘入太學事博士韓宗治諒氏易歐陽尚書又於外黃從漢陽閻受韓詩及禮記左氏

春還本郡舉茂才公府辟皆不就吳書曰大將軍何進太尉未雋司避難江

東孫策創業遂委質焉表為正議校尉吳書曰紘與張昭並與參謀常令一人

之牧不欲令紘與策從事追舉茂才後書發遣紘心惡布恥為之屈策亦重惜紘欲以自從

討丹陽策身臨行陣紘諫曰夫主將乃籌謀之所自出三軍之所

繫命也不宜輕脫自敵小寇願麾下重天授之姿副四海之望無

令國內上下危懼建安四年策遣紘奉章至許官留為侍御史少

府孔融等皆與親善吳書曰紘至與在朝公卿及知舊述策材略絕異平定三郡風行

人室乃優文褒崇改號加封辟紘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曹公聞策薨欲因喪伐吳

紘諫以為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

後 郝宗

京 和宗

及右列 張

中亦系
作美却
以昭其美

之曹公從其言即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曹公欲令紘輔
權內附出紘為會稽東部都尉吳書曰權初承統春秋方富太夫人以方外多難
拜賤答謝思惟補察每有異事密計及章表書記與四方交結常令紘與張昭草創撰作紘以破
虜有破走董卓扶持漢室之勳討逆平定江外建立大業宜有紀頌以昭公義既成呈權權省讀
悲感曰君真識孤家門關也乃遣紘之部武以紘本受北任嫌其志趣不止於此權不以介意
初環邪惡為廣陵太守察紘孝廉身後為權融所殺甚傷憤而力不能討其門戶絕滅及紘
在東部遣主簿至與邪設祭并求親戚為之後以書屬琅邪相臧宣宜以趙宗中五歲男奉昱祀
權聞而嘉之及討江夏以東部軍事命紘居守遙領所職孔融遺紘書曰聞大軍西征足下雷鎮
不有居者誰守社稷深固折衝亦大勳也無乃李廣之氣倉髮益怨樂一當單于以盡餘憤乎南
北並定世將無事孫叔投戈絳灌亦在今日但用離析無緣會面為愁歎耳道直途清相見
豈復難哉權以紘有鎮守之勞徵論功加賞紘厚自絕損不敢蒙寵權不奪其志每從容侍燕微
言密指常有以規諷江表傳曰初權於群臣多呼其字惟呼張昭曰張公紘曰東部所以重二
也後權以紘為長史從征合肥吳書曰合肥城久不拔紘進計曰古之圍城開其一
死戰之寇固難卒拔及救未至可小寬之以觀其變議者不同會救騎至數至關下馳騁挑戰權率輕騎將往突敵紘諫曰夫兵
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強暴之虜三軍之眾
莫不寒心雖斬將搴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
願抑貴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納紘言而止既還明年將復出軍

帶却

紘又諫曰自古帝王受命之君雖有皇靈佐於上文德播於下亦
賴武功以昭其勳然而貴於時動乃後為威耳今麾下值四百之
厄有扶危之功宜且隱息師徒廣開播殖任賢使能務崇寬惠順
天命以行誅可不勞而定也於是遂止不行紘建計宜出都秣陵
權從之江表傳曰紘謂權曰秣陵地勢固阜連石頭訪問故老云昔秦
始皇東巡會稽經此縣望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
今處所具存地有其氣天之所命宜為都邑權善其議未能從也後劉備之東宿於秣陵周觀地
形亦勸權都之權曰智者意同遂都焉獻帝春秋云劉備至京謂孫權曰吳去此數百里即有
驚急赴救為難將軍無意屯京乎權曰秣陵有小江百餘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軍當移據之
備曰蕪湖近濡須亦佳也權曰吾欲圖徐州宜近下也臣松之以為秣陵之與蕪湖道理所校
無幾於北侵利便亦有何意而云欲圖徐州貪秣陵近下非其理也諸書皆云劉備勸都秣陵而此獨云權自欲都之又為虛錯令還吳迎家道病卒

異却

諸却

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闇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
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
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

家常不充廣陵劉頴與峻有舊頴精學家巷權聞徵之以疾不就其弟略為零陵太守卒官頴往赴喪權知其詐病急驛收錄峻亦馳語頴使還謝權權怒廢峻而頴得免罪久之以峻為尚書令後卒吳書曰峻時年七十八二峻著孝經傳潮水論又與裴玄張承論管仲季路皆傳於世玄字彥黃下邳人也亦有學行官至太中大夫問子欽齊桓晉文夷惠四人優劣欽答所見與玄相反覆各有文理欽與太子登游處登稱其翰采

程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也逮事鄭玄後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士燮命為長史權聞其名儒以禮徵秉既到拜太子太傅黃武四年權為太子登娉周瑜女秉守太常迎妃於吳權親幸秉船深見優禮既還秉從容進說登曰婚姻人倫之始王教之基是以聖王重之所以率先眾庶風化天下故詩美關雎以

為稱首願太子尊禮教於閨房存周南之所詠則道化隆於上頌聲作於下矣登笑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誠所賴於傅君也病卒官著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弼凡三萬餘言秉為傅時率更令河南徵崇亦篤學立行云吳錄曰崇字子和治易春秋左氏傳兼善內術本姓李遭亂更姓遂隱於會稽躬耕以求其志好尚者從學所教不過數人輒止欲

令其業必有成也所交結如丞相步騭等咸親焉嚴峻薦崇行足以厲俗學足以為師初見太子登以疾賜不拜東宮官僚皆從諮詢太子數訪以異聞年七十而卒

闕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追思論講究覽群籍兼通歷數由是顯名察孝廉除錢唐長遷柳令孫權為驃騎將軍辟補西曹掾及稱尊號以澤為尚書嘉禾中為中書令加侍中赤烏五年拜太子太傅領中書如故澤以經傳文多難得盡用乃斟酌諸家刊約禮文及諸注說以授二官為制行出入及見賓儀又著乾象歷注以正時日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輒諮訪之以儒學勤勞

類原五
十五
常從人信
七宮

家常不克廣陵劉頴與峻有舊頴精學家巷權聞徵之以疾不就

范書靈化中平四年冬十月卒後人視鶴曰行

平天將軍寇桂陽長州太守好聖學如

表札 術公身代用為丹楊太守已用海付

為稱首願太子尊禮教於閨房存周南之所詠則道化隆於上頌

聲作於下矣登笑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誠所賴於傅君也病卒

官著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弼凡三萬餘言秉為傳時率更令河南

徵崇亦篤學立行云吳錄曰崇字子和治易春秋左氏傳兼善內術本姓李遭亂更姓

令其業必有成也所交結如丞相步騭等咸親焉嚴峻薦崇行足以厲俗學足以為師初見太子登以疾賜不拜東宮官僚皆從諮詢太子數訪以異聞年七十而卒

闕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為

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追思論講究覽群籍兼通

歷數由是顯名察孝廉除錢唐長遷柳令孫權為驃騎將軍辟補

西曹掾及稱尊號以澤為尚書嘉禾中為中書令加侍中赤烏五

年拜太子太傅領中書如故澤以經傳文多難得盡用乃斟酌諸

家刊約禮文及諸注說以授二宮為制行出入及見賓儀又著乾

象歷注以正時日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輒諮訪之以儒學勤勞

類原五
十五引心
常從人信
七宮

封都鄉侯性謙恭篤慎官府小吏呼召對問皆為抗禮人有非短
 口未嘗及容貌似不足者然所聞少窮權嘗問書傳篇賦何者為
 美澤欲諷喻以明治亂因對賈誼過秦論最善權覽讀焉初以呂
 壹姦罪發聞有司窮治奏以大辟或以為宜加焚裂用彰元惡權
 以訪澤澤曰盛明之世不宜復有此刑權從之又諸官司有所患
 疾欲增重科防以檢御臣下澤每曰宜依禮律其和而有正皆此
 類也吳錄曰吳翻稱澤曰關生矯饒蓋蜀之楊雄又曰關子儒術德行亦今之仲舒也初魏文
 帝即位權嘗從容問群臣曰曹丕以盛年即位恐孤不能及之諸卿以為何如群臣未對
 澤曰不及十年丕其沒矣大王勿憂也權曰何以知之澤曰以字言之不十為五
 此其數也文帝果七年而崩臣松之計孫權年大文帝五歲其為長幼也微矣六年冬卒
 權痛惜感悼食不進者數日澤州里先輩丹陽唐固亦修身積學
 稱為儒者著國語公羊穀梁傳注講授常數十人權為吳王拜固
 議郎自陸遜張溫駱統等皆拜之黃武四年為尚書僕射卒吳錄曰
 正卒時年
 七十餘矣

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吳錄曰其先齊孟嘗君封於薛秦滅六國而失其祀子
 孫分散漢祖定天下過齊求孟嘗後得其孫陵國二人
 欲復其封陵國兄弟相推莫適受乃去之竹邑因家焉故遂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從劉
 熙學士燮既附孫權召綜為五官中郎除合浦交趾太守時交土
 始開刺史呂岱率師討伐綜與俱行越海南征及到九真事畢還
 都守謁者僕射西使張奉於權前列尚書闕澤姓名以嘲澤澤不
 能答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苟
 身虫入其腹臣松之見諸書本苟身或作句
 身以為既云橫目則宜曰句身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
 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眾坐喜笑而奉
 無以對其樞機敏捷皆此類也江表傳曰費禕聘于吳陸見公卿侍臣皆在坐酒
 酣禕與諸葛恪相對嘲難言及吳蜀禕問曰蜀字
 云何恪曰無口者天有口者吳下臨滄海天子帝都與本傳不同呂岱從交州召出綜
 懼繼岱者非其人上疏曰昔帝舜南巡卒於蒼梧秦置桂林南海
 象郡然則四國之內屬也有自來矣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

又貢人曰豐年之鳥雀羽又曰易州刺史長泉舉雀安才建安

赤士類

珠崖列

者在

時上

珠官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阯刺史以鎮監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別椎結徒跣貫頭左衽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為交阯任延為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為設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學校導之經義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昔客始至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相可適乃為夫妻父母不能止交阯糜泠九真都龐二縣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為俗長吏恣聽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保體不以為羞由此言之可謂蟲豸有覩面目耳然而土廣人眾阻險毒害易以為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威服田戶之租賦裁取供辦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雀

取萌

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然在九甸之外長吏之選類不精覈漢時法寬多自放恣故數反違法珠崖之廢起於長吏覩其好髮髻以為髮及臣所見南海黃蓋為日南太守下車以供設不豐搗殺主簿仍見驅逐九真太守儋明為妻父周京作主人并請大吏酒酣作樂功曹番歆起舞屬京京不肯起歆猶迫強萌忿杖歆亡於郡內歆弟苗帥眾攻府毒矢射萌萌至物故交阯太守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又故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彥之徒分作長吏侵虐百姓強賦於民黃魚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離喪亡次得南陽張津與荊州牧劉表為隙兵弱敵強歲歲興軍諸將厭患去畱自在津小檢攝威武不足為所陵侮遂至殺沒後得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表又遣長沙吳巨為蒼梧太守巨武夫輕悍不為

新文
誠行
孫某
炳

顯以符瑞當乘平喪亂康此民物嘉祥日集海內垂定逆虜凶虐
滅亡在近中國一平遼東自斃但當拱手以待耳今乃違必然之
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
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以傾身側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
者也惟陛下抑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遵乘橋之安遠履冰之險
則臣子賴祉天下幸甚時羣臣多諫權遂不行正月乙未權勅綜
祝祖不得用常文綜承詔卒造文義信辭榮爛權曰復為兩頭使
滿三也綜復再祝辭令皆新眾咸稱善赤烏三年徙選曹尚書五
年為太子少傅領選職如故吳書曰後權賜綜紫綬蒙綜陳讓紫色非所宜服權曰
封非君而誰是時綜以名儒居六年春卒凡所著詩賦難論數萬言名曰私
載又定五宗圖述二京解皆傳於世子琳官至威南將軍征交阯
還道病死漢晉春秋曰孫休時琳為中郎將遣至蜀求馬及還休問蜀政得失對曰主
關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皆采色臣聞燕

非却

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為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琳弟瑩字道言初為祕府中書郎孫
休即位為散騎中常侍數年以病去官孫皓初為左執法遷選曹
尚書及立太子又領少傅建衡三年皓追歎瑩父綜遺文且命瑩
繼作瑩獻詩曰惟臣之先昔仕于漢奕世絲絲頗涉臺觀暨臣父
綜遭時之難卯金失御邦家毀亂適茲樂土庶存子遺天啓其心
東南是歸厥初流隸困于蠻垂大皇開基恩德遠施特蒙招命拯
擢泥汗釋放巾褐受職剖符作守合浦在海之隅遷入京輦遂升
機樞枯瘁更榮絕統復紀自微而顯非願之始亦惟寵遇心存足
止重值文皇建號東宮乃作少傅光華益隆明明聖嗣至德謙崇
禮遇兼加惟渥惟豐哀哀先臣念竭其忠洪恩未報委世以終嗟
臣蔑賤惟昆及弟幸生幸育託綜遺體過庭既訓頑蔽難啟堂構
弗克志存耦耕豈悟聖朝仁澤流盈追錄先臣愍其無成是濟是

拔被以殊榮翊忝千里受命南征旌旗備物金革揚聲及臣斯陋
實闇實微既顯前軌人物之機復傳東宮繼世荷輝才不逮先是
忝是違乾德博好文雅是貴追悼亡臣冀存遺類如何愚胤曾無
髣髴瞻彼舊寵顧此頑虛孰能忍媿臣實與居夙夜反側克心自
論父子兄弟累世蒙恩死惟結草生誓殺身雖則灰隕無報萬分
是歲何定建議鑿聖谿以通江淮皓令瑩督萬人往遂以多盤石
難施功罷還出爲武昌左部督後定被誅皓追聖谿事下瑩獄徒
廣州右國史華覈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皆立史官敘錄功美垂
之無窮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大
吳受命建國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始撰吳
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昭
薛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事所共撰立備有本末昭廣先亡曜

負恩蹈罪瑩出爲將復以過徙其書遂委滯迄今未撰奏臣愚淺
才劣適可爲瑩等記注而已若使撰合必襲孚峻之跡懼墜大皇
帝之元功損當世之盛美瑩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爲
冠首今者見吏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以悽悽爲國惜
之實欲使卒垂成之功編於前史之末奏上之後退填溝壑無所
復恨皓遂召瑩還爲左國史頃之選曹尚書同郡繆禕以執意不
移爲羣小所疾左遷衡陽太守既拜又追以職事見詰責拜表陳
謝因過詣瑩復爲人所白云禕不懼罪多將賓客會聚瑩許乃收
禕下獄徙桂陽瑩還廣川未至召瑩還復職是時法政多謬舉措
煩苛瑩每上便宜陳緩刑簡役以濟育百姓事或施行遷光祿勳
天紀四年晉軍征皓皓奉書於司馬仲主渾王濬請降其文瑩所
造也瑩既至洛陽特先見敘爲散騎常侍答問處當皆有條理

川當是
州當是
瑩廣川

實

晉紀曰武帝從容問瑩曰孫皓之所以亡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臣皓之君吳也昵近小人刑罰
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惑各不自保危亡之費實由於此帝遂問吳士存亡者之賢愚
瑩各以狀對
太康三年卒著書八篇名曰新議王隱晉書曰瑩子兼字令長清素有器
丞相長史元帝踐阼累遷丹陽尹尚書
又為太子少傅自綜至兼三世傳東宮

評曰張紘文理意正為世令器孫策待之亞於張昭誠有以也嚴
程鬪生一時儒林也至峻辭榮濟舊不亦長者乎薛綜學識規納
為吳良臣及瑩纂蹈允有先風然於暴酷之朝屢登顯列君子殆
諸

吳書八

魏山屯園

三國志五十

吳書九

三國志五十四

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

六將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從祖父景景子忠皆為漢太尉

謝承後漢書曰景字

仲鄉少以廉能見稱以明學察孝廉辟公府後為豫州刺史辟汝南陳蕃為別駕賴川李膺荀綏
杜密沛國朱寓為從事皆天下英俊之士也稍遷至尚書令遂登太尉張璠漢紀曰景父榮章
和世為尚書令初景歷位牧守好善愛士每歲舉孝廉延請入上後堂與家人宴會如此者數四
及贈送既備又選用其子弟常稱曰移臣作子於之何有先是司徒韓續為河內太守在公無私
所舉一辭而已後亦不及其門戶曰我舉若可矣不令恩偏稱一家也當時論者或兩譏焉父異洛陽令瑜長壯有姿貌初孫

堅興義兵討董卓律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

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瑜從父尚為丹陽太守瑜往

省之會策將東渡到歷陽馳書報瑜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

卿諧也遂從攻橫江營利皆拔之乃渡擊秣陵破笮融薛禮轉下

湖孰江乘進入曲阿劉繇奔走而策之眾已數萬矣因謂瑜曰吾

以此眾取吳會平山越已足卿還鎮丹陽瑜還項之袁術遣從弟

於此何者
金漢刻作於此
類原上
十四引長
狗身

蕭間
三能事
又或乃
手引也

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况操
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
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較勝負於船楫可乎今北土既未
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
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
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
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
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矣徒忌二袁吕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
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
君授孤也江表傳曰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更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及會罷之
夜瑜請見口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
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眾亦極七八萬耳尚
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眾眾數雖多甚未足與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
無肯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于布文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
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私公便在

久通之
通德
十九引

通兵
通兵

前發孤當續發人眾多載資糧為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避近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
決之臣松之以為建計拒曹公實始魯肅于時周瑜使鄒陽肅勸權呼瑜瑜使鄒陽還但與肅
閣同故能共成大勳本傳直云權延見群下問以計策瑜權撥
眾人之議獨言抗拒之計了不云肅先有謀始為攘肅之善也時劉備為曹公所破欲
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
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時曹公軍眾
已有疾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岫瑜部將黃
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
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
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江表傳載蓋書曰蓋受孫氏厚恩常為將帥見
遇不薄然顧天下事有大勢用江東六郡山越
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眾眾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方將吏無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魯
肅備懷淺識意未解耳今日歸命是其實計瑜所督領自易摧破交鋒之日蓋為前部當因事變
化致命在近曹公特見行人密問之口勅曰但
恐汝詐耳蓋若信實當授爵賞超於前後也又豫備走船繫大船後因引次
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
風盛猛悉延燒岫上營落項之煙炎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軍

通兵
通兵

教厚病傷
神化三月天
龍殿
船位

進計

感通

愴
之
面

遂敗退還保南郡

江表傳曰至戰日蓋先取輕利艦十舡載燥荻枯柴積其中灌以魚膏赤幔覆之建旌旗龍幡於艦上時東南風急因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

帆盡舉火白諸校使眾兵齊聲大叫曰降焉操軍人皆出營立觀去北軍二里餘同時舉大火烈風猛往船如箭飛埃絕爛燒盡北船延及岷邊營若瑜等率輕銳尋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

曹公備與瑜等復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北歸瑜與程

吳錄曰備謂瑜云仁守江陵城城中糧多足為疾害使張益德

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各隔大江兵未交鋒

將千人隨卿卿分二千人追我相為從夏水入截仁後仁聞吾入必走瑜以二千人益之瑜即遣甘寧前據夷陵仁分兵騎別

攻圍寧寧告急於瑜瑜用呂蒙計留凌統以守其後身與蒙上救

寧寧圍既解乃渡屯北岷克期大戰瑜親跨馬操陣會流矢中右

脅瘡甚便還後仁聞瑜臥未起勒兵就陣瑜乃自興案行軍營激

揚吏士仁由是遂退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劉

陽州陵為奉邑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備詣

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多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

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

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

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

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擊英雄又恐備難卒

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為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

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

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

還與將軍據襄陽以感擗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為行裝

而道於巴丘病卒臣松之案瑜欲取蜀還江陵治嚴所卒之處應在今之巴陵與前所鎮巴丘名同處異也時年三十六權素

服舉哀感動左右喪當還吳又迎之蕪湖眾事費度一為供給後

著令曰故將軍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問初瑜見友於策太

妃又使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為將軍諸將賓客為禮尚簡而瑜

獨先盡敬便執臣節性度恢廓大率為得人惟與程普不睦江表傳曰普頗

幼氣
卷之十九
外法後

以年長數陵侮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初曹公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為對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隔別遙聞芳烈故來敘闊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弦賞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幹入為設酒食畢遣之曰適吾有密事且出就館事了別自相請後三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宴飲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友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更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劉備之自京還也權乘飛雲大船與張昭秦松魯肅等十餘人共追送之大宴會敘別昭肅等先出權獨與備留語因言次歎瑜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廣大恐不久為人臣耳瑜之破魏軍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後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威聲遠播故曹公劉備咸欲疑誣之及卒權流涕曰公瑾有王佐之才今忽短命孤何賴哉後權稱尊號謂公卿曰孤非周公瑾不帝矣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瑜兩男一女女配太子登男循尚公主拜騎都尉有瑜風早卒循弟胤初拜興業都尉妻以宗女授兵千人屯公安黃龍元年封都鄉侯後以罪徙廬陵郡赤烏二年諸葛瑾步騭連名上疏曰故將軍周瑜子胤昔蒙粉飾受封為將不能養之以福思立功

效至縱情欲招速罪辟臣竊以瑜昔見寵任入作心膂出為爪牙銜命出征身當矢石盡節用命視死如歸故能摧曹操於烏林走曹仁於鄴都揚國威德華夏是震蠢爾蠻荆莫不賓服雖周之方叔漢之信布誠無以尚也夫折衝扞難之臣自古帝王莫不貴重故漢高帝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重以盟詛藏于宗廟傳于無窮欲使功臣之後世世相踵非徒子孫乃關苗裔報德明功勤勤懇懇如此之至欲以勸戒後人用命之臣死而無悔也況於瑜身沒而未久而其子胤降為匹夫益可悼傷竊惟陛下欽明稽古隆於興繼為胤歸訴乞旬餘罪還兵復爵使失旦之雞復得一鳴抱罪之臣展其後效權答曰腹心舊勳與孤協事公瑾有之誠所不忘昔胤年少初無功勞橫授精兵爵以侯將蓋念公瑾以及於胤也而胤恃此酬淫自恣

又貢人... 易州... 長泉... 建安

前後告喻曾無悛改孤於公瑾義猶二君樂胤成就豈有已哉追胤罪惡未宜便還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今二君勤勤援引漢高河山之誓孤用恣然雖德非其疇猶欲庶幾事亦如爾故未順旨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間苟使能改亦何患乎瑾隲表比上朱然及全琮亦俱陳乞權乃許之會胤病死瑜兄子峻亦以瑜元功為偏將軍領吏士千人峻卒全琮表峻子護為將權曰昔走曹操拓有荆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初聞峻亡仍欲用護聞護性行危險用之適為作禍故便止之孤念公瑾豈有已乎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也生而失父與祖母居家富於財性好施與爾時天下已亂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標賣田地以賑窮弊結士為務甚得鄉邑歡心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困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困與周瑜瑜益知其

五事力
新...
先...
中...
日...
何...
十...
步...
知...
將...

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表術聞其名就署東城長肅見術無綱紀不足與立事乃攜老弱將輕俠少年百餘人南到居巢就瑜瑜之東渡因與同行吳書曰肅體貌魁奇亦有壯節好為奇計天下將亂乃學擊劍騎射招聚少年給其衣食往來南山中射獵陰相部勒講武習兵法老成曰魯氏世衰乃生此狂兒後雄傑並起中州擾亂肅乃命其屬曰中國失綱寇賊橫暴淮泗間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萬里民富兵強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至樂士以觀時變乎其屬皆從命乃使細弱在前強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行州追騎至肅等徐行勒兵持滿謂之曰卿等丈夫當解大數今日天下兵亂有功弗賞不追無謂何為相偕乎又自植盾引弓射之矢皆洞貫騎既嘉肅言且度不能制乃相率還肅渡江往見策策亦雅奇之

留家曲阿會祖母亡還葬東城劉子揚與肅友善遺肅書曰方今天下豪傑並起吾子姿才尤宜今日急還迎老母無事滯於東城近鄭寶者今在巢湖擁眾萬餘處地肥饒廬江間人多依就之況吾徒乎觀其形勢又可博集時不可失足下速之肅答然其計葬畢還曲阿欲北行會瑜已徙肅母到吳肅具以狀語瑜時孫策已薨權尚住吳瑜謂肅曰昔馬援答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今主人親賢貴士納奇錄異且

此字到
引文致
二快

吾聞先哲祕論承運代劉氏者必興于東南推步事勢當其歷數
終構帝基以協天符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騫之秋吾方達此足下
不須以子揚之言介意也肅從其言瑜因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
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即見肅與語甚悅之眾賓罷退肅
亦辭出乃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
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
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
羽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
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
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
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
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非肅謙下不足頗訾毀之

十
十
十

云肅年少麤疎未可用權不以介意益貴重之賜肅母衣服幃帳
居處雜物富擬其舊劉表死肅進說曰夫荆楚與國鄰接水流順
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
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
此如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
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
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
備使撫表眾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
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曹公已向
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備惶遽奔走欲南
渡江肅徑迎之到當陽長阪與備會宣騰權旨及陳江東強固勸
備與權併力備甚歡悅時諸葛亮與備相隨肅謂亮曰我子瑜友

空之 却并 法美 空美

也即共定交備遂到夏口遣亮使權肅亦反命

臣松之案劉備與權併力共拒中國皆肅之本謀又

語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則亮已預聞肅言矣而蜀書亮傳云亮以連橫之略說權權乃大喜如似此計始出於亮若二國史官各記所聞競欲稱揚本國容美各取其功今此二書同出一人而

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對曰

向察眾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

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

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

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莫用眾人之議也權歎息曰此諸

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我也

及九州春秋曰曹公征荊州孫權大懼魯肅欲勸權拒曹公乃激說權曰彼曹公者實嚴敵也新

并表紹兵馬其精乘戰勝之威伐喪亂之國克可必也不如遣兵助之且送將軍家詣鄴不然將

危權大怒欲斬肅肅因曰今事已急即有他圖何不遣兵助劉備而欲斬我乎權然之即遣周瑜

助備孫權曰吳書及江表傳魯肅一見孫權便說拒曹公而論帝王之略劉表之死也又請使

觀變無終之復激說勸迎曹公也又時周瑜受使至鄱陽肅勸追召瑜還遂

行引軍

日却困

任瑜以行事以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略曹公破走肅即先還權

大請諸將迎肅肅將入閣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

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眾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

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

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撫掌歡笑後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惟肅

勸權借之共拒曹公漢晉春秋曰呂範勸留備肅曰不可將軍雖神武命世然曹公威

為樹黨計之上也權即從之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周瑜病因上

疏曰當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未然

然後康樂今既與曹操為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

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墮路之日所懷

盡矣江表傳載初瑜疾困與權牋曰瑜以凡才昔受討逆殊特之遇委以腹心遂荷榮任統御

兵馬志執鞭弭自效戎行規定巴蜀次取襄陽憑賴威靈謂若在握全以不謹道遇暴疾昨自醫療日加無負人生有死脩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方今曹公在

北疆場未靜劉備可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斤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

本國... 卷之四... 建安... 羽... 州... 土地... 備... 州... 土地... 備... 州... 土地... 備...

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儻或可採瑜死不朽矣案此牋與本傳所載意旨雖同其辭乖異耳即拜肅奮武校尉代瑜領

兵瑜士眾四千餘人奉邑四縣皆屬焉令程普領南郡太守肅初住江陵後下屯陸口威恩大行眾增萬餘人拜漢昌太守偏將軍十九年從權破皖城轉橫江將軍先是益州牧劉璋綱維頹弛周瑜甘寧並勸權取蜀權以咨備備內欲自規乃偽報曰備與璋託為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竦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若不獲請備當放髮歸於山林後備西圖璋留關羽守權曰猶虜乃敢挾詐及羽與肅鄰界數生狐疑疆場紛錯肅常以歡好撫之備既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備不承旨權遣呂蒙率眾進取備聞自還公安遣羽爭三郡肅住益陽與羽相拒肅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曰國家區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為資故也今已得益

州既無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不從命語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羽操刀起謂曰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

吳書曰肅欲與羽會語諸將疑恐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譬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趨就羽曰為林之從左將軍身在行間寢不脫介戮力破魏豈得徒勞無一塊壤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觀於長阪豫州之眾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志勢摧弱圖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人之力使有所庇廕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墮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翦并荆州之士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頓人物之主乎肅聞貪而棄義必為禍階吾子屬當重任曾不能明道處分以義輔時而負恃戮眾以圖力爭師曲為老將何獲濟羽無以答備遂割

湘水為界於是罷軍肅年四十六建安二十二年卒權為舉哀又臨其葬諸葛亮亦為發哀

吳書曰肅為人方嚴寡於玩飾內外節儉不務俗好治軍整頓禁令必行雖在軍陣手不釋卷又善談論能屬文辭

謂明於事勢矣肅遺腹子淑既壯濡須督張承謂終當到至永安中為昭武將軍都亭侯武昌督建衡中假節遷夏口督所在嚴整有方幹鳳皇三年卒子睦襲爵領兵馬

迎之

觀新

羽

遠到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南渡依姊夫鄧當當為孫策將數
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歸
以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
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時當職吏以蒙年小輕之曰彼
豎子何能為此欲以肉餒虎耳他日與蒙會又蚩辱之蒙大怒引
刀殺吏出走逃邑子鄭長家出因校尉袁雄自首承間為言策召
見奇之引置左右數歲鄧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權統
事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合之蒙陰賂費為兵作絳衣行
勝及簡日陳列赫然兵人練習權見之大悅增其兵從討丹陽所
向有功拜平北都尉領廣德長從征黃祖祖令都督陳就逆以水
軍出戰蒙勒前鋒親梟就首將士乘勝進攻其城祖聞就死委城
走兵追禽之權曰事之克出陳就先獲也以蒙為橫野中郎將賜

上出字
行
承
字

錢千萬是歲又與周瑜程普等西破曹公於烏林圍曹仁於南郡
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瑜表以肅兵益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
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瑜使甘寧前據夷
陵曹仁分眾攻寧寧困急使使請救諸將以兵少不足分蒙謂諸
將曰留凌公績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
守也又說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
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
追蹙擊獲馬三百四方船載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乃渡江立屯
與相攻擊曹仁退走遂據南郡撫定荊州還拜偏將軍領尋陽今
魯肅代周瑜當之陸口過蒙肅意尚輕蒙或說肅曰呂將軍
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
君受重任與關羽為鄰將何計略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

皆釋放復為平民是時劉備令關羽鎮守專有荆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時住陸口使普肅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舍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鄆載南陽鄧玄之玄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及被書當還蒙祕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城顧謂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為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今至尊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屯救鄆逆為孫規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親見也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繼於道今子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可恃亦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尚能稽延旦

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謂授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為陳禍福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聽之玄之先出報蒙普尋後當至蒙豫勅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劉備請盟權乃歸普等割湘水以零陵還之以尋陽陽新為蒙奉邑師還遂征合肥既徹兵為張遼等所襲蒙與凌統以死扞衛後曹公又大出濡須權以蒙為督據前所立塢置强弩萬張於其上以拒曹公曹公前鋒屯未就蒙攻破之曹公引退拜蒙左護軍虎威將軍魯肅卒蒙西屯陸口肅軍人馬萬餘盡以屬蒙又拜漢昌太守食下雋

劉陽漢昌州陵與關羽分土接境知羽驍雄有并兼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初魯肅等以為曹公尚存禍難始構宜相輔協與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陳計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強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深納其策又聊復與論取徐州意蒙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權尤以此言為當及蒙代肅初至陸口外倍修恩厚與羽結好後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

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眾還建業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盡禽禁等人馬數萬託以糧乏擅取湘關米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艣艫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糜芳皆

降吳書曰將軍士仁在公安拒守蒙令虞翻說之翻至城門謂守者曰吾欲與汝將軍語仁不肯相見乃為書曰明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知得失可與為人知存知亡足別吉凶

大也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舉此非天命必有內應將軍不先見時時至又不應之獨守繁

帶之城而不降死戰則毀宗滅祀為天下譏笑呂虎威欲徑到南郡斷絕陸道生路一塞案其地形將軍為在箕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失義竊為將軍不安幸熟思焉仁得書流涕而降翻謂蒙曰此諱兵也當將仁行詣兵備城遂將仁至南郡南郡太守糜芳城守蒙以仁示之遂降吳錄

曰初南郡城中失火頗焚燒軍器羽以責芳芳內畏懼權聞而誘之芳潛相和及蒙攻之乃以牛酒出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

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

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
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
存恤者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
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
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
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鬪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
麥城西至漳鄉。眾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即父子
俱獲。荆州遂定。以蒙為南郡太守。封虜陵侯。江表傳曰：權於公安大會呂蒙
謀也。今大功已捷。慶賞未行。豈邑邑邪？乃增給鼓吹。勅選虎威將軍
官屬并南郡廬江二郡威儀。拜畢還營。兵馬導從。前後鼓吹。光耀于路。賜錢一億。黃金
五百斤。蒙固辭金錢。權不許。封爵未下。會蒙疾發。權時在公安。迎
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時有鍼
加權為之。慘慙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下

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喑。夜不能寐。病中瘳為下。赦令群
臣畢賀。後更增篤。權自臨視。命道士於星辰下為之請命。年四十
二。遂卒於內殿。時權哀痛甚。為之降損。蒙未死時所得金寶諸賜
盡付府藏。敕主者命絕之日。皆上還喪事務。約權聞之。益以悲感。
蒙少不修書傳。每陳大事。常口占為牋疏。常以部曲事為江夏太
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卒。權問所用。蒙因薦遺。
奉職佳吏。權笑曰：君欲為祁奚耶？於是用之。甘寧龐暴好殺。既嘗
失蒙意。又時違權令。權怒之。蒙輒陳請天下未定。鬪將如寧難得。
宜容忍之。權遂厚寧。卒得其用。蒙子霸襲爵。與守冢三百家。復田
五十頃。霸卒。兄琮襲侯。琮卒。弟睦嗣。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
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荆州。邈焉難繼。君今繼
之。公瑾昔要子敬。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

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眾水步俱下。孤昔請諸將各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即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眾，逆而擊之。此二快也。且其決計策意出張蘇遠矣。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又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並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辨，外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無拾遺，其法亦美也。評曰：曹公秉漢相之資，挾天子而埽羣桀，新盪荆城，仗威東下。于時議者莫不疑貳。周瑜魯肅建獨斷之明，出眾人之表，實奇人也。

呂蒙勇而有謀，斷識軍計，譎郝普禽關羽，最其妙者。初雖輕果妄殺，終於克己。有國士之量，豈徒武將而已乎。孫權之論優劣允當，故載錄焉。

四月初一日燈下

三夏生

先此兩時病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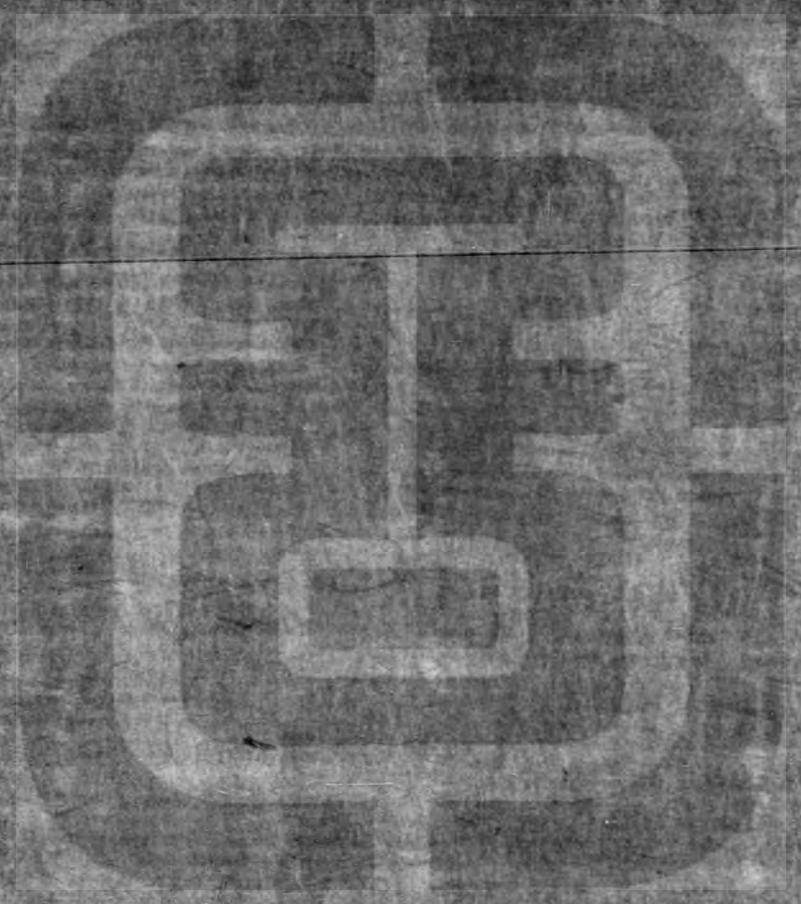
自三月二十日設軍事日，至謝而敗，逆風

山擾，及廣信建軍之賊，而臨將，果實化南攻，實

東入泰軍，羽極公馳軍書，身于所夕，鮮以，臨此

者，牛月，因大亮，法，各法，之，法，得，無，斬，評

并子既記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fragment, including characters such as 卷六 (Volume 6).